



# THE ALPHA FEMALE WOLF

〔美〕瑞克·麦金提尔 著

徐蕴芸 译

狼王四部曲

# 狼之 女王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THE ALPHA  
FEMALE WOLF

[美] 瑞克·麦金提尔 著  
徐蕴芸 译

狼王四部曲

狼之  
女王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狼之女王

作者：[美]瑞克·麦金提尔

译者：徐蕴芸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九久读书人

出版时间：2026年02月

ISBN：9787020198436

字数：120千字

(Free书分享更多搜雅书)



德鲁伊峰狼群的终生头狼夫妇42号（领头者）和21号。21号是06母狼的祖父，42号是它的姑祖母。拍摄/金·凯泽



玛瑙溪头狼472号（嚎叫者）和113号是06母狼的父母，2006年生下了它。472号是21号的后代。拍摄/丹和辛迪·哈特曼



06成长为一匹美丽而桀骜不驯的母狼，吸引了很多公狼求偶，但多年来它一直在拒绝它们。拍摄/罗伯特·L. 韦塞尔曼



2009年，06狼正值壮年，选择一岁狼754号（右）和755号（中）帮它组建了拉玛尔谷狼群。次年春天它生下了幼崽。拍摄/吉米·琼斯



06狼面对熊时无所畏惧。图中，它和754号联手将一头灰熊从狼群的猎物旁赶走。之后，它给幼崽们带了肉回去。拍摄/雷·莱伯



作为一名卓越的猎手，06狼以独自捕猎而知名。图中它正在袭击一头体形大它三倍的马鹿。经过一番史诗般的搏斗，06赢得了胜利。拍摄/杰里米·桑德拉吉



莫莉狼群的母头狼686号正在啃食野牛幼崽的尸体。它曾杀死过许多来自敌对狼群的狼。拍摄/彼得·默里



莫莉狼群正在打量黑尾狼群。从右数第三匹灰狼就是686号。几分钟后，它们捕获并杀死了一匹曾追求过06的成年公狼。拍摄/彼得·默里



686号狼在06产崽仅几天后便袭击了它的巢穴。图中，06正率领狼群对莫莉狼群发起反击。拍摄/乔·艾伦



06狼正带领家族成员在拉玛尔谷的雪地上安然行进，左侧是754号，公头狼755号紧随其后。拍摄/埃利希·帕尔默



06狼与754号狼穿越拉玛尔谷公路时，我举起了停车牌，防止车辆阻挡它们的行进路线。拍摄/埃利希·帕尔默



当一群野牛威胁到套上无线电项圈后还没从麻醉中苏醒的06狼时，狼计划的生物学家科尔比·安东和丽贝卡·雷蒙德将它护送到了安全地带。拍摄/朱莉·塔什（国家公园管理局）



06狼第一窝幼崽中的两只。在它一生中，所有幼崽都成功活过了第一个自然年。06是一位极其成功的母亲。拍摄/彼得·默里



06狼的女儿776号（右）和926号（左）。它们后来都长大成为母头狼。拍摄/埃利希·帕尔默



926号担任拉玛尔谷母头狼期间的影像。拍摄/基拉·卡西迪



926号与它的五只幼崽。其中一只后来成长为狼群的下一任母头狼。06的祖先、亲属和后代中至少有五十位成为母头狼。它属于一个真正的狼族王朝。

拍摄/彼得·默里

记住，“希望”是个好东西，

译文引自斯蒂芬·金《肖申克的救赎》，施寄青/赵永芬/齐若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也许是世间最好的东西，好东西是永远不会消逝的。❶

——斯蒂芬·金《肖申克的救赎》

希望如星，

不耀于顺境之昼，

唯明于逆境之夜。

——C. H. 司布真，19世纪的英国传教士和作家

## 序言

瑞克·麦金提尔是狼行为学的权威专家——从1995年狼群重新引入起，他就一直在观察和记录黄石国家公园狼的行为。他起初是一名季节性自然管理员，向游客介绍狼群的情况，但很快他就成了狼群的全职观察员。

毫无疑问，瑞克花在观察狼群上的时间比任何人都要多。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十五年里，他没有一天缺席野外工作。无论他感觉如何，无论天气多么恶劣，瑞克都与狼群在一起。他了解它们中的个体，并对许多狼进行了终生跟踪。对于脑容量大、社会结构复杂的动物来说，只有对已知个体、群体进行长期研究，才能揭示其社会生活的真正复杂性，并记录一个物种能够做出的各种行为。我于1960年在贡贝国家公园开始了对黑猩猩的研究，这项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并不断发现新的动物行为。

大多数人认为我去非洲是为了与黑猩猩一起工作。但事实上，我从小就对所有动物着迷。观察英国南部我家附近的鸟类、松鼠和昆虫，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大自然中，阅读了我所能找到的任何有关野生动物的书籍。（电视机那时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十岁时，在读了《人猿泰山》之后，我决定长大后要与野生动物生活在一起，并撰写关于它们的书。我不想成为一名科学家，只想成为一名博物学家，只要能在野外生活，我愿意研究任何动物。

虽然非洲是我的首选，但我还想到了许多其他国家，有很多地方我乐于去看看，那些（在20世纪40年代）真正野生的广袤世界。最令我着迷的动物之一是狼。也许是在读了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之后，也许是在读了鲁德亚德·吉卜林的《丛林故事》之后，莫格里在印度被一群狼抚养长大。这恰恰说明了书籍在影响孩子的职业选择方面是多么重要，或者至少可以向他们灌输对大自然的热爱。当然，现在有很多关于动物行为的精彩纪录片，但书籍有一种永恒的东西——它可以被阅读和重新阅读。我仍然保留着那些影响我童年的书籍。

古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博士问我是否愿意去研究黑猩猩的行为。当我慢慢了解黑猩猩以及它们不同的性格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时，我被它们的行为与人类的行为有多么相似所震撼。然而，当利基让我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尽管我从未上过大学！），许多教授告诉我，我搞砸了一切：我不应该谈论黑猩猩有个性或能解决问题的思想，当然也没有喜、悲、怒、哀等情绪。我被告知，这些是人类独有的属性。幸运的是，在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有一位睿智的老师，他告诉我，在这方面，教授们是错的。这位老师就是我的爱犬罗斯特。毕竟，狗和现代狼一样，都是古老狼类的后代！

这里指套上无线电项圈、编号为832的狼。

在本书中，瑞克与我们分享了狼群生活的戏剧性，就像我分享黑猩猩群落生活的戏剧性一样。随着瑞克通过七代传承讨论这些母狼的兴衰，个体在狼群历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变得清晰可见。06<sup>®</sup>是我们了解到的母狼之一。瑞克写道，06是“一位保护欲极强的母亲，它曾无所畏惧地将灰熊从幼崽身边赶走，后来又不得不反复对付威胁要杀死它家人的敌对狼群。06的卓越一生，以及它的女儿926号和其他成就非凡的黄石狼的故事，展示了母狼在狼社会中扮演的重要领导角色，以及它们面对威胁和逆境时毫不畏惧的勇气”。它让我想起了古老的贡贝黑猩猩弗洛，它在保护自己的后代时也是无所畏惧——它的女儿菲菲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行为。

悲惨的是，黑猩猩、狼和其他许多神奇的动物正受到人类活动、栖息地破坏和狩猎的威胁。事实上，我们所知的所有生命如今都受到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威胁。很显然，我们必须努力重新建立联系，特别是儿童与大自然的关系，这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无法与之分离。我们的食物、水、氧气——一切都依赖于大自然。我们必须学会理解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学会与贡贝的黑猩猩、黄石国家公园的狼以及所有与我们共同生活在地球上的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我们每个人都能以自己的方式帮助修复人类造成的伤害。

故事是打动人心、改变思想的有力方式，而瑞克是一位出色的故事讲述者。我希望这本书中呈现的那些充满爱心、坚韧不拔的母狼的故事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狼的本性；这样，即使成千上万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在野外看到它们的人，也会像瑞克一样看到它们：它们忠诚、顽皮、聪明，每一匹都有鲜明的个性，每一匹都在狼群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一匹都是有灵之物。

最后，我想说一句个人感言。瑞克，通过阅读你的著作，我实现了儿时的一个梦想：你的文字是如此生动、如此有力，让我感觉自己和你一起身处黄石国家公园的狼群之中。在此我向你——读者——呼吁，和我们一起去看发现狼社会的魔力。

DBE (Dame 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英国荣誉体系中的爵级司令勋章，通常授予对社会有杰出贡献的人士。珍·古道尔因其在动物行为学、环境保护及人道主义领域的卓越成就，于2002年被授予DBE头衔。

珍·古道尔博士，DBE<sup>®</sup>，珍·古道尔研究所创始人

联合国和平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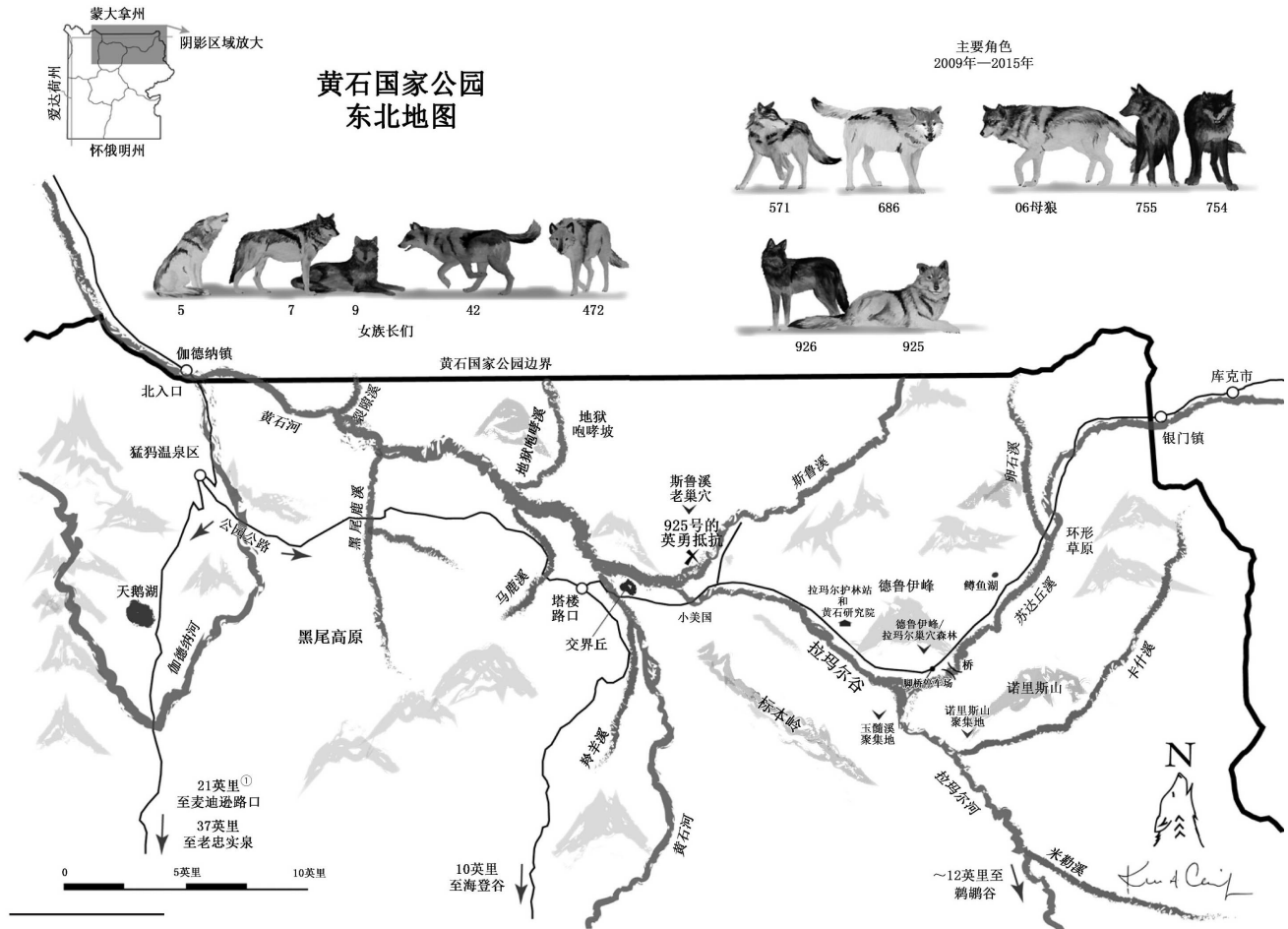
## 前言

我从06母狼还是幼崽时就认识它了，直到它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认识它的父母、四位祖父母和两位曾祖父母。我还认识它的儿子和女儿，以及它们之后的两代。所有这些加起来是七代。

06母狼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在2006年出生，是黄石国家公园传奇的21号狼的外孙女。它的父母是玛瑙溪狼群的头狼。它长大后成了一匹美丽、奔放、独立的狼，拥有众多雄性追求者，就像迪士尼公主一样。但06拒绝了它们多年。最终，它与两个年龄不到它一半的兄弟组成了一个狼群。不久之后，它产下了第一胎幼崽。06是一位保护欲极强的母亲，它无畏地驱赶灰熊，不让灰熊靠近它的幼崽；后来又不得不多次对付威胁要杀死它全家的敌对狼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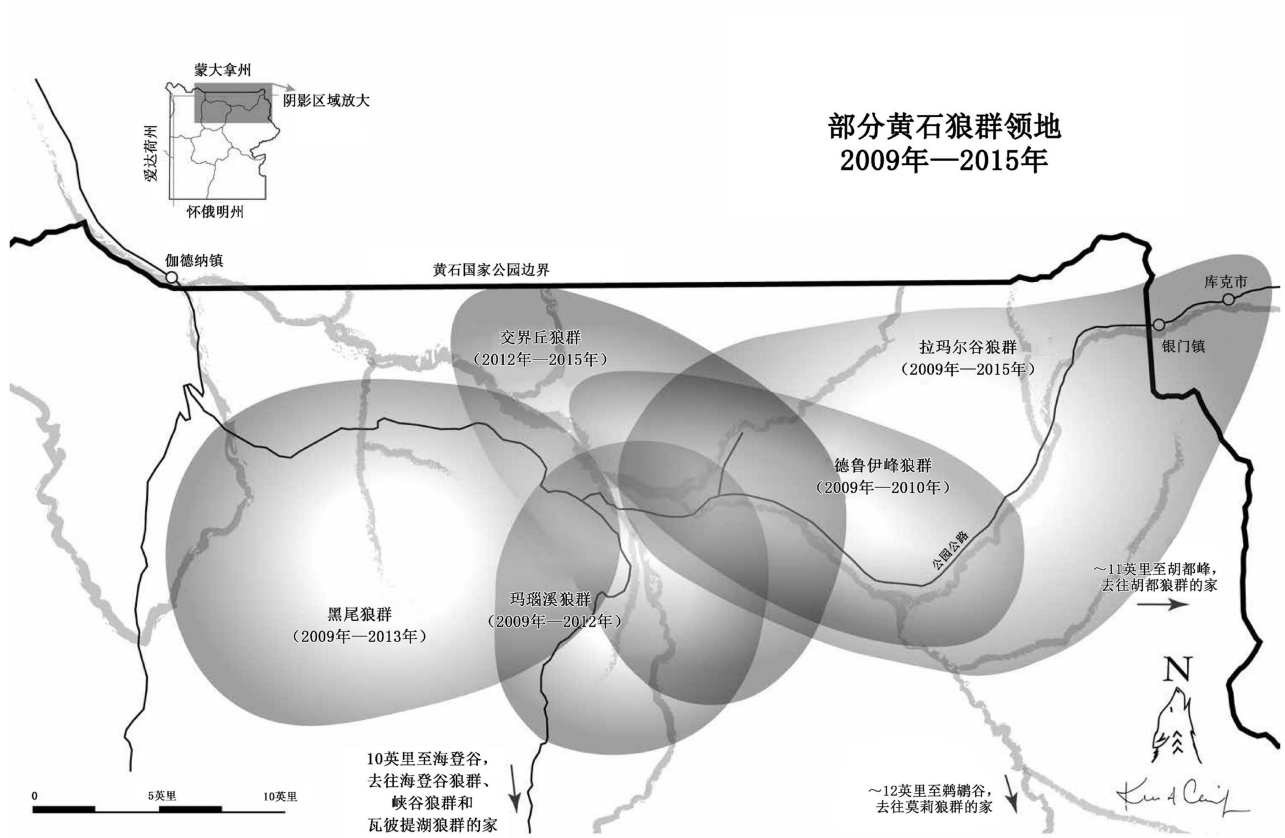
06狼卓越的一生，以及它的女儿926号和黄石国家公园其他成就非凡的狼的故事，展示了母狼在狼社会中扮演的重要领导角色，以及它们面对威胁和逆境时毫不畏惧的勇气。

# 黄石国家公园东北地图



①英制长度单位，1英里约为1.6千米。

# 部分黄石狼群领地 2009年—2015年



## 女族长们<sub>5</sub>

### 5号狼

作为重新引入计划的一部分，5号狼于1995年1月由加拿大带到黄石国家公园。它的家族被称为水晶溪狼群，并在拉玛尔谷建立了领地。第二年，一个新的狼家族，德鲁伊峰狼群也从加拿大迁移到了黄石国家公园。德鲁伊峰狼群袭击了水晶溪狼群，除了5号和它的侄子6号外，狼群的所有成员都被杀死了。5号向南撤退，在远离德鲁伊狼群的偏远地区建立了新的领地。为了纪念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第一位女局长莫莉·比蒂，它的家族被重新命名为莫莉狼群。5号的家族在这片新的领地上茁壮成长。之后几年，新一代的莫莉狼群屡次入侵拉玛尔谷，并与德鲁伊峰狼群结下宿怨。莫莉狼群的头狼686号是5号的后裔，它将成为06的敌人；但是686号的另外两匹远亲狼兄弟754号和755号，在686号的狼群袭击06家族时站在了06的一边。

### 7号狼

7号狼也于1995年1月作为玫瑰溪狼群的一员从加拿大抵达。狼群从适应性围栏中释放出来后，它独自出发，与来自水晶溪狼群的2号狼配对。它们共同建立了黄石国家公园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第一个自然形成的狼群——利奥波德狼群，该狼群以野生动物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名字命名。7号尽管年轻且缺乏经验，却成了一位极其成功的女族长。它的弟弟是06母狼的外公21号。

### 9号狼

9号狼是玫瑰溪狼群的母头狼，也是7号的母亲。1995年初，它的狼群被放归黄石国家公园后不久，9号的伴侣10号在公园外被非法射杀。10号死亡当天，9号产下八只幼崽。它的小家庭被送回了适应性围栏。水晶溪母头狼5号的儿子8号后来加入了这个家庭，收养并帮助抚养9号的幼崽。其中一只幼崽21号后来成为黄石国家公园历史上最著名的公狼。多年后，9号被它的一个女儿赶出狼群，它在公园边界外建立了熊牙狼群，这个狼群在撰写本书时仍然存在。研究人员认为，9号在黄石国家公园地区的后代比其他任何母狼都要多。06母狼是9号的曾孙女。

### 42号狼

21号最终离开了玫瑰溪狼群，加入了将水晶溪狼群赶出拉玛尔谷的德鲁伊峰狼群。德鲁伊峰母头狼40号特别具有攻击性，将它的母亲和一个姐妹赶出了家族。它两次杀死另一匹姐妹狼42号所生的幼崽。21号和40号是472号的父母，472号则是06母狼的母亲。472号出生后不久，40号被42号领导的母狼联盟推翻并受了致命

伤。42号成为新的德鲁伊峰母头狼。它将姐妹的幼崽和自己的幼崽一起养大，并把狼群重新组织为运作更好的团队。42号是狼群的真正领袖，在它忠实的伴侣公头狼21号的支持下，它引领了黄石国家公园狼群的黄金时代。在42号的仁慈领导下，狼群发展成为世界上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狼群。在其巅峰时期，德鲁伊峰狼群拥有三十八匹狼。42号是06母狼的姨姥姥。

## 472号狼

德鲁伊峰公头狼21号有许多出色的女儿，它们后来都建立了自己的族群。也许最伟大的是472号，它是40号所生的幼崽，但由42号抚养长大。它长大后，离开了自己的家庭，最终成为玛瑙溪狼群的母头狼。尽管继承了母亲40号的基因，472号还是像抚养它的42号那样，成为慈祥的母头狼。它最大的成就是训练和指导它的女儿06母狼。

## 06母狼

06母狼是9号狼的曾外孙女、德鲁伊峰狼21号和40号的外孙女、玛瑙溪母狼472号的女儿。在它很小的时候它就离开了自己的出生狼群，过上了独狼的生活。它受到许多追求者的青睐，最终安定下来，与两兄弟754号和755号建立了拉玛尔谷狼群。这两匹公狼来自莫莉狼群——德鲁伊峰狼群的宿敌。在本书的故事发生时，06的克星是莫莉狼群的母头狼686号，它与06母狼的外祖母40号有着同样的暴力倾向。为了生存，06充分利用了从母亲472号那里得到的训练，而472号又是由稳重而睿智的42号指导的。

## 926号狼

06母狼的女儿926号在母亲去世后接管了拉玛尔谷狼群。它戏剧性的一生充分体现了本书中所有母狼的坚韧、机智和力量。

## 德鲁伊峰狼群的历史<sub>06</sub>

母狼的祖先被许多人认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狼群。2003年，德鲁伊峰狼群的数量为三十八匹，控制着黄石国家公园东北部一片广袤的领地。

长期担任德鲁伊峰头狼的是21号和它的配偶42号。21号刚加入狼群时，母头狼是42号的姐妹40号。40号用暴力和攻击来支配狼群中的其他母狼。有充分的证据表明，40号连续两年杀死了42号的幼崽，可能是为了将狼群的所有资源都用于自己的幼崽。第二年，40号又去了它姐妹的洞穴，目的很可能是再次杀死幼崽。那年春天，42号有几个年轻的母狼盟友帮助它，在保护42号幼崽的过程中，它们似乎联合起来攻击了40号，并将它打成重伤。作为新的头狼，42号将幼崽带到了40号的巢穴中，然后让另外两位狼妈妈也将幼崽带到这一中心区域。最终发现，42号在抚养自己幼崽的同时也抚养了姐妹的幼崽。加上另外两窝幼崽，我们共数出了二十一只幼崽。由于42号的领导和组织能力，其中二十只幼崽存活到了年底，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功率。

在42号漫长的余生中，它一直是德鲁伊峰狼群的母头狼。与其他狼群成员相处时，42号和21号都是以合作而非恐吓为主。当有成员受伤或遇到困难时，42号和21号也都会表现出同情心。在与其他公狼的争斗中，21号以从不落败和从不杀死落败的对手而闻名。21号和42号几乎三分之二的生命都是在一起度过的，它们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在42号带领狼群的情况下，21号可以集中精力做它最擅长的事情：外出狩猎、为家族带回食物，以及保护德鲁伊峰家族不受敌对狼群的伤害。当42号于2004年初去世后，21号显得郁郁寡欢，无精打采。它最终离开了自己的家族，来到一片草地上，在那里它曾和42号度过许多时光，它死在了那里。

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也就是21号和42号死去五年之后，曾经强大的德鲁伊峰家族已经萎缩到只有十二名成员。不过，由于几个女儿在以前属于德鲁伊峰狼超级领地的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狼群，家族的基因得到了遗传。其中一个新的狼群是玛瑙溪狼群，就在德鲁伊峰狼群的西面。该狼群由21号的女儿472号母狼领导，与毗邻的德鲁伊峰狼群和平共处。但胡都狼群和莫莉狼群生活在拉玛尔谷南部和东南部的领地上，与德鲁伊峰家族没有血缘关系，极具攻击性，对大大衰弱的德鲁伊峰家族构成了威胁。

## 第一部分 2009年—2010年

## 第一章 行使头狼职责

这匹母狼正在死命挣扎求生。三匹大公狼将它拉倒在地，发起攻击。它仰面朝天，奋力反击。其中一匹公狼踩在它的脖子上，伸出头去咬住它的喉咙，用尽全身力气。

这匹灰色母狼是571号，当时三岁半，隶属黄石国家公园著名的德鲁伊峰狼群，佩戴有项圈。多年来，它的家族一直统治着公园的北部地区，但最近陷入了困境。狼群的母头狼被敌对的狼群杀死，狼群中幸存的两只幼崽和十匹成年狼大多患有疥癣。

疥癣是由螨虫引起的，螨虫会钻入动物的皮肤，以体液和组织为食。患有疥癣的狼会不停地抓挠感染的区域，导致皮毛脱落，产生溃疡。当时，疥癣在黄石国家公园肆虐，许多狼群都感染了疥癣。

疥癣给狼群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尤其是那些在冬季大量掉毛的狼。我研究蒙大拿州狼的历史时，发现了一个让这一情况变得更加严重的问题。1905年，蒙大拿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命令州兽医捕捉野狼，让它们感染疥螨，然后再放归野外，这样它们就会把疥螨传染给家族中的其他成员。这一法案被称为《关于通过接种疥癣病菌消灭狼和郊狼的法案》。

那天一大早，571号和它的弟弟——一匹名叫“三角”的黑色一岁狼，得名于它胸前的火焰形状——在德鲁伊峰狼群的聚集地发现了三匹公狼。聚集地的用处是当幼崽长大到可以离开巢穴，但还没有强壮到可以和大狼们一起外出狩猎时，狼群会把幼崽带到那里照看。德鲁伊峰狼群的聚集地位于玉髓溪，它们已经用了很多年。这里有水、一大片开阔的草地、一片相邻的小树林，这些都为幼崽提供了许多用于探险和侦察的场地。

三角和571号目睹了三匹公狼在这附近嚎叫，这里正是最后一次看到家族两只幼崽的地方。这些公狼是最近离开胡都狼群的，胡都狼群的领地在黄石国家公园东边。它们很可能是在寻找可以建立自己族群的领地。胡都狼群是最近德鲁伊峰母头狼死亡事件的主要嫌疑对象。在聚集地看到敌对的狼群让我感到焦虑，我不得不假定这两匹德鲁伊峰狼也有同样的感受。

两匹德鲁伊峰狼嚎叫着，这向外来者暴露了它们的位置。当它们继续嚎叫时，三匹公狼直视着三角和571号。尽管571号的体形要小得多，但它还是向对手跑了过去。一定是它保护幼崽的本能超过了害怕被攻击和被杀死的高风险。

三角急忙追赶它的姐姐。当时，它可以说是黄石国家公园里最不起眼的狼，非常瘦弱，而且患有严重的疥癣。它看起来可怜巴巴，如果它是收容所里的一只狗，都没有人会愿意收养它。

我看着三匹公狼竖起尾巴冲向两匹德鲁伊峰狼。它们正在远离幼崽可能藏身的地方，这算是好事，但它们竖起的尾巴表明它们打算进攻。当571号和三角看到公狼向它们冲过来时，它们掉头原路返回，然后分头行动。571号向西跑，三角向东跑，这样的行动迷惑了对手。胡都狼犹豫了一下，然后三匹狼都跟着571号追了上去。571号眼下得逃命了。

三角出生时，571号已经是一匹年轻的成年狼了。和其他同龄的母狼一样，它也会帮忙喂养和照顾三角，还有狼窝里的其他幼崽。它可能花了很多时间与三角和它的兄弟姐妹们一起玩耍。它在狼群中的角色是年幼的狼群成员的照管员。当三角从幼崽成长为一岁狼时，它俩似乎保持了一种特殊的依恋关系。这一天，在狼群其他成员外出狩猎时，571号留在家里照顾幼崽。它要保护它们和三角免受任何威胁。既然三匹公狼正在追它，这意味着它正在尽自己的一份力保护家族中小狼的安全。

三匹公狼追逐571号的时候，我看到它把它们引得离幼崽越来越远。它是家族中跑得最快的狼，所以有很大机会跑赢公狼们，但领头的胡都公狼跑得也很快，正在逼近它。我意识到德鲁伊峰狼正朝着拉玛尔河和附近的公园路走去。如果它能越过两者，就有可能逃脱。胡都狼逼近并猛扑过来。公狼咬住了它的背，把它拉倒了。

571号立即跳了起来，转身攻击胡都公狼。公狼退后一步，被它凶猛的防御吓了一跳。571号立刻摆脱它们冲向河水。公狼再次扑倒它，但因失去平衡而被绊倒。571号先爬起来逃走了。当它继续向河边跑去时，公狼第三次抓住了它，把它甩到地上。它跳起来，转过身，冲着对方的脸怒吼，然后又跑走了。

对手第四次抓住它时，已经做好了被反击的准备，因此躲开了它试探性地一咬。过了一会儿，另外两匹公狼也加入了。三匹公狼都在攻击571号，它仰面朝天咬向它们。一匹公狼盯着它的肚子咬了下去，另一匹咬它的屁股，第三匹，也是最大的那匹，站在它的头肩处。三匹公狼都咬住了它，猛烈地甩着头，这种边撕边扯的动作意在造成严重的伤害。

巨大的公狼低头看了看它的喉咙，然后用尽全身力气咬了上去。通常这都是很致命的。但571号不愿放弃，继续反击。本应是致命的一咬却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咬它喉咙的那匹狼松开了嘴，显得困惑，好像不明白为什么没能咬死它。但我知道

怎么回事。公狼咬住的是571号无线电项圈的前端，也就是装有电子设备和电池的部分。这个项圈救了它的命。

进攻的狼很快就发现了项圈的问题。它重新调整了自己的位置，以便避开项圈，从另一个角度咬向喉咙。在公狼开咬之前，571号只有片刻可活。

我从571号还是幼崽的时候就认识它，现在却要眼睁睁地看着它死去。我在路对面观看这场搏斗，它和三匹公狼的身影几乎占满了我瞄准镜的屏幕。我无能为力，只能记录下它英勇反击的最后时刻。

就在这匹大公狼伸头准备进行致命一咬的时候，一匹瘦弱的黑狼冲进了现场。接下来的片刻，场面混乱不堪，我搞不清状况。后来我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小三角跑回来救它的大姐姐了。它来回飞奔，就像电影里的动作英雄一样，攻击一匹公狼，又攻击另一匹公狼。

两匹公狼联手冲向三角。三角往东跑去。它的突然袭击终结了胡都狼对571号的围攻，571号正向河边跑去。但是大公狼还不准备放弃。它无视三角而是继续追赶。它抓住了571号，再次发起攻击。其他公狼看到它得手了，也跑过来和它一起咬571号。就在这时，三角又向姐姐跑回来。正发起攻击的公狼看到它过来了，停止了对571号的撕咬，冲向了它的小弟弟。

571号跳了起来，朝几米远的水里跑去。我希望这次它能成功逃脱。但公狼回头看了一眼，又转身向它追去。它们在河边再次追上了571号。在它的反击下，四匹狼全部落水，三匹公狼围住了比它们小得多的德鲁伊峰母狼。

三角的勇敢营救只让它的姐姐多活了几分钟。现在，胡都公狼正在肆意撕咬571号。它已经没有希望在这场猛烈的攻击中幸存下来了。这时，三角全速冲进河里，再次破坏了攻击。它将其中一匹公狼逐出水面。如果不是情况如此危急，这么小的一匹公狼追着一匹比它大得多的公狼，场面堪称滑稽。

571号利用这个分心的机会跑过剩下的河面，冲出马路，迅速爬上对岸的斜坡。它从我身边跑过，然后朝东边半英里处自己家的巢穴跑去。胸前的一道血痕表明，它受了重伤。

三匹胡都公狼现在都在追赶三角。其中一匹咬住了它的后腿，但三角挣脱后继续奔跑。尽管身体状况很差，它还是成功地跑赢了攻击者。狼群先是放慢了速度，又停了下来，看着它越跑越远。最后它们放弃了，小跑着离开。

后来我去了三角逃脱的地方，在雪地上发现了它的踪迹。和571号一样，它也过了河和公路，然后走上了坡。我听其他观狼者说，它停下来过，朝着敌方公狼的方

向轻蔑地嚎叫了几声，然后一瘸一拐地向德鲁伊峰狼群巢穴所在的密林走去。我希望它能在那里和姐姐会合，舔舐姐姐身上的许多伤口。

现在一切都平静下来了，我想起了571号。它在与三角建立关系时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姐弟之间的纽带在这一天救了它。

当天晚些时候，就在德鲁伊峰母狼遇袭地点往西几英里的地方，我发现了戴着无线电项圈的德鲁伊峰公头狼480号和其他四名狼群成员。它们当时是出去狩猎后返回巢穴。第二天早上，无线电项圈信号显示，所有的德鲁伊峰狼都在巢穴周围的森林里。狼群又回到了一起，三角和571号不再是幼崽的唯一保护者了。

次日，三匹胡都狼回来了。我不明白它们为什么要回来。难道它们想把德鲁伊峰狼赶出山谷，占领它们的领地？胡都狼在南面的路对面反复嚎叫，而德鲁伊峰狼则从北面嚎叫回应。480号、三角和其他德鲁伊峰狼跑到路边，穿过马路，冲向入侵者。

随着观察深入，我意识到德鲁伊峰公头狼的目标是最大的胡都公狼，也就是差点杀死德鲁伊峰母狼的那匹。三匹胡都狼没有直面迅速逼近的德鲁伊峰狼，而是调转尾巴逃跑了。它们后来在南面的一座山峰上被发现。三匹公狼向巢穴森林看了看，然后转身翻过山顶，离开了德鲁伊峰领地。

在胡都狼被赶走后的几天里，我们看到三角与其他成年狼一起出行，有时还在狼群狩猎时领头。自从571号受伤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它，不得不得出结论，它应该是伤重而亡了。

袭击发生十一天后的一个清晨，我在巢穴以西几英里处发现狼群躺在那儿。我认出了480号、三角和其他几匹成年狼。剩下的狼蜷缩着，很难看清。过了一会儿，一匹灰脖子狼站了起来，随意地走动，然后走到480号身边，向它打招呼，还用爪子拍它的脸。这是571号。它活下来了，而且伤势已经痊愈。狼群很快向西奔去，571号领头。有一次，它还不得不停下来，好让其他狼跟上它。

几年前，当另一个更大的狼群入侵德鲁伊峰领地时，480号曾击败过它们。在几只幼崽的帮助下，它主动出击，向入侵部队发起了冲锋。571号是其中一只幼崽。当那三匹胡都公狼闯入时，它看到了它们对狼群的威胁，主动出击，冲向对手。那天，我在观察571号时学到的主要经验是，年轻的母狼在狼家族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当它看到那三匹大公狼时，它本可以轻而易举地逃命。但它当时是狼群中唯一的成年成员，必须挺身而出。它扮演的是德鲁伊峰母头狼的角色，并承担起了这个职位的所有责任。

## 母狼眼中的绿色火焰

当我看到571号以如此凶猛的决心反击三匹大公狼时，我想到了另一匹同样以凶猛著称的母狼，这头母狼彻底改变了一个男人的生活，而他又反过来改变了美国人对狼的态度。

这个人就是奥尔多·利奥波德。1915年，他在新墨西哥州北部的美国林务局工作，驻扎在卡森国家森林。与其他林务局员工一样，利奥波德被告知可以杀死他在野外发现的任何食肉动物。这不仅意味着有狼，还有熊、山狮和郊狼。当时全国各地的其他联邦雇员也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包括在黄石国家公园内捕杀狼群。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为一项国家计划提供资金，该计划的既定目标是“消灭狼群”。负责该项目的联邦官员写道，他所在机构针对狼的目标是“绝对消灭”。

有一天，利奥波德与几位同事外出巡逻时发现了七匹狼，原来它们是一个家族的。他认为是一匹老母狼和它长大的幼崽聚在一起互相打招呼。这与我在黄石国家公园目睹过数千次的场景非常相似。

在利奥波德后来撰写的一篇题为《像山一样思考》的文章中，他这样描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从未放弃过杀狼的机会。一瞬间，我们向狼群打出了铅弹，但兴奋过多而准头不足……我们的枪膛空了，老狼倒下了，幼崽拖着一条腿进入了难以通过的岩石滑坡中。

我们马上赶到老狼身旁，看到它眼中的绿色火焰正在熄灭。当时我就意识到，并从此发现，那双眼睛里有一种对我来说很新奇的东西——一种只有它和这座山才知道的东西。那时我还年轻，满脑子“不扣扳机就手痒”。我以为狼越少就意味着鹿越多，没有狼就意味着是狩猎者的天堂。但在看到那绿色的火焰熄灭后，我感觉到狼和山都不会同意这种看法。

从那时起，我目睹了一个又一个州灭绝了它们的狼群。我目睹了许多新近无狼的山的面貌，看到朝南的山坡上出现了新的鹿道迷宫。我看到每一棵可食用的灌木和树苗都被啃食了，先是枯萎，然后死亡。我看到每一棵可食用的树木，鞍角高度以下的叶子都已被啃食殆尽。

利奥波德后来成为威斯康星大学野生动物管理的教授。通过他的教学，以及《沙乡年鉴》等书的出版（收录《像山一样思考》一文），他对几代野生动物生物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们认识到狼和其他捕食者是健康野生动物种群的重要成员。

1944年底，利奥波德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建议：将狼群带回它们在黄石国家公园的故乡。在利奥波德射杀这匹母狼十一年后的1926年，护林员杀死了公园里最后一匹原生狼。1995年，国家公园管理局将狼重新引入黄石国家公园，并以利奥波德的名字命名了其中一个新的狼家族：利奥波德狼群。

如果利奥波德没有经历过八十年前与母狼的那场深刻邂逅，可能就不会发生后来他对世界的影响。一颗子弹夺去了母狼的生命，但利奥波德从母狼眼中看到的烈火和它的生命力改变了他。随后，他改变了美国人对狼的态度，并最终促使黄石国家公园的狼群重新引入。母狼没有白死。

克林顿总统的内政部长布鲁斯·巴比特是致力于恢复黄石国家公园狼群的人之一。以下是他对于狼群到达黄石国家公园那天的评价：

1995年1月，我协助将第一匹灰狼运进黄石国家公园，这是六十年前它们被联邦捕杀政策灭绝的地方。透过箱子，看着它的眼睛，我回想着奥尔多·利奥波德曾经是如何参与到这一政策中，然后又雄辩地提出质疑的。他向我们展示了狼在整个造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表达了狼重新引入的伦理和法律依据，而这在他去世近半个世纪后才终于实现。

由于当天被运到适应围栏的第一个狼群中只有一匹母狼，巴比特所说的一定是水晶溪母头狼5号。它是一匹带着幼崽的母狼，就像利奥波德射杀的那匹母狼一样。在这个家庭被放归后，5号狼在之后的许多年里每年春天都会继续产崽。在巴比特看到它的眼睛二十六年后，它的后代仍然掌管着黄石国家公园中心部位的优质狼群领地。

在《像山一样思考》的开头，利奥波德描述了听到狼嚎的情景：“这是一种狂野而倔强的悲鸣的爆发，是对世间一切逆境的蔑视。”美国政府花费数十年的时间试图全力消灭狼群，但无论人们杀死了多少狼，一些母狼还是在偏远地区生存了下来，如大湖区和阿拉斯加，并不断产下幼崽。由于它们的反抗和对逆境的蔑视，狼从未被完全灭绝。

与三匹大公狼搏斗的那一天，黄石母狼571号眼中闪耀着的，正是利奥波德近一个世纪前所见到的那束倔强而炽烈的野性之火。

## 第二章 母狼06登场

10月下旬，当我看到德鲁伊峰公头狼480号在狼群聚集地附近走动时，我想到了前德鲁伊峰头狼夫妇21号和42号。在当天的野外记录中，我写道：“480号看起来没精打采，好像情绪低落。”它的伴侣死了，看起来它经历的是与21号当时同样的情绪——21号当时失去了它的长期伴侣42号。

距离2010年2月的交配季节只有短短几个月了。狼通常不与家族成员交配，这种本能有助于保持遗传多样性。狼群中的其他母狼都与480号有太亲近的血缘关系，无法交配，因此我预计它会离开这个家族，尝试寻找新的配偶。不过，480号当时仍是公头狼。九匹年轻的德鲁伊峰成年狼——七匹母狼和两匹公狼，也都有亲缘关系。能够拯救德鲁伊峰狼王朝的，得是一匹外来公狼，与新的母头狼白线繁育后代，加入这个大家庭。

12月2日，我们在一棵树下发现一匹德鲁伊峰母狼。与它一起的还有一匹年轻的黑色公狼，身上没有疥癣。我很高兴它看起来非常健康，并在想这匹年轻的狼是否注定要成为德鲁伊峰狼群的新头狼。新来者和德鲁伊峰母狼面对面站着，彼此表现得都很友好。另一匹德鲁伊峰母狼也加入了它们，冲着外来者摇了摇尾巴，然后俏皮地在它身边跳来跳去。这一切都表明它们对这个潜在的追求者很感兴趣。但是，这些母狼的父亲对它的到来又会有什么反应呢？

英制长度单位，1英尺约为0.3米。

然后我看到480号下山向三匹狼跑去，于是新来的公狼离开了，还和480号的另一个女儿碰头了。480号冲向那匹黑狼，两匹公狼相距几英尺对峙着。新狼并没有在体形比它大得多的公头狼面前退缩，但它确实放下了尾巴，这个信号向德鲁伊峰头狼确认了它才是老大。两匹狼围着对方转了一圈，然后打了起来。480号试图扑向黑狼并将其按倒，但年轻的公狼并没有倒下。

母狼一直在旁边观察。其中一匹母狼挡在了交战双方的中间，这才平息了事态。我后来认为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繁殖季节即将来临，德鲁伊峰母狼急需找到一匹没有血缘关系的公狼。这位健康的求偶者似乎能解决这个问题。它们需要它加入这个族群，这样家族就能在春天获得幼崽。父亲的攻击行为与它们的计划背道而驰了。

制止纷争的母狼走开后，新来的黑狼也跟了上去。稍后，第四匹德鲁伊峰狼走过来和它调情。现在它已经见过五匹德鲁伊峰狼了。在那之后，它和三角发生了短暂的争斗，但是两匹母狼介入了它们之间，又一次结束了纷争。当天，这匹新来

的公狼与德鲁伊峰狼之间的互动以类似的模式持续了一段时间。这匹黑色的公狼后来被套上了项圈，命名为755号，所以从现在起我就这么叫它吧。

次日早晨，我们在德鲁伊峰狼附近没有看到755号，有几匹母狼也不见了，我想它们和755号在一起。12月4日，我们在拉玛尔谷北侧发现了德鲁伊峰狼。755号和五匹母狼在一起。后来480号也加入了它们的行列，并多次追逐755号，但这匹年轻的公狼坚持留在这一地区，并总是和母狼们一起回来。

480号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继续驱赶755号。后来，我发现755号在德鲁伊峰母狼当中时会做气味标记，这表明它现在是狼群的一员了。我认为德鲁伊峰母狼已经决定接纳755号，尽管它们的父亲对它有敌意。现在，480号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留在德鲁伊峰家族接受现实，要么离开尝试寻找新的伴侣。

这是我在黄石国家公园度过的第十一个冬天，但我仍在努力应对严寒天气。2009年12月尤其寒冷。10日，最低气温达到了零下30摄氏度。我腿上穿了四层，上身穿了十一层，仍然很冷。我非常同情那些因为疥癣而失去皮毛的狼。当时480号还在狼群中，继续驱逐755号，但执着的年轻公狼总是和母狼们一起回来。

两天后，我见到了06母狼。它的灰色被毛漂亮得惊人。它还没有被套上项圈，因此没有正式的编号。它的非正式名字是由长期观察狼的劳瑞·莱曼起的，为了把它和第二年出生的几乎一模一样的妹妹区分开来。妹妹后来被称为07母狼。06在玛瑙溪狼群中长大，是德鲁伊峰狼21号与曾经的头狼40号的孙女。当我发现它时，它正与它的一个姐妹和一匹没有血缘关系的公狼在一起，但06也经常独自出行，在黄石国家公园，这类狼只占狼群总数的2%左右。

大多数独狼都是离家出走的公狼，它们希望加入一个新的狼群，或找到一匹母狼来创立自己的狼群。狼群是母系社会，由母狼领导狼群；当母狼死亡时，通常由它的一个成年女儿继承头领地位。由于狼不喜欢与亲属交配，这种制度往往会导致许多儿子离开家庭。它们成为独狼，试图从另一个狼群中寻找母狼。孤独的母狼则很少见。在过去几年里，06一直被许多公狼追求，但还没有安定下来建立家庭。我开始认为它太独立，自给自足，不会与公狼配对。然而，事实很可能是它还没有遇到合适的狼。

我失去了三匹狼的踪迹，然后发现06在独自追赶一头母马鹿。当它逼近时，母马鹿一个趔趄，狼咬住了它。当06准备再次攻击母马鹿时，它们跑出了我的视线。我换了一个角度，看到06已经杀死了马鹿。它与另外两匹狼分享了肉。06是一个狩猎高手，我们刚刚目睹的狩猎就是它高超能力的证明。

之后，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德鲁伊峰狼冲过来赶走了06和它的两个同伴。这群德鲁伊峰狼包括480号和755号，以及众多母狼。这意味着这两匹公狼短暂地结成了联盟，从弱势狼群手中夺走了猎物。吃完后，755号与480号的女儿们调情。我注意到白线做了很多气味标记，这证实了它是这群狼的母头狼。755号走过去，闻了闻它的气味标记，又上面做了标记。我认为这意味着它现在把自己视为狼群中的公头狼。我看见06站在附近的高山上。它在看德鲁伊峰狼。这可能是它第一次看到755号。

第二天，12月13日，德鲁伊峰狼和06的队伍仍在这一地区，后者被我们称为熔岩溪狼群。但我没有收到480号的任何信号。其他所有的德鲁伊峰狼都在那里，包括755号。两个狼群互相嚎叫。德鲁伊峰狼离开了马鹿尸体，所以熔岩溪狼又回到马鹿尸体旁啃食。它们还四处嗅了嗅，可能嗅到了其他狼的气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教授鲍勃·韦恩曾告诉我，狼和狗可以分辨出四万到五万种不同的气味。这就是狼如何通过嗅觉来跟踪路径，确定其他个体和捕猎的动物。06狼已经调查了马鹿尸体周围的所有气味，因此可能嗅到了某个狼的标记，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755号。

离开时，06看向德鲁伊峰狼。它嚎叫了一声，755号回应，其他德鲁伊峰狼也加了进来。06再次嚎叫，755号也随之回应。06和755号的双重嚎叫预示着未来要发生什么。

上午，我发现480号在距离其他德鲁伊峰狼几英里远的地方。它的家人在嚎叫。它肯定听到了，但没有回应。480号望着德鲁伊峰狼远去。在那之后，它离开了人们的视线。我认为这意味着它已经决定离开它的家人，开始寻找配偶。

两天后，我在斯鲁溪发现了06的狼群。德鲁伊峰主狼群从北面嚎叫，熔岩溪狼群回应，06叫得最凶。它带领队伍向德鲁伊峰狼群嚎叫的方向走去，发现了其中一匹德鲁伊峰母狼，追了上去。06和它的妹妹471号追上了那匹德鲁伊峰狼，并与它对峙起来。母狼们相互咆哮，但没有真正咬到对方。06和471号与所有的德鲁伊峰母狼都有血缘关系，这也许减弱了它们的攻击性。熔岩溪公狼来了，但没有卷入母狼之间的争斗，这对于公狼来说总是明智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经常收到480号的信号，它远离德鲁伊峰主狼群，偶尔会被我看到。它总是孤身一狼，大多数时候躺着，状态明显异常。这可能意味着它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12月21日，我看到它在树下一个没有积雪的地方休息，两天后还在那儿。最后它站了起来，啃了几口放了很久的猎物尸体，然后又躺下了。

又过了两天，我们发现480号向西移动到了地狱咆哮溪附近。它在一具猎物尸体旁，但正准备离开。755号和其他德鲁伊峰狼就在附近，猎物可能是它们捕杀的。

后来，我看到480号又返回啃食猎物尸体。755号也走到猎物尸体旁。两匹公狼走得很近，480号猛地扑向755号。这种情况发生了几次，但我注意到755号对老公狼没有攻击性，对猛扑也没有反应。很快，三匹德鲁伊峰母狼来了，它们在父亲身边啃食，755号则在附近躺下了。

老公狼最终向西走去，我很快就看不到它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480号。后来我想了很多次755号那天是如何对待480号的。我认为它尊重480号，并选择不去打搅它。这件事让我想起了我曾见过头狼21号和480号也饶过被打败的对手一命。755号似乎和那些伟大的德鲁伊峰公狼有着同样的品格。

当我回想最近发生的事件时，我发现德鲁伊峰狼群中的母狼最终控制了局势。它们想引进一匹没有血缘关系的公狼，这样就能够在第二年的春天繁衍后代，这一计划的优先级超过了它们的父亲——原本的公头狼——想留在家族中的意愿。现在看来，随着755号的加入，德鲁伊峰狼群将重新焕发生机。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德鲁伊峰狼的遗传基因将会被发扬光大，只不过并非以我们所期望的方式。

### 第三章 06拉起了一支队伍

2010年1月初，我们持续看到母狼06和它的两个同伴，它们经常在德鲁伊峰狼附近出现。当06看向德鲁伊峰狼时，常常嚎叫。现在480号走了，755号成为新任德鲁伊峰公头狼。三角还在队伍里，755号似乎对它很好。我看到三角在舔一个姐妹身上的癞皮，这可能让后者的不适有所缓解。不久以后，三角离开了狼群，独自向西走去，可能是去寻找它的父亲480号。

冬天天气越来越冷。1月7日，拉玛尔护林站的官方最低气温为零下42摄氏度。我在公园度过的日子里，这是最低的气温。

1月14日，我再次发现了德鲁伊峰狼群，并注意到其中有一匹新的黑狼，又是一匹皮毛健康的公狼。它顺从地蹲到755号身边，向它问好。那天观察了这两匹公狼的互动后，我认为它们很可能是兄弟，离开了原生家庭，失散后刚刚重逢。新来的公狼之后被套上项圈，编号为754。尽管它比755号大一些，但总是表现得从属于755号。当时，德鲁伊峰狼群中还有五匹母狼。我们已经失去了其他狼群成员的踪迹，包括三角和冒着生命危险拯救德鲁伊峰幼崽的母狼571号。

1月下旬，我接到报告说有六匹德鲁伊峰狼在追逐一匹没有项圈的灰狼。我在那儿看到了06，它一定就是它们追逐的那匹狼。之后，我发现它和754号在一起，互相表现得很友好。第二天早上，754号和755号都和06躺在一起，附近没有德鲁伊峰母狼。06起身走开了，两匹公狼跟着它。

06体格健壮，是一名出色的猎手。德鲁伊峰母狼都患有疥癣，身体状况很差，经常显得无精打采。我看到它们身上无毛的斑秃时，不禁担心它们能否在当时的极寒天气中存活下来。黄石国家公园狼计划的前同事艾米莉·安贝格和一组研究人员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利用热成像技术发现，患有严重疥癣的狼在冬夜的体温损失要比皮毛完整的狼高出65%至78%。据研究人员估计，患有严重疥癣的狼每天需要多摄入1700卡路里的热量来弥补这个热量损失。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754号和755号会被强壮健康的06吸引。它们兄弟俩经常陪着06做气味标记，一起嚎叫，这表明三匹狼正在结盟并形成一个新的狼群。到了1月下旬，我能看出来06开始进入发情状态，兄弟俩显然对它很有意思。06似乎选择了它们而放弃了自己的姐姐和它们的公狼同伴，兄弟俩也选择了它而放弃了其余的德鲁伊峰母狼。

英制重量单位，1磅约为0.45千克。

原文为“*She’s a cougar*”，这句话中的“*cougar*”原指美洲狮，现在常用来形容中年女性主动追求年轻男性的行为，即熟女文化中的“猎豹族”。

754号和755号差不多是在那个时候被飞镖击中并套上项圈的。它们都被归类为一岁狼，体重都在100磅<sup>①</sup>左右。06稍小，它稍后才被套上项圈，体重约为94磅。当06遇到这两匹公狼时，它已经快四岁了，也就是说，它的年龄是它们的两倍。当我向公园的游客介绍06和两匹公狼时，提到年龄差异，几乎每次团队中都会有一位女性游客大喊：“姐弟恋！”<sup>②</sup>

那时，我已经为狼计划工作了十二年，帮助收集公园里狼群的数据。我们的一位生物学家丹·斯塔勒告诉我，给这两匹公狼套项圈时，从它们身上采集的血液样本显示它们是兄弟，正如我们所料。它们的母亲出生在公园西侧的内兹帕斯狼群，但它离开了家人，在老忠实泉附近创立了一个新的狼群。它们的姨妈486号，也离开了内兹帕斯狼群，后来成了莫莉狼群的母头狼。这意味着这对兄弟与莫莉狼群是亲戚。莫莉狼群生活在德鲁伊峰狼群的南边，两个狼群之间的斗争可以追溯到最初的德鲁伊峰狼群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来到黄石国家公园的时候，也就是十四年前。

我认识06的父亲玛瑙溪公头狼113号已经多年了。它性格沉稳自信，避免与邻近的狼群发生不必要的争斗，对家人全心全意。113号是21号的侄子，性格和21号很像。我猜测06应该把它的父亲视作公头狼的典范，且在755号身上发现了同样的特质。我们最终会看到755号成长为典型的公头狼，行为与113号非常相似。同样，754号在未来的岁月中也多次证明了自己是一匹优秀的狼。06在挑选这对兄弟时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很快，06暂时离开了兄弟们。大焰——它曾是德鲁伊峰公狼，现在是玛瑙溪狼群的公头狼，摇着尾巴友好地向它走来。当它伸长脖子去嗅06时，后者的反应是咬住它的喉咙。大焰任由06摆布，如果06动用下颚的强大力量，就能杀了它。它明智地仅仅站在那里，没有挣扎或惊慌。06放开了它，但在大焰靠近自己的屁股时，又咬住了它脖子的侧面。之后大焰又试了一次，再次被狠狠咬了一口，疼得它嗷嗷直叫。

大焰一心想着交配，但很明显06不想和它有任何瓜葛。06是一匹强悍的母狼，不会忍受公狼的任何骚扰，即使公狼比它大得多。当看到它轻易就能掌控大焰时，我觉得06可能是亚马逊勇士转世。它对公狼的反应，确定了它已经选择与754号和755号一起定居。06为它的新狼群挑选了队友，并坚定地和它们在一起。这可能是它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因为它的命运——连同它将来生下的幼崽的命运——取决于这些公狼是否符合它在它们身上看到的品质。

2月10日，06在公园公路的南面，一匹黑色的公狼在北面，不是754号就是755号。06想穿过人行道去找它，但是一大群人聚集着，想拍照的人挡住了它。06迅速向东小跑，绕过了他们。大约二十个人沿着马路跑着，希望能拍到它的更多照片。我在现场，试图让大家停下来，但太多的人在我前面追着它跑。这时，留在原地的本地摄影师汤姆·墨菲忍无可忍。他大声喊道：“为什么不让它过马路？”所有人才停了下来，06穿过马路向北而去。

06很快又回到了两匹黑色公狼身边，我看到755号舔着06的脸。与它对大焰的攻击性反应不同，它接受了755号的亲昵举动。当月，06与两兄弟交配了。

那时，我们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德鲁伊峰狼的踪迹。只有白线和另一匹母狼还在一起。我看到它们攻击并杀死了一匹成年郊狼，然后白线做了一件我从未见过的事情：它吃掉了那匹成年郊狼的一部分。我想是因为它健康状况不佳，体重下降过多，使它渴望任何形式的肉。它的妹妹没有碰那匹郊狼。2月底，我们发现了白线的遗骸。看起来它是被山狮杀死的。由于没有发现其他德鲁伊峰狼，我们无可奈何地认为狼群已经解散。

3月下旬，06看上去怀孕了。我们曾在斯鲁溪狼群的旧巢穴附近看到过它，看来它要在那里生下幼崽。斯鲁溪狼群是由21号的一个女儿创立的。它们从2002年开始，就占据了玛瑙溪狼群以北、德鲁伊峰狼群以西的领地。到2010年，仅存的几匹斯鲁溪母狼患上了疥癣，狼群很快就不复存在了。它们的旧巢穴位于小溪以西一英里处的开阔山脊上。

这个地点是06的理想选择，因为附近有许多洞穴，让幼崽在危险时可以藏身。巢穴附近有水，周围的郊野也有很好的狩猎机会。这对我们来说也很理想，因为从小溪对面、距离巢穴大约一英里的观察点可以看到整个地区。只有一个不利因素：很多灰熊会经过这一地区，06可能不得不与它们打交道。狼计划决定基于附近的地标，将06的新狼群命名为拉玛尔谷狼群。

由于06有着德鲁伊峰狼群的基因，它的新家族将是这个王朝的延续。21号狼的孙辈成了母头狼，让它外祖父拥有的这支世界闻名的狼群重现生机。许多公园游客都把06当成公主。现在，它是往日德鲁伊峰领地的女王。

### 奠基母狼

06和它在斯鲁溪附近的巢穴，勾起了我对另外两个狼群的回忆，它们在黄石狼重新引入计划的早期，曾生活在这片地区。那两个狼群都有一匹像06一样出色的母头狼。

1995年1月，水晶溪狼群和玫瑰溪狼群从阿尔伯塔省被带回，进行放归。水晶溪狼群从斯鲁溪南边的适应性围栏中被释放，随后在拉玛尔谷定居。

在玫瑰溪狼群获得自由后不久，原来的公头狼就在公园外被非法枪杀。这使得母头狼9号成了带着八只新生幼崽的单身母亲。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生物学家捕获了这个家庭，把它们放回原来的围栏，六个月后才放归自然。

狼妈妈9号急需帮手来照顾它的一大窝幼崽，需要一匹成年公狼加入它的家庭。来自水晶溪狼群的一岁狼8号来到了这里，它与幼崽友好相处，然后被9号接纳成为玫瑰溪狼群的新公头狼。水晶溪狼群占领了拉玛尔谷，玫瑰溪狼群在西面几英里外的斯鲁溪地区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也就是2010年06筑巢的地方。这两次，都是母头狼决定了家族的定居地和幼崽的出生地。

1996年春天，水晶溪狼群的母头狼5号在拉玛尔谷安营扎寨，就是现在被称为巢穴森林的地方附近。德鲁伊峰狼群是在第二年重新引入时被放归的一家子。为了独占拉玛尔谷，它们袭击了巢穴所在地的水晶溪狼群，杀死了它们的公头狼。水晶溪狼群中的新生幼崽无一幸免。唯一幸存的狼群成员是5号和一匹年轻的公狼6号。由于德鲁伊峰狼群控制了拉玛尔谷，两匹水晶溪狼离开了，在拉玛尔谷以南一个叫作鹈鹕谷的偏远地区建立了新的领地。

9号招募8号加入自己的家族被证实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8号成了最伟大的公头狼之一。但9号始终是狼群的领袖。

9号在它的生活中不断遭遇悲剧和损失。它还是一匹老狼时，被一个成年女儿背叛，夺走了母头狼的位置。9号没有接受家族中的从属地位，而是在黄石国家公园以东又创立了一个狼群。这个狼群后来被称为熊牙狼群，在创建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存在。据我们所知，9号在黄石地区的后代比其他任何母狼都要多。狼计划的记录显示，9号在黄石国家公园的岁月里至少产下了三十只幼崽，使其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开国母亲之一。

和9号一样，5号在领导狼群的这些年里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它的狼群擅长狩猎马鹿，但冬季的大雪导致新领地的马鹿迁徙到了海拔更低、气候更温和的地方。鹈鹕谷的冬天只剩下野牛，因此5号和它的狼群必须学会猎杀比普通狼大二十倍的动物。它们想出了办法，在这片领地上茁壮成长。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在黄石国家公园狼重新引入二十七年后，这个家族的这一代是唯一一个仍然存在的原始狼群。这是对5号所做选择的佐证，它在狼群被德鲁伊峰狼赶出拉玛尔谷后，决定选择这一山谷作为狼群的领地。这个狼群现在被称

为莫莉狼群，是为了纪念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第一位女局长莫莉·比蒂而命名的，那可是狼在西部被重新引入的一位强烈的倡导者。

无论这两位早期的母头狼遭受了怎样的挫折，它们都继续着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始终向前迈进。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它们都会想办法克服。我的朋友劳瑞·莱曼对黄石母狼非常了解，她说得最好：“对这些母狼来说，放弃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

## 第四章 06和它的第一窝幼崽

4月初，在通往斯鲁溪巢穴入口的雪地上，有一条精心修剪的小路。月中，我看到了754号和755号靠近洞口。其中一匹摇着尾巴溜进了巢穴，然后又退了出来。过了一会儿，06出来和公狼们打招呼。我能看出它仍然怀着身孕。它们一起睡了几个小时，然后母狼回到巢穴里面去了。

755号和754号已经开始为巢穴里的06提供食物。它们会在猎杀地点吞食多达20磅的肉，然后返回巢穴。当它们回来的时候，06会冲出巢穴，疯狂地舔它们的嘴。这种舔舐会让已经部分消化的肉反刍出来，06再把这些肉大口吞咽下去。对于狼来说，这种运肉方法比叼在嘴里更有效。等幼崽长大到可以吃固体食物时，它们会围着成年狼，跳起来舔它们的嘴，以乞求喂食。这种食物运送系统的另一个好处是，狼妈妈不必冒着危险去捕杀大型猎物，那可能会令它受伤甚至死亡，它可以集中精力照顾幼崽。

4月下旬，我们看到了这种喂食过程的一个典型例子。我们发现755号在地狱咆哮溪的一具动物尸体上啃食。它于当天早上7点20分离开该地，向东进发。三小时后，我看到它到达巢穴，把肉反刍给06。从动物尸体到巢穴的直线距离约为12英里，路上还包括大量崎岖地带的上上下下。

有时某匹公狼想把一些肉留给自己吃，06会证明它比雄性同伴更聪明。有一天我看到754号把肉分别埋在巢穴附近的两个地方，把肉块藏了起来，以便以后回来吃。之后不到一小时，我发现06在其中一个地方嗅来嗅去。它一定是发现了肉的藏匿点，因为我看到它在那里吃东西。吃完后，06走开了，似乎在寻找另一个藏匿点。它来回走动，很快就找到了第二个藏匿点，并吃掉了藏起来的肉。06是一个善于发现和追踪气味踪迹的专家，它利用这一技能挫败了754号的计划。

当时，06看起来不像怀着孕，所以它一定已经生下了幼崽。它以前从未当过母亲，所以我们很想看看它是如何照顾幼崽的。黄石国家公园的春天还有其他迹象。道路两旁绿草如茵，这是漫长冬季过后的可喜景象。5月1日，我看到了今年的第一批花朵。

5月9日，一头灰熊妈妈带着两只幼崽出现在06巢穴附近。狼妈妈竖起尾巴冲向它们，准备咬向一头小熊。母熊冲向母狼并将其赶走，但06又冲了回来，咬向母熊的屁股。这套动作重复了很多次。我这才意识到06在做什么。狼的巢穴和幼崽就在灰熊西北方向的不远处。狼从相反的方向冲了过来，当熊向它发起攻击时，它又跑回那个方向。它巧妙地引诱它们离巢穴越来越远，就像鸟妈妈假装翅膀折断了一样。

当地的观狼者道格·麦克劳林比我先到现场，他告诉我，其实有一头一岁小熊已经接近了巢穴。当时它离洞口大约10英尺时，06冲出地道，向小熊发起攻击。在它们打斗的过程中，两个对手向山下移动，远离了巢穴。道格告诉我06咬了小熊好几次。母灰熊跑过来试图保护它的幼崽，但06继续咬它。

然后，狼把注意力转向了小熊的母亲。它向母熊扑去，但在碰到之前又停了下来。母熊朝它追去，是远离巢穴的方向。我觉得这正是06想要它做的。06又跑了回来，与一岁熊对峙。小熊冲向母狼，挥舞着前爪。我听到06在向熊家族发声，一种高亢的叫声中夹杂着狂吠。这种声音会传到很远，提醒两匹公狼注意巢穴的危机。

06是在嘲弄灰熊，让它们感到恼怒和沮丧，这样它们就会忘掉巢穴，把精力集中在试图抓住并杀死它上。06继续引诱它们到更远离幼崽的地方。现在看起来06对逗熊乐在其中，因为它面对它们时在摇尾巴。

英制长度单位，1英寸约为2.5厘米。

我注意到06的动作非常优雅。它会跑到离母熊不到一个身位的地方，当母熊追赶它时，它会飞快地跑开；当母熊停下来时，它又会马上跑回来。当大灰熊试图用前爪拍它时，06会溜走，稍稍离开母熊的活动范围，然后再回来继续挑逗。有时，它离熊只有几英寸远，但它的反应总是足够迅速，能躲开打击和冲锋。06的运动精神和快速反应堪比穆罕默德·阿里在其拳击生涯巅峰时期的表现。我想起阿里的一位沮丧的对手在未能击出任何重拳后说的话：“他任何时候都不会待在原地！”

英制长度单位，1码约为0.9米。

这时，狼和熊距离巢穴和幼崽们已经约400码了。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引诱，06似乎很满意熊的远离，回到了巢穴。

半小时后，熊又向巢穴方向移动。06嚎叫着，一定是想让754号和755号回来帮它。它又花了两个小时骚扰灰熊并引诱它们远离，最后才返回巢穴区域。06总共花了四个半小时才解决了幼崽面临的威胁。它躺了下来，在一个既能看到巢穴又能在灰熊回来时发现它们的地方。我想，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煎熬后，它一定筋疲力尽了，但它仍然保持着清醒和警觉，以防灰熊去而复返。

翻看我的田野笔记时，我发现共记录到52次06母狼引诱熊来追它。在漫长的对峙过程中，它随时都有可能被致命咬伤或被前爪击倒。这充分体现了06保护幼崽的

决心。有人建议我们用“凶猛斗士”这个名字来纪念它，但我们一直叫它“06母狼”，并沿用至今。

四天后，我看到06带着两只小小的还走不稳路的幼崽从洞穴中走了出来。它们看上去两三周大。06试图用鼻子把它们推回隧道。它推进去一只，然后叼起另一只，把它也带进洞里。之后，754号来到巢穴入口处嗅闻幼崽。接着，755号也赶来做同样的事情。对于这两匹公狼来说，这种嗅闻很可能会将每只幼崽的气味永久地印刻在它们的脑海里。我们很快就数出了四只灰色幼崽，最终确定是两公两母。

观熊者拉尔夫·尼尔后来看到一头孤独的灰熊向巢穴走来，三匹成年狼都冲过去骚扰它。我回到那里，看到754号坐在巢穴旁边，看起来像是在守卫入口。06在附近睡着，755号冲向大熊。大熊反击。狼逃跑，但马上又回来咬住熊的一条后腿。灰熊似乎很沮丧，离开了。06站起来，走到755号身边，摇着尾巴舔它的脸。看起来它是在奖励755号保卫巢穴的英勇行为。两匹公狼证明了它们可以在危急时刻保护团队里的狼妈妈和它的幼崽。

一天早上我来到斯鲁溪，看到06在巢穴下方。755号来到巢穴入口，06气势汹汹地向它冲去，显然误把它当成了来自敌对狼群的狼。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母狼很可能还没有记住它的气味，或者它的保护本能压倒了一切。公狼跑开了，显然被母狼吓到了。然后两匹狼都停了下来，互相看着对方。06肯定是认出了它，因为它放松了下来，走过去和它打招呼。这一事件表明，当它选择攻击时，对其他狼，即便是成年公狼，都会有效。它不是一匹好惹的母狼。

06继续智胜两匹年轻的公狼。我看到754号叼着一条马鹿腿向巢穴走去。它一定是把腿藏了起来，因为当它接近巢穴时，腿已经不见了。06看到了它，得到了它的反刍。它随后走向巢穴。四只幼崽出来了，它闻了闻它们。06也过来，给幼崽喂奶。后来，06走开了，沿着754号到巢穴的路线追踪它的气味。它发现了藏起来的马鹿腿，叼走，挖洞，埋了起来。这件事告诉我，没有狼能和06斗智。

那时，幼崽已经四周大了。它们笨拙地在巢穴入口周围探索，一起玩耍。当一只幼崽跑得太远时，06会把它叼起来带回巢穴。754号一定是看到过它这么做，因为很快我就看到它把流浪的幼崽叼回隧道。755号用的是另一种技巧。当幼崽走得太远时，它会走到幼崽后面，用鼻子将幼崽推向巢穴。两匹年轻的公狼都热心地担负起照顾幼崽的职责。

熊不断闯入巢穴区，有灰熊也有黑熊。有一天，狼群不得不对付三头不同的黑熊。拉马尔谷成年狼把其中一头黑熊赶上了树，然后它摔在了地上。狼群围住这头吓呆了的黑熊，把它赶走了。

还有一天，06独自与一头黑熊对峙。它追熊，熊也追它。当黑熊离开时，06咬住了它的屁股。754号跑过去帮忙。熊爬到一棵树上。06跑到树干旁，跳了上去，又咬了熊的屁股一下。当熊开始往下爬时，它又咬了一次。我真想知道，当地有多少熊的屁股上有被06咬过的痕迹。

到了5月下旬，幼崽们在一起玩的频率更高了，花样也更多了。摔跤是最常见的游戏，伴随着追逐。我看到一只幼崽偷偷地拽另一个的尾巴。四只幼崽看起来都很健康，精神抖擞。对于第一次当妈妈的06来说，它在抚养幼崽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清晨，我发现06狩猎归来。它叼着一只深色的短腿动物。当我把瞄准镜对准它时，我看到那是一只海狸。黄石国家公园的狼并不常捕食海狸，因为这些筑坝者往往离水很近，可以潜入水中躲避捕食的狼。一旦进入水中，它们游得很快，可以在水下停留很长时间。也许06在陆地上让这只海狸猝不及防，在它到达水里之前就抓住了它。

到达巢穴入口时，06朝里面看了看，然后把海狸放到隧道里让幼崽吃。但幼崽们跑了出来，改吃06的奶。然后它们开始吃肉，但似乎更想喝奶。我后来认为，它把海狸放在巢穴里是它智慧和远见的另一个表现，因为这使得两匹成年公狼发现不了这只肥美的动物——否则它们会把它当作一顿美味佳肴。

那年春天，黄石国家公园发生了一件大事，人们发现了一头被称为“四崽妈”的灰熊，因为它生下了四只幼崽，这种情况十分罕见。我听说有一只比其他三只小得多，出行时很难跟上队伍及应对各种障碍。人们看到它在外出时特别艰难地爬到母熊背上，以这种姿势前进。有一次，它无法爬过一根大圆木，同窝幼崽里较大的一只将它抱起，放在木头上面。第二年春天，熊妈妈带着三头幸存的小熊走出了巢穴，其中一头就是那个小不点儿。

猛禽常见行为。

一天，06对峙的不是一头熊，而是一只鸟。我看着它走近一只站在地上的金雕。金雕的两只翅膀张开，挡住一只显然是它刚刚杀死的马鹿幼崽。这种动作被称为“披风遮盖”<sup>④</sup>，是金雕为了保护自己的猎物不被其他捕食者抢走而展示的。06没有被吓倒，它冲了过去，金雕飞走了。狼抓住小马鹿，叼走了；但母马鹿就在旁边。母马鹿追赶着狼，迫使它放下小马鹿。当狼稍后回来时，母马鹿仍在保护它死去的小鹿，并再次将06赶走。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母马鹿一直守护着小马鹿。第二天早上，母马鹿和小马鹿都不见了。母马鹿一定是意识到小鹿已经死了，最终还是离开了，让某匹狼把小马鹿带回了巢穴。

6月5日，06继续给幼崽喂奶。此后，当幼崽试图吮吸时，它多次跳开，这表明它的乳汁已经干涸。它和两匹公狼继续喂养幼崽，反刍或带回部分尸块。有一天，我看到一只幼崽靠近啃骨头的755号。公狼发出嚎叫声，但幼崽没有理它，而是啃起了骨头的另一端。755号叼起骨头走了。

现在，四只幼崽能在离巢穴稍远的地方探险了。一天傍晚，我发现幼崽们四处游荡时，拉玛尔谷的三匹成年狼都跟在它们后面保护着。成年狼们摇着尾巴，幼崽们则活泼好动。小狼们扭打在一起，进行拔河比赛，在岩壁上爬上爬下。当成年狼嚎叫时，幼崽们也会一起叫。

关于玩耍，我想了很多，得出结论：如果幼崽善于吸引其他同窝幼崽一起玩耍，那么它的社交能力就会得到发展，从而在未来能建立起友谊和联盟，尤其是在玩耍过程公平公正的情况下。经常启动玩耍流程的幼崽也在学习领导技能。6号的姨姥姥42号特别擅长结盟和领导，42号很可能在幼崽时期就开始在玩耍中发展这些技能了。

7月12日，我坚持每天清晨去研究狼群已经十年了。包括闰年在内，我一共坚持了不间断的3653天。回顾我的记录，发现在这些日子里，我99%的时间都看到了狼。那段时间，我平均每天在野外工作八个小时左右，累积起来超过29200个小时。有一种理论认为，一个人需要投入10000小时的培训和练习才能熟练掌握某种技能，例如弹钢琴。我耗费的时间接近这个数字的三倍。

八天后，狼计划研究员艾琳·阿尔伯斯接收到一个来自480号项圈的死亡信号。信号源来自地狱咆哮溪。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匹前德鲁伊峰公头狼了，希望能很快收到这份报告。狼计划的工作人员徒步外出，在一块半露在外的大岩石像洞穴似的开口中发现了它的遗骸。它可能身体已经很差了，在那里得到了一些对抗坏天气的保护。480号一定已经死了有些日子了，因为它的骨头之间长着厚厚的草。我猜它是在睡梦中安详离世的。

6月下旬，我看到06的一只幼崽叼走一块肉埋起来备用。五分钟后，另一只幼崽走到藏肉处，叼起埋在地下的肉走了，这和6号对两匹成年公狼玩的把戏如出一辙。之后，我看到两只幼崽在追逐另一只叼着肉条的幼崽。当两只幼崽停下时，叼着肉的那只又跑了回来，追逐继续进行，表明这是一个以追逐而不是抢肉为目的的游戏。

在我撰写本书期间，一个科学家小组发表了一项关于狗如何衰老的新研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的蒂娜·王是该研究的第一作者。这项研究以拉布拉多猎犬为研究对象，发现年轻狗狗的衰老速度比以前想象得要快。研究显示，一岁大的狗相当于三十岁的人。第一年之后，狗的衰老会减慢。一只四岁的狗相当于

一个五十二岁的人。到十二岁时，它相当于一个七十岁的老人。06在四岁时生下第一窝幼崽，因此根据这项新研究，它的年龄相当于五十二岁的女性。

黄石狼生物学家丹·斯塔勒告诉我，母狼无论多大年龄都会继续产崽，这意味着它们没有绝经这回事。在研究他所写的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时，丹发现了一匹被圈养的狼在十三岁时产崽的记录，而著名的狼类生物学家戴夫·梅奇也记录了一匹在同样年龄产崽的野生狼。

06的幼崽继续探索离家越来越远的地方，这是它们成长过程中的自然现象。7月中旬，其中一匹小狼自己逛到了五只大角羊附近。大角羊看着小狼，小狼被它们的体形吓跑了。自从狼群被带回黄石国家公园以来，我只见它们捕杀过一只大角羊，而且是一只没有经验的年轻母羊。羊群主要栖息在靠近悬崖的陡峭高地，狼群大多无法进入这种地形。那只母羊在穿越开阔地带时犯了错，没能到达悬崖就被狼群追上了。

7月下旬，我回到斯鲁溪，听说06已经独自杀死了两头马鹿，一头母鹿和一头小鹿。我看到它在啃食其中一具马鹿尸体。每一次，06都会跃起在马鹿的喉咙处致命一咬。母马鹿把06甩离地面，却无法摆脱它。我也见过其他狼使用同样的技巧，但它们大多是特别强壮的公头狼。我们现在知道，任何公狼能做的事，06都能做。

我开始注意到狼群中两匹成年公狼之间的行为差异。754号比公头狼755号花更多的时间和幼崽在一起。它经常跟在幼崽后面，给我的印象是它很喜欢和幼崽玩耍。幼崽们似乎把它当成一头巨大的活的泰迪熊。754号比它的兄弟大，所以看起来应该是公头狼，但它从来没有挑战过755号，似乎对做次级公狼心满意足。在这个季节的晚期，当狼群开始长途跋涉时，我注意到754号对幼崽特别关注，似乎比755号更密切地监视它们。如果狼群在06或755号的带领下一起行进，754号经常会把自己排在四只幼崽的最后面，像在确保它们跟上队伍，不会走散。

到了8月初，拉玛尔谷狼群的幼崽经常和成年狼一起出行。06看起来更放松了，因为幼崽已经到了能跟得上的年龄。它经常和它们以及两匹成年公狼一起玩耍。我看到06和755号一起玩追逐游戏，但它跑得太快，755号追不上。它飞快地跑回来，围着755号转圈。我看了看754号，这匹大公狼正在幼崽中间嬉戏，好像它也是它们当中的一员。这个家族中的每一匹狼看起来都很快乐。

拉玛尔谷幼崽经常看到它们的母亲冲向灰熊，骚扰它们，直到它们离开巢穴区域。一天，当一头灰熊向幼崽们走来时，成年狼们不在。四只幼崽模仿06的动作，竖起尾巴冲向灰熊。灰熊看到了它们，但似乎并没有被这些迷你小狼的样子吓住。看到熊没有像成年狼冲锋时那样逃跑，幼崽们放慢了速度，排成一队跟在

熊的后面，看起来就像跟在妈妈后面的小熊。通过一个山口时，我看不到它们了。

9月21日，拉玛尔谷幼崽在06狼7月25日（五十七天前）杀死的马鹿犊身上吃腐肉。第二天，幼崽在马鹿犊尸体附近捕食昆虫和啮齿类动物。这两天，三匹成年狼都不在附近，所以幼崽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我们发现，成年狼在东面约14英里的圆形草原上杀死了一头母马鹿。06是第一匹回到幼崽身边的成年狼。我们没有亲眼看到它回来，但它很可能吞下了一大堆马鹿肉，反刍给了幼崽。

后来我看到它又回到了圆形草原，但那时马鹿已经被其他狼吃掉了大部分。到马鹿尸体旁边后，它啃了瘤胃内壁，并吐出附着在内壁上半消化的植物碎片。然后，06吃掉了皮的一部分，吐出了毛，试图从马鹿尸体中获取它能获取的全部营养。秋季对狼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时期，因为大多数成年马鹿和野牛以及它们的幼崽在经过春夏季的喂养后，都变得强壮和健康，很难被捕获。

进入秋季后，我觉得06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格外优秀的母亲。这是它的第一胎，但它在玛瑙溪狼群的时候曾帮妈妈抚养幼崽，因此经验丰富，训练有素。06的母亲472号，曾接受过著名的德鲁伊峰母头狼42号的育幼训练，42号也曾向它的母亲学习过。这就是狼家族的工作方式，数千代的女儿都在母亲手下当学徒。

## 第五章 06搬到了拉玛尔谷

9月下旬，06把它的幼崽带到了拉玛尔谷，原德鲁伊峰狼群领地的中心地带。我收到了754号和755号项圈的信号，表明狼群经过森林地带，21号和42号曾在这里养大一代又一代的幼崽。

美国著名奇幻作品，有同名美剧，以不同王国间的征战为题材。

10月2日，06和755号在拉玛尔谷南侧。06一边从一具小的动物尸体上拔毛一边啃食。我用瞄准镜仔细观察，发现这是一具灰熊幼崽尸体。755号躺在附近，没有进食。我收到观狼者的报告，说看到两匹狼包围了这只熊幼崽，然后06攻击并杀死了它。他们在附近没有发现小熊的母亲。它可能已经死了，或者走散了。06一直在吃，755号只是看着它。754号来了，走向幼熊，但755号拦住了它。然后06向靠近灰熊幼崽尸体的755号扑去，给了它一个抱头咬。之后，两匹公狼都没有试图打断母狼的进食。看起来这两匹大公狼害怕惹怒刚刚杀死一头灰熊的母狼。如果06是《权力的游戏》<sup>①</sup>中的一个角色，那它将会被称为“灰熊杀手”。

06没有让任何一匹公狼进食，而是带着熊的尸体过了马路。它走向它的幼崽，它们正在山坡上等着它，但我们看不到它了。不久之后，我看到其中一只幼崽把幼熊的尸体拖来拖去，然后把它放下，啃了起来。最后，我看到全部四只幼崽都吃了部分幼熊尸体。我没看到成年公狼在吃，只有06和它的幼崽们。在我心中，这件事再次印证了母头狼是狼家族的老大。06杀死了幼熊，由它来决定谁能吃。

第二年，当它的第一窝幼崽长成一岁狼时，我又看到了这种行为模式。06在其中一只一岁狼的帮助下杀死了一只大马鹿犴。另一匹一岁狼和那一年出生的三只幼崽过来和它们一起啃食。754号和755号在附近，但没有参与猎杀。在6号和小狼们啃食的过程中，两匹大公狼等待了七十一分钟，然后起身，走到猎物尸体旁，开始与它们一起啃食。755号在进食方面的长时间延迟是我多年来目睹的许多事件中的一件，证明“公头狼先吃，吃饱了才轮到其他狼群成员吃”的旧观念是错误的。

那年秋天，人们经常在巢穴森林里看到06。它的祖先，德鲁伊峰狼家族，在这个位置有悠久的筑巢历史，我们希望06能延续这一传统，在下一年春天在这儿产下第二窝幼崽。

10月中旬，我听说754号和755号从巢穴森林下山，走向德鲁伊峰狼群经常穿过的公路的一个位点。我们称之为“21号路口”。我去看看狼群是否需要帮助。一辆汽车在路上飞驰，我向司机挥手示意减速。他刹车时，755号冲了出来，汽车将

勉强没有碾到它。这条路是狼群在巢穴森林和南面频繁狩猎的区域之间一个固定的障碍。如果06选择在老德鲁伊峰巢穴森林生崽，我就得花很多时间当路口警卫，在狼家族穿过马路时举着大红的“停车”牌。

10月20日清晨，我在银门镇的小屋附近看到了所有的拉玛尔谷狼。它们不停地嚎叫。当06靠近公路时，有两辆车停了下来，车上的乘客给它拍照。它没有理会他们。这是一个不好的征兆。野狼对人有一种天然的戒心，而它似乎正在失去这种戒心。我并不担心它会伤害人。问题是在附近捕猎狼群是合法的。如果06没有恢复这种警惕性，它很容易成为猎人的目标。

当时，06的家人正在使用拉玛尔谷和附近的地区，就像德鲁伊峰族群多年来使用的一样，包括公路北面的巢穴森林和南面的玉髓溪会合点。

一天清晨，我在21号路口发现了06和它的幼崽。它带着幼崽们走到路边，小跑着越过人行道，然后继续向南。四只幼崽和两匹公狼都跟在它后面，就像年轻的德鲁伊峰狼过去跟在21号后面一样。

11月中旬，我看到06在追赶一头母马鹿。尽管母马鹿的体形是06的数倍，06还是将其拉倒了。此时，06的幼崽已经长大到可以参加狩猎了，其中两只七个月大的幼崽跑过来帮助06猎杀马鹿。这证明06在教幼崽们如何狩猎方面做得很好，同时也表明它们学得很快。

拉玛尔谷狼群现在的领地西至地狱咆哮溪，东至银门镇，绵延近40英里。这与德鲁伊峰狼群鼎盛时期的领地差不多。但当时的德鲁伊峰狼群规模要大得多。在它们的巅峰时期，有三十八名成员。而06只带着两匹成年狼和四只幼崽在同样巨大的区域巡逻。

深秋时节，仍有一些灰熊出没。我的邻居安妮·惠特贝克告诉我，一天清晨她在我家门口的台阶上看到一头灰熊。如果我当时走出家门，灰熊一定会大吃一惊，可能会攻击我或追着我进屋。其他野生动物也经常光顾我们的银门小镇。有一头驼鹿和它的小鹿，以及许多野牛曾从我的前窗走过。

11月下旬，我试图在斯鲁溪附近找到拉玛尔谷狼。两匹公狼发出的信号很清晰，但很难确定它们来自哪个方向。我把车停在路边的一块空地上，准备拿出望远镜寻找它们。我偶然转过头，从副驾驶的后视镜里看到一匹灰狼走在路上。为了避免靠近我的车，它偏离了道路。然后，四只幼崽和两匹黑色的公狼走了过来，跟在它的后面。它远离我车的举动让我很高兴，特别是因为这可能是它的幼崽们会记住的一课。

当时整个公园的积雪都很深。马鹿必须耗费大量体力用前蹄刨开积雪，才能吃到下面的干草。野牛使用的是另一种技术。它们有巨大的头颅，来回摆头以清理出一个凹坑来觅食。每一次摆动都能移开更多的积雪，超过马鹿用蹄子能移开的量，因此野牛处理积雪的效率要高得多。

拉玛尔谷狼也在应对厚厚的积雪。一天，755号在雪地里领路，06和754号沿着它开辟的路线前进。幼崽们在另一条路线上遇到了麻烦。两匹领头的成年狼过了山脊消失了。754号停了下来，等待幼崽们追上来。它们终于到达了成年狼开辟的小路，从现在起走路就轻松了。当它们接近时，754号继续沿着头狼的路线前进，幼崽们也紧随其后。

当幼崽追上其他成年狼时，其中一只幼崽与06展开了追逐游戏。幼崽跑开了，06追上去按倒了它。当幼崽拍了06时，06戏耍地咬了它一口，然后放开了它。幼崽跑开，第二场追逐开始了。它超过了母狼，为了继续游戏，又跑了回来。母狼抓住了幼崽，将它摔倒在地。后来，06又与其他幼崽进行了类似的游戏。厚厚的积雪似乎让狼群情绪高涨，玩得不亦乐乎。它们看起来像一群因暴风雪而放假的邻家孩子。

12月初，七匹拉玛尔谷狼又回到了高山丘上的斯鲁溪。九匹玛瑙溪狼在南面的山脊上，两群狼互相嚎叫。

我一直以为狼可以通过嚎叫声辨认出另一匹熟悉的狼。加拿大的两位狼生物学家约翰和玛丽·泰伯格当时正在公园里研究狼嚎。当一匹狼嚎叫时，声带振动会产生一个基音和许多数学上相关的谐波泛音。泰伯格夫妇告诉我，正是嚎叫声的谐波泛音使得狼能够辨认它们认识的狼。换句话说，每一声嚎叫都有一个主频，然后是偏离主频的声带，从而形成独特的模式。这就好比一个人听披头士的歌，从歌手的声带就能知道是约翰、保罗、乔治，还是林戈。

472号，玛瑙溪母头狼，是06的母亲，所以它们很可能会辨认出对方的叫声。两匹拉玛尔谷公狼和四只幼崽转身离开了这一区域，但06在原地停留了更长的时间，望着玛瑙溪狼嚎叫的方向。然后，它也转身跟着其他狼离开了我的视线。

我看着玛瑙溪狼，看到472号正亲昵地舔着一只幼崽的侧面和脖子。幼崽低着头，一副很放松的样子，就像一只正在接受抚摸的小狗。472号停了下来，幼崽用爪子拍它，让它继续舔。我认为这意味着幼崽很高兴。它答应了，又开始舔。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472号。它很快就去世了，享年九岁半。

我在阅读一本由道格·史密斯、丹·斯塔勒和丹·麦克纳尔蒂编辑的新书《黄石狼群》时，看到了关于玛瑙溪头狼113号和472号的儿女们一个耐人寻味的说法：

“特别是玛瑙溪狼群，似乎有特别多的后代开始领导它们自己的狼群，并且在狼群内部遇到陌生者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我在想，472号对后代的悉心照料是不是它们日后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最有名的女儿06也是一位尽职尽责的母亲。

754号继续关注06的幼崽。它与其中一只幼崽进行拔河比赛，在雪地上拖着那只幼崽，而幼崽紧紧地抓着动物尸体上的一点儿东西不放。后来它看到两只幼崽在拔河，754号跑了过去，它们进行了一场二对一的比赛，它在一头，两只幼崽在另一头。它本可以轻松地将东西从幼崽手中夺走，但最终让幼崽们赢得了比赛。

12月中旬，我收到了来自玛瑙溪狼群头狼586号的无线电信号，它在113号狼死后接替了头狼的位置。我听到了它的嚎叫声，声音似乎来自标本岭。拉玛尔谷狼群集体嚎叫以示回应。我们在天际线上看到它正在嚎叫。随后，它朝拉玛尔谷狼嚎叫的方向望去。也许是因为年老体衰，听力下降，它误以为是家人的嚎叫声，于是开始向山下移动。

很快，它就来到了谷底，在拉玛尔谷狼群的西面。当时，拉玛尔谷狼群在树林里。它们走出森林，看到了这匹老公狼，向它跑去。586号停了下来，看了看狼群，然后继续前进，显然仍认为这是玛瑙溪狼群。它的家族除了它之外，有五匹灰狼和两匹黑狼；向它走来的狼群也有同样的数量和颜色。拉玛尔谷狼群停了下来，然后以跟踪的姿态向它靠近。

此时，586号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它转身向北跑去。拉玛尔谷狼比老狼快得多。它们抓住了它，将它按倒在地。起初，它很顺从，它们咬它时，它没有任何反应。但它很快改变了策略，与它们搏斗起来。战斗中，它时而跳起来搏斗，时而被其他狼拉下来，状态交替进行。586号挣脱后向河边跑去；但当拉玛尔谷狼追上它时，它不得不转身面对。尽管寡不敌众，以一敌七，586号的自卫还是做得很好。

586号再次向北奔跑，755号紧随其后。拉玛尔谷公头狼多次咬它的屁股，每次586号转身反击时又放过它。当586号再次跑开时，所有拉玛尔谷狼都在追它，但没有攻击。

当老狼走近河边时，755号停止了奔跑，狼群其他成员也纷纷有样学样。它们都和755号一起，放走了586号。586号往西走，然后转向南边，回到标本岭。很快它就躺了下来，回头看了看另一个狼群。我看到它在吃雪。它一边舔着伤口，一边看着拉玛尔谷狼。

我意识到586号的无线电项圈在拉玛尔谷狼咬它的时候提供了一些保护，就像571号的项圈在它被攻击时也提供了帮助。它厚实的被毛和坚韧的皮毛也起到了保护作用。但更重要的是，755号让它逃过一劫，又多活了一天。755号的行为让我想起了21号，想起了它是从不杀死被打败的对手的。06从未见过它的祖父，但它选择了一匹与21号性格相似的公头狼。

追逐和攻击从上午9点开始，拉玛尔谷狼在9点13分左右放走了它。586号在那之后很快就睡觉了，一直休息到下午5点。然后我看到它往南走去。天黑了，我不得不进屋。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那里，从586号的项圈上发现了一个信号，但没有拉玛尔谷狼的信号，这意味着它们已经离开了袭击现场。我在上午发现了586号。它正在进入标本岭山下的树林，离它前一天早上被袭击的地方不远。我们也在那个方向收到了来自玛瑙溪公狼641号的信号，说明586号正在返回它的家庭。

在586号与拉玛尔谷狼战斗几天后，我在标本岭的同一地点收到了586号的信号，其他带项圈的玛瑙溪狼也在那里。当天晚些时候，有人看到玛瑙溪狼从山脊上跑了下来。586号在队列里，看起来没事。它是一匹坚强的狼，能扛打并生存了下来。

几天后，我们看到了黑尾狼群。这是由前德鲁伊峰302号狼与几匹年轻的德鲁伊峰公狼和几匹玛瑙溪母狼在2009年末建立的狼群。一些幼崽患有疥癣，其中一只灰色的雄性幼崽似乎病情最为严重，尾巴上的毛掉了许多。它尾巴尖有一撮较长的毛，因此被称为“泡芙”。大棕（前德鲁伊峰狼）和693号（06的妹妹）是目前的黑尾头狼。

这里还有一个2010年的故事。沙娜·巴伦是黄石地区一名长期自然学家和教育家，有年秋天她在拉玛尔谷看到一匹毛色良好的黑狼与一匹灰色母狼在峡谷东端同行。黑狼的胸前有一片三角形的斑纹，是那匹有疥癣但英勇地冒着生命危险救了它的姐姐571号的德鲁伊峰狼吗？我们无法确定，但我认为它就是。

## 冒险者

我非常钦佩冒险者，无论是人类还是狼。大多数年轻的母狼都待在家里，在家族领地的安全范围内。有一些最终可能会与进入该地区的年轻公狼配对。而有一些特别勇敢的女儿们，比如06，选择离开家族的安全领域，作为孤狼前往未知领域。它们是狼族的冒险家。

在黄石国家公园，第一匹这样做的狼是7号。1995年初，它还是个幼崽，与母亲玫瑰溪狼9号从阿尔伯塔省来到黄石国家公园。3月，7号从适应性围栏中被散养后不

久，便离开了母亲和母亲的新伴侣公狼10号，独自行动。当时，它大约12个月大。据我所知，它是所有这么做的母狼中最年轻的。

1996年1月，它独自生活时，遇到了来自水晶溪狼群的一岁狼2号，并与之配对。这对新婚夫妇在塔楼路口以西建立了领地。它们被命名为利奥波德狼群，以纪念奥尔多·利奥波德以及他在1944年提出的在黄石国家公园恢复狼群的建议。1996年4月，7号产下第一窝幼崽，当时它两岁大。

由于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家庭，7号没有帮助母亲抚养弟弟妹妹的经验，而这是母狼为抚养自己的幼崽做准备的正常过程。它必须自己解决一切问题，它做得非常出色。1996年，它第一胎产下了三只幼崽。那一年，我花了很多时间观察新妈妈和它的幼崽。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详细地研究狼妈妈。

我看到7号与幼崽互动很多，经常与它们玩耍，尤其是追逐和摔跤游戏。如果幼崽累了，它就会在幼崽面前上蹿下跳，做游戏鞠躬邀请。由于它还小，所以也经常自己玩。我看到它反复把一块肉抛向空中，又在下落时接住。有时，它会绕着圈子跑，没有其他任何明显的原因，一定很有趣。

它还和它的伴侣2号一起玩，它们彼此特别亲昵。我看到它用前爪抚摸2号的脸，然后舔它的脸。尽管7号还很年轻，但它是个完美的母亲和伴侣。

它最终产下了七窝幼崽，共计三十九只。狼计划记录显示，其中至少有二十九只幼崽存活到了第二年，考虑到它初为母亲经验不足，这是一个相当成功的记录。它的儿子之一就是著名的302号。在母亲去世多年后，它回到了家族领地，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狼群——黑尾狼群。它在老利奥波德狼的领地上繁育并养大的幼崽是7号的孙辈。

自从7号成为黄石国家公园重新引入狼群中第一匹离开家族安全领域的年轻母狼以来，其他年轻的黄石母狼也做了同样的事情。21世纪初，当德鲁伊峰狼群还是一个拥有三十八名成员的超级狼群时，我一直在追踪那些像7号一样选择冒险离家的女儿们。有些失败了，很快又回了家。其他一些再也没有出现过，很可能死了。只有少数是成功的。

德鲁伊峰母狼217号是2000年21号和42号所生的女儿，是成功存活的一员。它在2002年底离开了家庭，当时来自莫莉狼群的公狼261号进入了它的领地。它们配成一对，在其家族领地的西面组成了斯鲁溪狼群。

472号也出生于2000年。它的父母是21号和40号，但由于40号在那个筑巢季节的前几周死亡，472号和217号一样，由42号抚养长大。我一直认为472号会将42号视为

自己的母亲，因为它很可能对40号没有任何记忆。2002年初，472号和它的一些德鲁伊峰姐妹一起帮助组建了玛瑙溪狼群，并最终成为狼群的母头狼。

472号长寿，养育了许多窝幼崽。它的几个女儿也像它一样敢于冒险，并成了著名的母头狼，其中包括06母狼和共同创建了黑尾狼群的693号。第三个女儿，三岁半的715号，在母亲去世后接替了玛瑙溪母头狼的位置。评价母狼一生的方法之一，就是看它女儿们的成就。按照这个标准，472号母狼是极其成功的。

## 第二部分 2011年

## 第六章 06的第二窝

2011年初，06狼家族的七匹狼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拉玛尔谷，但也经常往西走几英里到斯鲁溪。邻近的玛瑙溪狼群有八匹狼，黑尾狼群则有十五匹狼，它们驻扎在玛瑙溪狼群的西面。据估计，当时黄石国家公园的狼群数量共有九十六匹，包括十一个狼群和一些孤狼。其中有五十九匹成年狼和三十七只幼崽。多年来，在黄石国家公园220万英亩的土地上，平均约有一百匹狼。

道格·史密斯是黄石狼计划的首席生物学家，他在1月初进行了无线电项圈定位工作。这些工作是在直升机上进行的，道格会用麻醉镖射狼。那天，他给玛瑙溪公狼586号和641号戴上了新项圈。两匹狼都很大，体重都在120磅左右。它们原本属于莫莉狼群，所以是水晶溪狼5号的后代。586号的牙齿有些断裂和感染，这对成年狼来说很常见。随后，工作人员向东行进，发现了一只灰色的拉玛尔幼崽。它有70磅重，后来被编为776号。

狼计划试图在每个狼群中至少为两匹狼套上项圈，这样我们就可以追踪它们的行踪。当参与计划的生物学家给狼戴上项圈时，也会给它们称重，检查它们的健康状况，并采集基因样本，以便记录它们的祖先。每匹被套上项圈的狼都有一个编号，以便记录。未戴项圈的狼没有编号。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用易于识别的体貌特征来称呼它们——如被称为“大焰”的狼——或者像06母狼那样，用它们不同于其他狼的某些生平特征来称呼它们。无线电项圈有时会被狼群中的同伴咬断，电池的寿命也只有几年，这意味着有些狼一生中会被戴上不止一次项圈。我们用手持天线接收项圈发出的信号。信号可以在几英里外被探测到，但局部地区的地形会限制信号的传播距离。我花了很多时间用天线扫描区域，看看能接收到什么信号，然后试图用目测找出我听到的狼的所在位置。

1月中旬，玛瑙溪狼群和拉玛尔谷狼群在山谷两侧互相嚎叫。很快，两个狼群都朝远离对方的方向走去。根据这次目击以及之前拉玛尔谷狼群饶了玛瑙溪头狼586号一命的事件，我得出结论，这两个狼群在相互容忍方面达成了某种默契。

几天后，一只玛瑙溪黑幼崽与家人走散，最后落在了拉玛尔谷狼群附近。幼崽嚎叫不止。拉玛尔谷狼群也嚎叫了起来，但似乎并不在意它就在附近。它们本可以轻易地抓住并杀死这只幼崽，却放任不管。这似乎是相邻狼群之间休战的另一个迹象，这种休战可以追溯到21号和113号分别担任德鲁伊峰狼群和玛瑙溪狼群的公头狼的时候。玛瑙溪狼群包括母头狼715号和它的姐姐471号，它俩都是06狼的姐妹。471号在熔岩溪狼群解体前与06狼同在熔岩溪狼群。06狼是在玛瑙溪狼群中长大的，所以这两匹母头狼有充分的理由延续这种宽容的传统。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玛瑙溪狼的领地位于拉玛尔谷狼和莫莉狼的领地之间。这意味着玛瑙溪狼起到了缓冲作用，可能会阻碍莫莉狼到达拉玛尔谷，那是它们原来的领地。

1月下旬，道格为黑尾狼群的公头狼大棕佩戴了项圈，并为其分配了778号。它是另一匹大狼：119磅。和黑尾狼群中的其他成年公狼一样，它也生于德鲁伊峰。

我在项圈操作过程中的工作是帮助机组人员找到狼，并向公园游客解释我们的研究和监测项目是如何进行的。与我交谈过的人看到直升机投飞镖和戴项圈时总是非常兴奋。这就像一部动作电影在眼前上演。

世界摔跤协会（World Wrestling Entertainment）的简称。

几天后，工作人员在三角洲狼群中捕获了一匹体形巨大的公狼。它被证明是有史以来公园最重的狼：147磅。黄石国家公园成年狼的平均体重约为100磅，公狼比母狼重。这匹三角洲狼是个异类，超过平均值。狼的体形和体重有很大差异，就像人一样。例如，WWE重量级冠军德鲁·麦金提尔身高6英尺5英寸，体重265磅；而我（同为麦金提尔），身高5英尺11英寸，体重约145磅。德鲁和我都是百分之百的苏格兰人，因此DNA上多少有些相似，只是他注定要比我块头大得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把我错认成他。

如果狼的体重过大，会有个缺点。狼是追逐型捕食者，它们需要追赶马鹿等猎物，而猎物的速度通常比它们快。但是，野牛是莫莉狼在冬季的主要猎物，这种重达2000磅的巨大动物在狼群靠近时往往会坚守阵地。因此，家族中拥有体形大于平均水平的公狼是一个优势。狼群创始母头狼5号一定有这方面的遗传基因，使得它的后代往往都是大块头的公狼。

我们在2月初遇到了寒流。拉玛尔护林站某天早晨的最低气温为零下38摄氏度。第二天早上的最低气温是零下41摄氏度。

那天，我观察到的狼群都躺着，它们有厚厚的、没有疥癣的皮毛，似乎对极寒视而不见。我穿了很多厚衣服，还是冻僵了。

755号和06狼于2月10日交配。几天后，754号去找06狼并与它交配。755号看到了，把它的兄弟打了下来。当天晚些时候，755号再次与06狼交配。2月的最后一天，拉玛尔谷狼群再次来到巢穴森林。当时06狼很可能已经怀孕，我猜它决定在那里筑巢。

母头狼对筑巢地点的选择可能是狼群一年中最重要的决定。正确的选择意味着幼崽的高存活率，而错误的选择可能导致整窝幼崽的死亡，这对一个狼家族来说是

可怕的灾难。前一年，06狼在斯鲁溪筑巢，幼崽的存活率是100%。我不知道原因，但显然它现在觉得为下一窝幼崽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

两兄弟中，754号与幼崽玩耍的时间最长，但在3月初，我看到755号与06狼2010年那一窝中的一只幼崽玩耍。755号最后倒在地上，幼崽站在它身旁，看起来它刚刚在战斗中打败了大公狼。然后，755号跳起来，到处嬉戏，就像变成了一只年轻的幼崽。然后它走到另一只幼崽身边，向它做游戏邀请鞠躬，请它一起玩。

几天后，当754号与幼崽玩耍时，755号也跑了过来。一只幼崽咬了它一口，公狼追赶那只小狼。然后幼崽转过身来与755号拼斗。在玩耍过程中，两匹狼表现得很平等。755号似乎在假装自己只是幼崽中的一员，而不是公头狼。就像人类的家庭一样，有玩耍的时间，也有工作的时间。两匹成年狼兄弟很快就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喂养06的新幼崽。不过到时候，前一年的幼崽已经是一岁狼了，它们可以协助两匹成年公狼狩猎，并为不断壮大的家庭带回食物。

当时，狼计划正在进行“狼群3月冬季研究”，这是一个为期三十天的研究项目，几队生物学家小组被分配给三个不同的狼群。他们首先使用遥测设备找到自己的研究狼群，然后记录狼家族的一切活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志愿者。我加入了被分配给黑尾狼群的小组，看到狼群在啃食新鲜的母马鹿尸体。工作人员告诉我，在捕获母马鹿时，十个半月大的幼崽做了大部分工作。

马鹿被深雪困住了。幼崽们看到它在挣扎，于是向那边冲去。母马鹿挣脱了雪地的束缚，跑走了，又陷进了另一段松软的雪地。一只雌性幼崽冲了过去，咬住母马鹿的喉咙，但是松脱了。一只雄性幼崽赶到，咬住了母马鹿的后腿，与此同时它的姐妹也两次咬住了母马鹿的喉咙。雌性幼崽独自拉倒了母马鹿。另一只雌性幼崽冲了过来，也咬住了喉咙。又有两只幼崽冲了过来。母马鹿试图起身，但被五只幼崽合力拉倒在地。此时，公头狼778号冲了过来。幼崽们正准备干掉这头马鹿，可能不需要它的帮助。它们作为一个团队完成了这次捕猎，那只雌性幼崽是这次捕猎的明星。

当时，一名高中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在狼计划中担任志愿者。她告诉我，她在雪地里追踪拉玛尔谷狼的足迹，发现了狼群攻击马鹿的地点。后来，她在悬崖底部发现了一头死去的母马鹿。附近的足迹显示，这头母马鹿曾爬上悬崖顶部，在那里与狼群搏斗，然后坠落身亡。我去那里证实了学生所说的一切。她的主动性和追踪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3月10日，天气逐渐转暖。当天的气温高达9摄氏度，比2月份的最低气温高出50摄氏度。第一头灰熊出现在3月14日，在环形草原啃食野牛尸体。

3月中旬，我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了06狼，发现它的身体两侧鼓起，这是怀孕的迹象。在此期间，它经常会离开家族的其他成员，独自前往巢穴森林，很可能是在为幼崽的出生做准备。

我们刚刚经历了漫长的冬季，气温低至零下41摄氏度，这对公园里的猎物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使它们变得更加虚弱。整个拉玛尔谷的积雪仍然很深。3月19日，我看到一头野牛在吃花旗松树上的针叶。附近树枝上的大部分针叶都已被吃光。这些松针叶对野牛来说没有什么食用价值，所以它吃这些针叶说明它找不到其他有营养的东西。四天后的清晨，我发现同一头公牛躺在公园公路上。它对从它身边仅几英尺距离经过的车辆没有任何反应。这是它每况愈下、昏昏欲睡的另一个迹象。黑色的沥青路面在白天吸收了太阳的热量，夜间保留了一些热量。这点微弱的温暖可能把这头病牛吸引到了路上。

大约在那个时候，我看到06狼独自向东返回它的巢穴。途中，我发现它正在靠近一只大约九个月的大马鹿幼崽。幼崽看到了狼，开始跑动，但很快就被绊倒了。06狼一定把这当成了示弱的信号，它冲了过去。小马鹿试图反击，但被狼轻松躲过。06狼一跃而起，咬住了它的喉咙，然后将它拉倒。小马鹿试图站起身，但狼始终紧紧咬住它，将它压倒。一分钟后，小马鹿侧着身子滑下了雪坡。06狼和它一起滑了下去，始终紧紧咬着它的喉咙。小马鹿在这场遭遇的四分钟后死亡了。这头小马鹿的健康状况一定很差，就像我在公园路上看到的吃松针叶和在路边取暖的公牛一样。

06狼的孕期已经过半，与马鹿犊的搏斗肯定让它耗了不少力气。它走到一边躺下，睡着了。大约四十五分钟后，它站了起来，走到马鹿犊的尸体旁，开始第一次啃食。

在我撰写本节内容时，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有很多关于马鹿和鹿的慢性消耗性疾病（chronic wasting disease，简称CWD）的新闻。这种病会从受感染的动物传染给健康动物，并有可能通过食用肉类传染给人类。CWD与疯牛病类似，会影响大脑功能，而且无法治愈。最近，感染率正以惊人的速度上升。2021年初，在蒙大拿州的一个地区发现白尾鹿的感染率高达50%。

我不知道那头马鹿幼崽是否感染了CWD，它在06狼接近时步履蹒跚，这种不稳定性在感染的马鹿身上是可以看到的。狼似乎对CWD免疫，所以当它们杀死虚弱的、受感染的动物并以其为食时，其实还有助于限制疾病的传播。普林斯顿大学的安迪·多布森博士是研究从动物传染给人的疾病的专家，他在接受《山地杂志》网站托德·威尔金森的采访时说：

如果有狼和郊狼，它们会杀死并吃掉这些衰弱的动物，从而有效地将CWD从生态系统中清除……狼和郊狼是我们抵御CWD时最有力的武器，尤其是狼——它们是追逐型捕食者，总是关注潜在猎物群中最弱的动物。当CWD表现为运动能力减弱时，狼就会注意到这一点，并选择性地将这些个体从种群中清除。这样，这些动物就不再会感染种群中未受感染的个体。

读完这篇访谈，我看到了一篇题为《捕食在疾病控制中的作用》的研究论文，论文的第一作者是玛格丽特·怀尔德。她和她的同事们研究了狼群对因感染CWD而虚弱的鹿的选择性捕食如何能够大大减少这种致命疾病向该地区其他鹿的传播。被CWD感染的鹿和马鹿不仅体质变弱，而且对捕食者的警惕性也大大降低。狼杀死并吃掉的每一只受感染的动物都会终止该动物将疾病传播给其他动物的可能性。研究人员发现，狼群有可能在特定区域内实现“消灭疾病”的目标。

我在黄石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同事诺姆·毕晓普在20世纪90年代曾负责向公众解释我们的狼重新引入计划，他后来是这样总结现在的CWD问题的：“狼一年365天都在狩猎。它们是我们减少或消除慢性消耗性疾病的最后也是最大的希望。”

06狼和小马鹿事件发生几天后，我看到754号、755号和幼崽们在一具新的动物尸体旁。狼群嚎叫着，我听到巢穴森林里传来回应的叫声。06狼在八分钟后到达。嚎叫声一定是在提醒06狼，狼群有食物了，于是它立刻向狼群走去。在我看来，狼群显然是可以通过嚎叫声来传递信息，这一次传递的是新猎物的信息。这类似于农场和牧场的厨师在外面摇铃，告诉大家餐食已经上桌了。

我观察06狼时，发现它并没有表现出日常的霸气。相反，它的行为像一只幼崽或低级别狼。06狼低下头，走到755号身边，舔它的脸。它缠着公狼喂食，尽管新鲜的动物尸体就在几码之外。公狼又给它反刍了一大堆肉。我想，它这样做可能是为了训练其他狼把食物送到巢穴里，因为它要照顾刚出生的幼崽，不能离开它们去远处的屠宰场。

我经常收到754号和755号来自巢穴森林的信号。2000年，德鲁伊峰母头狼40号曾在那里产下幼崽，包括后来成为玛瑙溪狼群母头狼的472号。看来06狼将在它祖辈生下它母亲的巢穴里生下它的幼崽。

我想到06狼的母亲是40号所生，却由42号抚养长大，42号的性格与它的姐姐大相径庭。40号对家族里其他雌性来说是个暴君，爱用暴力来达到目的。而42号具有合作型领导风格。如果说40号有一颗铁石心肠，那么它的妹妹则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认识472号已经很多年了，发现它是以抚养它长大的42号为榜样的，而不是它的亲生母亲。由于472号是06狼作为母亲和母头狼的榜样，看来42号的仁慈影响通过472号延伸到了06狼。

4月初的天气温暖起来，令深厚松软的积雪使狼群难以前行。有时，我看到它们的整条腿都陷进了雪里。这种情况会使狼和猎物都筋疲力尽。两天后又下了8英寸的新雪，使动物们的出行更加困难。我在银门镇的一位邻居告诉我，她在自己的小木屋里测得地面积雪达56英寸。之后，又下了7英寸的雪。

当时，我们需要一个系统能在我们的野外笔记和记录中将四只灰色拉玛尔幼崽区分开来。776号幼崽丢失了项圈，但它身上有明显的标记，这使得我们能够辨认出它的身份。另一匹母狼被称为“中灰”。两只雄性拉玛尔幼崽的灰色皮毛在色调上有所不同。它们被称为“浅灰”和“深灰”。它们与2007年和2008年与德鲁伊峰狼群有互动的名字相似的散养公狼不同。由于754号和755号的项圈仍在工作，我们可以用手持天线追踪狼群。

一天清晨，我们在06狼巢穴南面的柳树林里发现了一具新鲜的公马鹿尸体。四只幼崽在路边的坡上，朝那边张望。755号越过公路，走向公马鹿。由于马鹿尸体离公路很近，很多车辆都停了下来，755号没有停留太久。

我联系了执法护林员，有两个人接了电话过来了。我们把公马鹿拉到离公路较远的地方。我检查了它的股骨髓，发现它的状况很差。骨髓呈红色胶状，而不是表明骨髓中脂肪含量很高的白色固体状。这头公牛已经耗尽了体内的脂肪储备，然后又耗尽了骨髓中的脂肪储备，当狼群发现它并将它干掉时，它可能已经只剩一口气了。后来，776号来到公牛被我们转移之前的地方，顺着气味踪迹找到了它的新位置，开始啃食——这是狼善于解决问题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和其他生于2010年的幼崽已经十二个月大了，所以从现在起我称它们为一岁狼。

从4月16日到25日，06狼一直待在巢穴里，陪伴它刚出生的幼崽。4月26日，有人看到它在巢穴附近追逐大角羊，这意味着它恢复得很好，又开始狩猎了。第二天我看到它时，发现它肚子上有很多毛发脱落，乳头胀大，这表明它正在哺乳。

5月初，拉玛尔谷成年狼的精神状态很好。它们发现了一块雪地，754号在雪地上往下滑，然后仰面朝天滚下山坡。755号看到哥哥这样做，也做了同样的事。之后，它迈着欢快的步子跑来跑去，看起来就像一只幼崽。

狼计划生物学家科尔比·安东后来和我检查了拉玛尔谷狼啃食的另一头公马鹿。我用骨锯锯开一根腿骨，发现骨髓已经枯竭，呈液态而非正常的固态。我又锯开了那头公马鹿的其他骨头，却根本找不到骨髓。就像我们在巢穴附近发现的那头公牛一样，它的状况非常糟糕，就算狼群没有杀死它，它很可能也快死了。这两头公马鹿都很好地说明了狼是有选择性的捕食者：它们会选择身体状况不佳的马鹿个体。强壮、健康的马鹿通常能跑得比狼快，或斗得过狼。

几天后，06、755号和我们称之为深灰的一岁狼外出狩猎。深灰发现了一只可能是死产的马鹿犊。一岁狼叼走了马鹿犊又放下了。它一定是吃饱了，因为它没有啃食。我离开后，劳丽·莱曼继续观察狼群。她告诉我，当小狼离开时，755号向小犊走去。深灰看见了，跑了回来，对着头狼咆哮，抓起小马鹿带走了。它在755号的注视下啃了一个小时。当一岁狼吃饱后，它走开了。直到这时，755号才回来捡剩的肉吃。这让我想起多年前，德鲁伊峰狼42号捕获了一只马鹿犊，而它那好斗的母头狼姐姐40号并没有试图从它那里夺走。我认为这些事件表面，在狼的等级制度中，无论是公狼还是母狼，食物的所有权都受到高级别狼的尊重。

不久之后，拉玛尔谷狼群在巢穴森林南部杀死了一头公马鹿。755号撕下了一条腿，带去巢穴，给了06和幼崽们。那时它们大约六周大，可能已经吃肉一两周了。我想，755号已经填饱了自己，所以它也会把这些肉反刍给狼妈妈和孩子们。对它来说，把沉重的马鹿腿搬上去是额外的工作，但双重负荷运送表明，它是多么尽心尽责地履行养家糊口的责任。

当时，一对夫妇带着他们十岁的盲女里奥游览公园。肯·西奈是当地一家野生动物向导公司的老板，他曾带里奥和她的家人在拉玛尔河上进行过一次背包旅行。第二天，他的另一位向导将护送他们前往玫瑰溪适应性围栏。1996年初，德鲁伊峰狼群最初的成员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来到这里时，就被安置在这个围栏里。

我非常钦佩里奥，想做些特别的事情，让她对狼群有所联结。通常我会给人们看21号狼的照片。这一次，我拿出了它爪子的模型，递给里奥，让她感受。然后，我把当地艺术家乔治·布曼制作的21号狼的雕塑放在她手中。她摸了摸模型，又摸了摸雕塑，露出微笑，然后带着敬畏的表情望向她父母的方向。对我来说，这是那一年最美好的时刻之一。

6月底，我第一次见到06的幼崽。一共五只：三只黑色，两只灰色。它们跑来跑去，互相打闹。

在我的书中，我经常提到位于巢穴森林对面的脚桥停车场。它的名字源于附近一座横跨苏达丘溪的小桥。从这里，一条徒步旅行路线沿着拉玛尔河向南延伸，通往卡什溪和其他支流。7月初，苏达丘溪因融雪而水深流急，一岁母狼776号从南面过来，靠近小桥。狼群通常会游过小溪，前往北面更远的巢穴。但这次776号走到桥的南端，嗅了嗅，马上蹲下，并把尾巴收了起来。我想是那里的人类气味让它产生了警惕。

尽管如此，它还是在桥上走了几步，然后转身跑回了坚实的地面。狼似乎在仔细倾听，可能是在寻找可疑的声音。之后，它跑过马路，向巢穴走去。这让我印象深刻。大多数狼似乎并不了解桥是什么。

那一周，一头野牛死在了斯鲁溪，七匹成年拉玛尔谷狼定期从它们的巢穴出发，走8英里的路去啃食野牛的尸体。马鹿群在小溪周围的草地上吃着茂盛的青草。有一天，狼群追赶一群马鹿。狼群和马鹿都消失在一座小山后面，然后大部分马鹿再次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它们围成一团，回头张望。狼群没有再出现，这表明它们已经得手。

大约一小时后，我看到06叼着一条马鹿腿从山后出现。它游过一段被洪水淹没的斯鲁溪，将头抬高，把腿举在水面上。06在两条宽阔的水道之间的陆地上停下，挖了一个洞，把腿埋了起来。埋好腿后，它游过第二条水道，向巢穴走去，用反刍的马鹿肉喂幼崽。它的肚子已经饱得好像装不下另一盎司肉了。

它藏腿的计划没有成功。半小时后，一匹一岁狼来到了藏匿处。它把腿挖出来，在那里啃食，然后叼着剩下的腿游过小溪。在水的另一边，这匹狼挖了一个新的洞，把腿埋了起来，用鼻子把泥土推到洞里。我想起去年06狼在附近筑巢时，它经常偷吃754号埋的食物。看来这匹一岁狼也学会了同样的伎俩，并用它来对付母亲。

在我们看到776号穿过苏达丘桥的一周后，我接到报告说06狼刚刚过桥走到北侧。随后，我看到一岁公狼深灰跟随母亲的气味踪迹来到桥上，并自信地走到桥的另一侧。要么是从女儿那里了解到这座桥，要么是它自己发现了这座桥，而它的儿子也学了样。几天后，我看到06小跑过桥，证实了之前的报告。有一次，我还看到06狼在路边停了一下，看了看两边的车，然后就过桥了。它不仅理解了桥梁，似乎还理解了双向交通的概念。

当时，在巢穴森林南部有一头巨大的野牛死亡，一头大灰熊霸占了野牛尸体。灰熊经常会霸占一具动物尸体好几天，有时甚至会睡在上面，以防止小熊、狼和郊狼靠近它们的战利品。狼和郊狼经常会伺机而动，趁灰熊不注意或被其他东西分心时偷偷溜过去。我亲眼看到755号接近死去的野牛。狼咬了灰熊的屁股，但灰熊没有理它，显然饥饿战胜了恼怒。755号绕到野牛尸体的远端开始啃食。这个折中的办法似乎对它们都管用。

狼在对付灰熊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它们比灰熊跑得快。人的速度比进攻的熊慢得多，熊的速度可达每小时40英里。看到755号在野牛尸体旁与灰熊达成妥协后不久，我停在巢穴森林东面的一个停车场，看到两名女性正向苏达丘溪走去。她们回头看了看还在停车场的年幼的孩子，大声叫他们出来看马鹿尸体上的灰熊。

我手持防熊喷雾，走到她们身边，看到两头灰熊正在啃食旁边的马鹿尸体，我亮明了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的身份，解释说在熊进食时接近它们是很危险的。她们同意回到家人身边。在那次事件发生的四天前，黄石国家公园另一个区域的一头

灰熊妈妈杀死了一名徒步旅行者；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第二名徒步旅行者又在一具动物尸体旁被同一头灰熊妈妈咬伤致死。为了公共安全，母熊不得已被安乐死，它的两只幼崽被捐赠给野生动物园。

黄石国家公园因狼、野牛和灰熊而闻名，但并非所有野生动物都属于巨型动物。有一天，我在脚桥停车场看到一只虎纹钝口螈从南面小溪的方向爬来。黄石国家公园里成熟的虎纹钝口螈可以长到9英寸长，但这只还不到，可能只有5英寸左右。它慢慢地向北移动，朝向公路。我猜想这是一只雄性，它刚越冬，想去巢穴森林中的一个池塘，那里可能有雌性虎纹钝口螈可以与之繁殖后代。汽车和卡车经常驶过这段路，它很有可能被碾死。

我的车上有一块红色的停车标志牌，当狼想过马路时，我就用它来控制交通，但我不能让虎纹钝口螈在过马路的时候耽误司机们那么久。于是我想到了一个主意。我拿着这块扁平的金属牌子，把它放在小小的两栖动物面前。它爬了上去，慢慢地向远端爬去。我尽量让标牌保持稳定和水平，然后冲过马路，把它放在地上。这时，钝口螈已经爬到离边缘不到一两英寸的位置了，它平静地爬下标志牌，继续前行。之前有人邀请我参加一个关于黄石国家公园的真人秀节目，但我拒绝了电视台的邀请。如果我们当时拍了，《钝口螈大营救》可能会成为其中一集。

7月下旬，我看到拉玛尔谷狼群在斯鲁溪捕猎马鹿。所有的马鹿都跑得太快，狼群什么都没捕到。它们放弃了，跑到附近一头四个月大的野牛的尸体上啃食残渣。第二天早上，狼群仍然饥饿难耐，又回去啃食那头野牛的尸体。06发现了一群母马鹿，鹿群中有两头小马鹿。它冲向前去，目标是小鹿。小鹿的母亲和其他马鹿向狼发起反击，并在06狼身上踉了过去，狼来不及跑开。尽管被众多300磅至400磅重的动物踩踏，06还是马上跳起来，继续追赶马鹿，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06惊人的意志力和身体恢复能力再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了8月初，我们可以看到06的五只新幼崽茁壮成长、活泼好动。它们的胃口也很大。一天早上，我看到06在巢穴以西6英里处的一具新的动物尸体上啃食。吃饱后，它走到附近的灌木丛中把脸擦干净，然后回到幼崽身边。七十一分钟后，我发现它来到了巢穴森林。我们看到幼崽们跑到它身边要吃的。

三小时后，它又回到了远处的动物尸体旁，啃食了二十八分钟后，又小跑着回到巢穴给幼崽喂食。这几趟加起来有24英里。傍晚，它又往返了一次，使得当天的总行程达到了36英里。踩踏事件让我看到了06狼性格的几个方面，而这次目击记录了它是如何尽心尽力地让幼崽吃饱的。

那周晚些时候，没有新的猎物，所以06又回到了一具旧的野牛尸体旁，尽力为它的幼崽找点吃的。一头灰熊赶来，追赶了它十五次。每次追逐之后，狼都会马上回到野牛尸体旁。灰熊沮丧地放弃并离开了。06狼继续啃食，然后返回巢穴。次日早上，我发现754号正在从另一头老野牛的尸体上捞取残羹剩饭。

我观察这五只幼崽时，注意到三只黑狼崽中的一只往往是领头羊，后来我在想它长大后是否会成为母头狼。我还注意到754号常和幼崽们在一起。就像第一窝一样，这群新的幼崽似乎特别喜欢它，会跟着它到处跑。754号表现得很喜欢和幼崽们在一起，这似乎是它性格天生的一部分。它可能不适合做公头狼，但它是个照顾幼崽的好帮手。三匹成年狼——06和两兄弟——都有各自的长处和技能，在一起是一个出色的团队。

疥癣是当年黄石狼群的一个问题，而755号没有疥癣，这可能是当时德鲁伊峰母狼热情地迎接它并欢迎它加入狼群的原因之一，但后来它决定离开并加入06的狼群。当时许多德鲁伊峰母狼都患有疥癣，这种疾病导致它们的族群分崩离析。8月份，我们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黄石国家公园只有一匹狼患有疥癣，而且病情轻微。

到了8月下旬，这匹被我们称为深灰的一岁狼经常离开拉玛尔谷狼群。我觉得它可能在考虑离开，去寻找配偶，组建自己的家庭。剩下的三匹一岁狼和幼崽一起玩耍，让它们进行了很多追逐和摔跤的游戏，这是狼最喜欢的游戏方式。在其中的一次游戏中，我看到06、754号和755号在附近躺着，看着一岁狼与幼崽玩耍。三匹成年狼正在去年幼崽的帮助下，哺育它们的第二窝幼崽。无论从哪个标准来看，06的狼群都是非常成功的。

8月30日一早，我在拉玛尔河上游的公路南侧发现了拉玛尔谷狼群。五只幼崽都与成年狼同行。两个骑马者看到了狼群，向它们走去。所有的狼，包括幼崽，似乎都害怕人和马，跑开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天晚些时候，幼崽和成年狼在追逐一头灰熊。灰熊很快停了下来，幼崽们随意地绕过了它。幼崽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在灰熊面前自处，似乎并不害怕它们。但马是新事物，它们的本能是避开它们。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公园外的大多数狩猎队都使用马匹。

## 第七章 战争前奏

狼计划研究员艾琳·阿尔伯斯在9月初进行了一次跟踪飞行。跟踪飞行是用固定翼飞机来进行的，主要目的是定位带有无线电项圈的狼。艾琳收到了莫莉狼群公头狼495号的死亡信号，来自拉玛尔谷南边它的家族领地。狼计划的一位工作人员徒步前去检查它的尸体。工作人员科尔比·安东后来告诉我，它身上没有咬伤或伤口，但腹部有钝器伤，很可能是被野牛踢伤的。在狼的尸体解剖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它的皮毛下有出血迹象，脾脏破裂，这些都是它被踢的证据，而且可能被踢了好几次。495号在死前似乎已经在那里躺了好几天，而且有迹象表明，在它最后的日子，其他莫莉狼曾在它附近躺过。故事的这部分让我想起了狗忠实地守护在垂死的人类朋友身边的故事。

495号的死亡给486号带来了麻烦，486号是狼群长期以来的母头狼。据我们所知，狼群中的其他成年公狼都是它的儿子。由于狼群通常不与近亲繁殖，因此它必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招募新的公头狼。狼群中有十二匹成年狼和七只幼崽，这对于任何一匹孤独的嗅到486号的气味并发现它没有配偶的公狼来说，都是个可怕的数字。它的成年儿子们可能会攻击任何一匹接近这个家族的陌生公狼。486号在11月下旬离开了狼群，可能是去寻找没有血缘关系的公狼。它三岁的成年女儿686号接替了空出的母头狼的位置，但它也有一个问题：这个十九匹狼的家族中的所有公狼似乎都是它的兄弟。

686号升任母头狼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导致了一个充满暴力和动荡的时代。莫莉狼群是德鲁伊峰狼群的传统对手，因为1996年德鲁伊峰狼群在拉玛尔谷袭击了莫莉狼群的祖先，杀死了它们的公头狼和所有的幼崽。拉玛尔谷狼、玛瑙溪狼和黑尾狼都是德鲁伊峰狼的后裔。在最初袭击发生后的几年里，莫莉狼群经常回到拉玛尔谷——它们祖先的家园，与德鲁伊峰狼群及其后裔多次交战。在2004年初的一次遭遇中，它们杀死了德鲁伊峰母头狼42号。如果莫莉狼群回到拉玛尔谷，这将是06所面临的最危险的威胁。

9月的早些时候，玛瑙溪狼群进入了玉髓溪聚集地。拉玛尔谷狼群赶走了它们，两个狼群再次休战，这可能是两个族群的成员有密切的亲戚关系。在这次事件中，拉玛尔谷狼群的幼崽去了路对面北边的巢穴，当敌对狼群在该地区时，这是一种良好的直觉。06和755号后来到巢穴查看幼崽的情况。

我们有时不得不沿路段竖起橙色的交通锥。狼群对这些橡胶制品非常着迷，经常抓起一个就走。我看到一匹拉玛尔谷一岁狼叼起一个锥筒，带着它转了一圈，然后又把它竖直放回路上，但放的位置不对，不符合我们的目的。之后不久，我看

到一只黑色幼崽在巢穴森林里叼着一个锥筒。可能是一岁狼把它带到了那里，然后把锥筒给幼崽玩。

在幼崽长大到可以出行、狼群离开巢穴区域后，一名护林员前去取回了那个锥筒。在草地上，他还发现了十一个马鹿鹿角。所有鹿角上都有细小的咬痕，说明这些鹿角和锥筒都曾是你它们的磨牙玩具。

我注意到，当整个拉玛尔谷狼群一起出行时，754号经常排在队尾，在五只幼崽的后面。我再次感觉到，它是故意把自己定位在那里看护幼崽，确保它们不会偏离行进路线。它的行为有点像边境牧羊犬在牧羊。我还看到754号总是躺在幼崽附近，看它们玩耍。幼崽们经常被754号吸引，过去和它打招呼。一只幼崽舔它脸的时候，它的尾巴反复拍打地面，这表明它很喜欢与它们互动。

一头公野牛死在巢穴森林南部。它死在一条登山小径附近，因此护林员不得不将其拖到较远的地方，因为灰熊可能很快就会赶来觅食。将野牛拖离小径还能让狼群在不靠近人的情况下啃食。在新的地点啃食完野牛尸体后，幼崽们来到了德鲁伊峰家族之前使用过的诺里斯山西侧的一个聚集地。幼崽们似乎更喜欢那个地点而不是玉髓溪聚集地，所以成年狼们就顺着幼崽们的意思去了。

9月中旬，我第一次看到幼崽与成年狼一起狩猎。三匹成年狼和三只幼崽追逐一头大公马鹿，但公鹿轻松地超过了狼群。然后，我又看到一只幼崽在追赶一头叉角羚。叉角羚是黄石国家公园里速度最快的动物，时速可达65英里。大多数狼的最高时速为35英里，所以幼崽被甩在了后面。不过，这匹小狼可能学到了一些东西：叉角羚的速度太快了，捉不到。

之后，三只幼崽看到了一头大野牛，它们小跑着冲向这头一吨多重的巨物。附近的一岁狼看着这些幼崽，可能是担心它们会被踩死。当大野牛向它们走来时，幼崽们明智地跑开了。但有两只又回来了，围着野牛转了一圈，并靠近它的屁股，像成年狼可能会做的那样。后来，它们意识到这头大野牛对它们来说太大了，于是就走开了。

我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意识到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类似这样的冲突应该已经无数次地发生了，大量野牛在整个西部地区活动，而狼群也是这一地区的主要掠食者。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名为《德纳里国家公园：时光中的岛屿》。我发现这个书名也适用于我在拉玛尔谷的岁月。当我在那里观察狼群、野牛、马鹿、叉角羚和灰熊时，我就生活在时间的孤岛上。今天的黄石国家公园拥有北美最大的自由散养野牛群，而狼群猎杀野牛的现代场景与数千年前山谷中的场景如出一辙。

我旁听了道格·史密斯在黄石研究所讲授的一堂课，对他所说的野牛消化系统特别感兴趣。它们的肠道比马鹿长，这使得食物在消化道里停留的时候更久，因此它们能够比马鹿更充分地消化食物。春季，拉玛尔谷等地的青草在进入生长季节的五到六周后达到营养顶峰。在此之后，这些草对于食草动物来说就失去了大部分食用价值。马鹿迁徙上山到草甸上，那里的植物仍然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但野牛由于消化系统更有效率，可以整个夏天都待在拉玛尔谷这样的山谷中。

许多野牛在拉玛尔谷过冬，但大多数马鹿会迁徙到海拔较低的地方，那里觅食条件较好，积雪较少，通常在公园外。道格谈到，研究发现春季植被的蛋白质含量为12%，而冬季则降至2%至4%。这对野牛来说已经足够，因为野牛已经进化到可以在黄石国家公园这样的高海拔地区生活。

公园管理局和大学研究人员的一项新研究发现，黄石野牛只吃野草的上半部分，而将下半部分完整地保留下来。克里斯·杰里米亚是这项研究的第一作者。即使野牛继续吃草，这种食草方式也使得野草能够继续生长，为野牛群持续提供高营养的饲料。这项研究的作者之一、蒙大拿大学的马克·赫伯怀特在《比林斯公报》上说：“基本上，它们只是开始修剪草坪……使其处于永久的春季状态。”

在幼崽和野牛事件发生几天后，拉玛尔谷狼群的七匹成年狼在玩耍。06和三匹一岁狼把第四只一岁狼按倒在地，并咬它。755号跑过来，从06的背上跳过，然后跑来跑去，在空中随意跳跃。754号也加入了玩耍的行列。

在追逐游戏中，幼崽会追逐并试图扑倒兄弟姐妹。狩猎时，成年狼必须从后方将马鹿拽倒在地，因此这是很好的狩猎训练。有时，两只幼崽会互相追逐，在最后一刻，其中一只会躲开。这种相互躲闪的经验在以后它们被马鹿和野牛冲撞时很有用。

幼崽们已经是追踪气味痕迹的专家。一天早上，狼群离开了聚集地。有一只幼崽落在了后面，但它一直用鼻子嗅着地面上其他狼的气味，看起来就像一只训练有素的追踪犬。那时，幼崽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自信，有时其中一只会在狼群出行时领头。所有这些都是为它们将来成为成年狼做准备。

去年9月底，我看到06和755号多次追逐一群有很多小犊的马鹿。狩猎持续了三十二分钟。有十一次，成年母马鹿和一头大公马鹿在狼群追逐小马鹿时跑过来中断狼群，阻止它们猎杀。我曾见过拉玛尔谷成年狼保护幼崽不受灰熊的伤害，而这次目击，证明了马鹿是如何保护幼崽不受捕食者伤害的。

10月1日凌晨，一头灰熊打破了银门镇一辆汽车的车窗，吃掉了车内的一些薯片。在那之后的几个晚上，我在凌晨3点30分醒来，听到我的小屋外有声音。我打开门

廊的灯，看到一头灰熊从附近小屋的一辆带露营车的皮卡上跑了下来。露营车的车门被拽开，各种物品被熊掏出来散落在地上。本月晚些时候，可能是同一头灰熊闯入了我们小镇的三辆汽车。我确保不把食物留在车里过夜，因此从来没有遇到过熊破坏我的车的问题。

拉玛尔谷狼经常从它们的巢穴森林向东迁徙，有时会来到我们的小镇。当时在我们蒙大拿州的部分地区有一个合法的捕狼季节。一天早上，我在公园边界内看到了一些拉玛尔谷狼，就在镇子稍偏西的地方。然后我听到东面银门镇方向有枪声。之后，狼群发出的信号表明它们向西走了，远离城镇，深入公园。我希望这意味着06能理解枪声对它的家人是个威胁。

第二天，狼群在它们的巢穴附近啃食一具新鲜的母马鹿尸体。我注意到06吃的是肺和瘤胃内壁。它肯定更喜欢这些部分，因为马鹿尸体上还有足够多的肉。我想起我曾见过它吃马鹿的瘤胃，当时我以为它这样做是因为马鹿尸体的其他部分都被吃光了。现在我想知道这些部分是否有肉所缺乏的营养成分。尽管五个月大的幼崽可以自己从马鹿身上咬下肉来，但成年狼仍在给幼崽反刍食物。

当时754号的一条腿已经瘸了一段时间。它感到特别疼痛时，会在行走的时候把那条腿抬离地面。通过望远镜，我看到它的爪子上方有块地方肿起来了。后来我看到了一张那条腿的照片，发现爪子也肿了。爪子的问题在野狼中很常见，因为它们必须在崎岖地形上频繁活动。让爪子离开地面有助于恢复和预防感染。根据我的经验，狼的大部分脚伤都会痊愈。

现在是秋天了，成年拉玛尔谷狼和幼崽正在它们的领地上四处旅行，狼计划希望科尔比和我去检查一下巢穴森林。我们首先查看了1997年首次使用的原始德鲁伊峰巢穴，也就是2000年06狼的母亲出生的地方。那是一条从大树根部通过的隧道，看起来已经荒废了多年。我们徒步经过那里，来到一个地方，巨大的沉积砾岩块从德鲁伊峰山上的悬崖峭壁上掉落下来。有些巨石比房子还大。岩石下有许多空洞，可以作为天然巢穴。

在一处，有一个洞穴状的开口，入口处有狼毛。这似乎是06狼在前一年春天生崽的地方。入口太小，灰熊无法通过。通往真正巢穴腔室的通道看起来有10英尺长。附近巨大岩石下的开口要小得多，成年狼挤不过去，但幼崽可以通过。如果遇到重大威胁，它们可以躲在那里。

我原以为06使用的是德鲁伊峰的旧巢穴，现在才发现它选择了一个能更好地保护一窝幼崽的地方。原来的巢穴很容易被灰熊挖出来，但这个岩石堡垒不一样，它有多个藏身之处。我还记得06经常要把灰熊从它的斯鲁溪巢穴赶走。它在新巢穴做了很好的工作，未雨绸缪，预测威胁。

10月中旬，我在拉玛尔谷发现了一头灰熊的尸体。我给公园管理局的熊管理办公室打了电话，一个小组赶来调查。科尔比加入了他们，我留在路上向人们说明情况。工作人员发现这是一头母灰熊。它的死因是头部被一头更大的熊咬过。爪子有折断的痕迹，表明它曾反抗过攻击者。攻击者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一颗牙齿断了，穿透厚厚的头盖骨进入了大脑。据黑熊生物学家估计，这头灰熊当时十五岁，体重260磅。

主要嫌疑人是一头390磅重的灰熊，脸上有新伤。这头大公灰熊早些时候在公园外闯入一个露营地时惹上了麻烦。怀俄明州狩猎和渔业局捕获了这头灰熊，并将其转移到一个更偏远的地方。被释放后，它最终来到了拉玛尔谷。听说这是一头有问题的熊时，我们很担心，因为它可能会对我们和徒步者造成危险。但在那次事件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听说过熊和人之间有任何冲突。

754号现在行走时会将重量放在受伤的腿上，这表明伤势有所好转。我注意到它对周围环境特别警觉。有一天，四个人在狼群附近的草地上徒步。754号最先发现了他们，立即跳起来跑开。这惊动了其他狼，它们都跟着754号远离了徒步者。我们希望狼对人保持警惕，因为在公园外，接近狼群的人可能是意图射杀它们的猎人。

我清晨离开家，在黑暗中开车进入公园时，偶尔会看到拉玛尔谷狼沿着公路行走，从我身边经过。我会远远地跟在它们后面，以防万一，我需要让后面来车的速度放慢。我在它们的行为中看到了一种模式。当汽车从任一方向驶来时，成年狼和幼崽都会离开道路，躲进茂密的树林中，等汽车通过后再回到道路上。这是它们应对交通的正确方式。多年来，黄石国家公园总是有许多狼被车撞伤或撞死，但06的儿女们从未遭遇过这种命运。我认为这意味着06是教导幼崽生存技能的大师。

11月1日是拉玛尔谷被白雪覆盖的第一个早晨。那天，我们收到了玛瑙溪公狼586号的死亡信号，来自标本岭的西端。狼计划的工作人员徒步前去发现了它。586号身上有狼的咬痕，身体周围有很多狼的足迹。野生动物生物学家乔希·欧文也在该小组中，他告诉我黑尾狼最近一直在该地点附近追随玛瑙溪狼的气味踪迹。这两个狼群很可能碰到了一起，然后打了起来。586号肯定在战斗中受了重伤。

我和道格·史密斯交谈时，他提到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统计数据：黄石国家公园80%的狼是在夜间进行捕猎的。这让我想起自己经常在清晨看到狼群扑向新鲜的动物尸体，意识到这与80%的数据多么吻合。这个成功率也印证了我的想法，即狼确实有极好的夜视能力。根据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2005年左右的研究，狗在比人类所需光线弱五倍的情况下仍能保持视力。它们的瞳孔能吸收更多的光线，视网膜中央有更多视锥细胞，而且像许多夜行动物一样，它们也有一层被称为脉络

膜毯的反射膜——夜间在车灯下会发亮的那层膜——就像一面镜子，能提升它们的夜视能力。由于狗与狼的亲缘关系如此接近，这项研究有助于解释狼在夜间捕猎的能力。

丹·斯塔勒在11月初进行了一次飞行，发现莫莉狼群靠近玛瑙溪狼群。莫莉狼群共有二十匹狼。它们的母头狼仍未找到没有亲缘关系的替代公头狼。北方有很多公狼可以担任这个角色，包括黑尾狼群。但是，为了寻找未来的配偶，莫莉狼群的母狼不得不闯入与它们世代不和的狼群的领地。几天后，我在拉玛尔谷发现了十二匹玛瑙溪狼中的九匹，其中包括公头狼641号和母头狼715号。641号出生于莫莉狼群，如果两个狼群相遇，它可能仍然与莫莉狼群保持友好关系。

我们这些在公园东北部工作的人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在拉玛尔谷的黄石研究院共享感恩节晚餐。邦妮·奎恩一直是晚餐的东道主，她是研究所营地的经理，为人友好、外向，让每个人都感到宾至如归。

去那里的路上，我看到停车场有个男人，他看起来遇到了麻烦。我停下来查看，发现他把钥匙锁在车里了。我用公园的无线电给公园管理处打了电话，他们安排了一名锁匠过来。但是路途遥远，需要几个小时，而且天气越来越冷。当我问及此人时，他说他是一名兽医。我感觉他倒霉透了。我知道邦妮会同意的，就开车把他带到了研究所。他和我一起吃了感恩节晚餐，然后我又及时把他送回车旁和锁匠碰头。

玛瑙溪母头狼715号于11月下旬死亡，享年四岁半。当时，它的狼群已减至八名成员。715号身上有被狼咬过的痕迹，我怀疑是莫莉狼群造成了它的死亡。狼群之间对黄石优质捕猎区的竞争日趋激烈，似乎641号与莫莉狼群的亲缘关系不足以避免两个狼群之间的致命冲突。我当时并不知道，但情况很快就变得更加复杂，给06和它的家人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它需要利用自己的所有智慧和狡猾才能生存下去。

当生物学家对715号进行检查时，他们发现它的后腿脱臼了。另一条后腿大部分脱臼，仅靠肌腱勉强连接。看起来它髌关节发育不良。这些伤势使其他狼能够轻易地抓住它。它在袭击中幸存了下来，但后来死于失血过多。当我得知它的残疾时，我对它能一直担任母头狼感到惊讶。它一定是凭借与其他母狼的关系，而非支配它们的能力，获得并保持了这一地位。就像42号一样，它也是个好榜样，说明作为母狼，合作而非侵略，可以成为一种成功的策略。

12月初，道格乘飞机在公园中部看到莫莉狼群靠近了另一狼群——玛丽山狼群。两个狼群很快就打了起来，莫莉狼群杀死了玛丽山狼群的公头狼。随后，莫莉狼群中的一匹年轻公狼接替了空缺的头狼位置。莫莉狼群的公狼与母狼有同样的问

题，即狼群中的所有母狼与它们的亲缘关系都过于密切，无法交配。这次对邻近狼群的攻击使其中一匹公狼得以与合适的配偶配对。

我试图弄清楚是什么让莫莉家族对其他族群如此具有攻击性。十五年前它们的创始公头狼和幼崽被德鲁伊峰狼杀死，那之后又经历了几代狼。也许在那段时间里，莫莉家族形成了一种文化，将其他所有狼都归类为敌人，在对方对家族发动突然袭击之前，需要对它们进行攻击。就像在暴力城市中长大的青少年，看到邻居中的陌生人时经常采取攻击性行为一样。

狼群的首领母头狼686号，性格很像德鲁伊峰狼群的超级攻击性母头狼40号——它通过将自己的母亲和一个妹妹赶出族群而获得了这个位置，并且多年来一直虐待它的妹妹42号。40号和686号都会很快使用暴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40号主要是针对家族中的其他母狼，而686号则是针对邻近的族群。我查了莫莉狼杀死玛丽山公头狼的日期，发现是12月1日。那是在686接任母头狼位置仅五天之后。这会是即将到来的事件的一个征兆。

12月5日，我们在标本岭看到了十九匹莫莉狼，距离十一匹拉玛尔谷狼仅5英里。现在，莫莉狼群中只有两匹戴有项圈的狼：母头狼686号和小母狼779号。12月中旬，我们在距离06及其家人3英里的地方发现了同样的十九匹莫莉狼。两天后，拉玛尔谷狼在拉玛尔谷北侧嚎叫，莫莉狼在南侧嚎叫。

第二天，拉玛尔谷狼群出现在银门镇，离东部还有十几英里远。嚎叫对抗一定让它们意识到自己寡不敌众，所以溜走是明智之举。我想起了观察06父母的例子——公头狼113号和母头狼472号。它们都有一个习惯，那就是避免与更大的狼群发生不必要的战斗。

当拉玛尔谷狼群不在时，我们收到了玛瑙溪公头狼641号的死亡信号。狼计划的工作人员检查了它的尸体，发现它是被狼群杀死的。莫莉狼是主要嫌疑对象。它虽然出生在莫莉家族，但显然无济于事。狼群还是无视这一事实杀死了它。不久后，莫莉狼群来到了斯鲁溪，06狼前一年曾在那里筑巢。那天，06和它的家人就在那里以东两英里处。莫莉狼群与拉玛尔谷狼群的距离越来越近，看起来两个家族注定要发生一场战斗。

更危险的是，莫莉家族知道德鲁伊峰巢穴森林的位置，经常在非筑巢季节去那里。在那些时候，德鲁伊峰狼会撤退到远离莫莉狼领地的地方，然后在其他地方产下幼崽。如果06再次使用德鲁伊峰巢穴森林，莫莉家族可能会入侵并攻击它和它的幼崽。

这一切都让我们这些认识了06狼一辈子的人感到非常不安。但我们知道，它是一匹超乎寻常的狼，思维敏捷，善于在任何危机下生存。莫莉母头狼686号很可能从未遇到过像06这样的狼。

## 第三部分 2012年

## 第八章 拉玛尔河上的惨案

1月1日，莫莉狼群在斯鲁溪啃食一头刚被捕杀的马鹿，第二天它们还在那儿。莫莉狼开始嚎叫，拉玛尔谷狼在东面8英里处嚎叫回应。十九匹莫莉狼向东看了看，开始向拉玛尔谷狼移动，一边还嚎叫着。但后来它们分心了，又回到了自己的猎场。后来我听说06一直在向西看其他狼的方向。它肯定意识到有狼闯入了它的领地，也一定为家人受到威胁感到紧张。

五天后，两个狼群来到拉玛尔谷南侧。06的十一匹狼在标本岭的高处。莫莉狼群在西侧山下。拉玛尔谷狼群在山脊上向东行进。莫莉狼群很快开始追踪它们的气味。06一家来到山谷底的玉髓溪聚集地。莫莉狼被近期其他狼的气味踪迹所迷惑，最终沿着错误的足迹向南，远离了拉玛尔谷狼群。06给了它们一记闷棍。

交配季节临近，06和755号开始了初步的求偶行为。它围着755号转来转去，摇着尾巴，用屁股撞向755号。然后它走到754号身边，后者正躺着。06看起来好像想玩耍，但这是个骗局。它没有玩耍，而是偷吃了754号叼到休息处的一块肉。754号跳了起来，然后两兄弟一起追它。06很容易就超过了它们。我感觉它喜欢捉弄它们，也比它们更聪明。

1月13日，我看到拉玛尔谷狼在斯鲁溪附近嗅探，本月第一天，莫莉狼一家曾在那里猎杀了一头马鹿。06这样做的时候，它会感觉到另一个狼群有多少狼，并明白它的家人在数量上处于劣势。

那天，莫莉狼群向南爬上标本岭。三匹黑尾狼从西面靠近：一对头狼和成年公狼中灰。它们发现了莫莉狼的气味踪迹，并尾随其后，频频嚎叫。莫莉狼群应该听到了它们的嚎叫声。

莫莉狼追逐一头公马鹿进入山沟，然后消失在视线中。当它们再次出现时，我看到其中九匹狼正冲向三匹黑尾狼。黑尾狼立即转身，跑向公路，穿过人行道。中灰继续向北，头狼夫妇转向西。莫莉狼群由母头狼686号领头追赶着它。在它们向结冰的拉玛尔河行进时，我们看不见它们了。

后来我们得知，莫莉狼在冰面上追上了中灰，并在那里杀死了它。当领头的狼群再次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时，我看到一匹莫莉狼的脸上沾着鲜血。攻击队伍中的其他狼也出现了，穿过公路向南，上山与狼群成员会合。

五岁的中灰还是德鲁伊峰狼群的幼崽时，我就认识它了，它的死让我很难过。它接近了一个更大的敌对狼群，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果它能像06狼那样谨慎一些，就不会有事。

我去找约翰和玛丽·泰伯格，他们当时正在公园里研究和记录狼嚎，我们比较了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之后，他们向我讲述了对狼嚎的一些发现。约翰回顾了嚎叫声的谐波泛音是如何让某匹狼被认识它的狼辨认出来的。但这部分嚎叫声并不能很好地传到远处。嚎叫的动物可以被附近的同伴辨认出来，但如果它们在很远的地方就无法被辨认。

老玛瑙溪公狼586号应该是听到了拉玛尔谷狼从远处传来的嚎叫声，误以为是自己的狼群，于是向它们走去。拉玛尔谷狼抓住了它，痛打了一顿，然后放它走了。它们本可以杀死586号，却饶了它一命，尽管它原本来自莫莉狼群，是它们的传统敌人。这一事件表明06的狼群对外来狼群并不像莫莉狼群那样具有强烈的攻击性。

有四匹戴有项圈的玛瑙溪狼最近被其他狼杀死了：公头狼586号和641号，母头狼715号和年轻公狼775号。莫莉狼是其中三起死亡事件的主要嫌疑犯。此外，它们还杀死了黑尾公狼中灰。这样就是四匹了。如果再加上玛丽山狼群的公头狼，就有五匹了。

尽管周围充满压力和紧张，06仍然很顽皮。我看到它来回追逐一只幼崽，直到筋疲力尽地躺下。在那之后，它又无缘无故地跑来跑去。我以前见过这种行为，狼和狗一样，这样做似乎只是因为感觉很好。06走开后，其他狼也跟了上来。当一只幼崽靠近时，它很快就蹲下进入埋伏状态，然后跳起来冲向幼崽。

当时正值雪季，一天清晨，我家车道上的积雪有18英寸深。我设法上路，当我走到公园10英里外的低海拔地区时，积雪就不那么深了。

中灰死后七天，莫莉狼又回到了标本岭。第二天早上，拉玛尔谷狼群出现在德鲁伊峰巢穴森林，它们很可能将此地视为据点。巢穴森林位于山谷的另一侧，距离莫莉狼约6英里。

有一天，我们观察黑尾狼，注意到许多黑尾狼在互相舔舐。一匹年轻的成年母狼舔了一匹年轻公狼的脸，然后走到母头狼693号面前舔它的脸。一匹黑色母狼舔了公狼大焰的脸。之后，大焰舔了它的兄弟、公头狼778号的脸。然后，693号走到一匹低级别母狼身边，舔它的后颈。五天后，我又看到大焰舔778号的脸。一些动作像梳理。我想知道这种行为是否有助于将群体成员联系在一起。灵长类动物研究员弗兰斯·德瓦尔发现，相互梳理毛发可以促进群体内部的联系，我觉得狼群也是如此。

此时，玛瑙溪家族似乎只剩下三名成员：母头狼471号、一匹黑色一岁母狼和一匹灰色一岁母狼。471号看起来很老，它的灰色皮毛已经变白。我们失去了其他玛瑙

溪狼的踪迹，怀疑它们中的一些已经被莫莉狼杀死了。目前，这是一个全母狼群。这为当地的一匹或几匹公狼加入一个拥有优质领地的现成狼群提供了机会。

1月24日，莫莉狼群在黄石国家公园北区停留三十七天后离开了。它们很可能回到了南部的鹈鹕谷，在那里它们靠狩猎野牛维持生计。我们希望它们能在那里过冬，这样06的家人就安全了。

29日，我看到06的屁股有血迹，这是它准备生育的迹象。它做了一个气味标记，755号在这个地方闻了很久，从那里，它可以感觉到06的生育状况。

本月最后一天，拉玛尔谷狼群在斯鲁溪杀死了一头公马鹿。它们不得不到冰冷的水里觅食，出水后使劲抖动皮毛，然后在粉雪中打滚，以便弄干自己。

那天，三匹玛瑙溪母狼身边多了一匹灰色的成年狼。它长得很像黑尾公狼泡芙。它年轻时得过疥癣，尾巴上的毛大部分都掉光了，只有尾巴尖上有一撮毛。泡芙的尾巴仍然长着疥癣，但已经长成一匹成年狼了。

2月初，我们看到另外两匹黑尾公狼与幸存的玛瑙溪母狼在一起：成年公狼大焰和一岁公狼777号。大焰原先曾是玛瑙溪头狼，但当两匹大的莫莉公狼586号和641号闯来加入狼群后，它被取代了。

我想到了586号和641号，它们本来是头狼位置的继任者，但它们死了，很可能是莫莉狼群杀了它们。尽管它们都是在莫莉狼群中长大的，这表明这一族群是多么暴力。如果莫莉狼群要对它们的死负责，那么它们是杀死了自己家族中的两名成员，只是因为这两匹狼离群加入了邻近狼群。这就好像一个黑手党家族杀死了两个加入敌对帮派的儿子。鉴于莫莉狼群的诸多杀戮行为，我担心它们会攻击06的狼群。

## 第九章 营救06母狼

那时，06已经成为黄石国家公园最著名的狼了。道格·史密斯没给它戴上项圈，部分原因是公众的要求，大家对它美丽的浅灰色皮毛赞不绝口。当道格2月4日进行项圈操作时，他本打算向狼群中的其他成员投掷飞镖，比如某匹灰色一岁狼。

那天早上，我们在拉玛尔谷南侧发现了拉玛尔谷狼群。直升机飞来，道格的飞镖击中了一只灰色幼崽和正好站在那儿抬头看他的一匹灰色成年狼。以前，06听到远处直升机的声音时总会跑进茂密的树林里。我们都以为待在原地的是一匹困惑的一岁狼，结果却是06。它被编为832号，幼狼编为820号。由于它是众所周知的06母狼，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沿用了这个名字。它有94磅重，幼崽有60磅重。

附近没有其他狼群，但为了安全起见，两匹狼被装上直升机，带往山谷北侧，以防莫莉狼群返回。它们需要几个小时才能从镇静药物中完全恢复。狼计划的三名工作人员科尔比·安东、丽贝卡·雷蒙德和朱莉·塔什留在了现场，远离两匹狼，监测它们的状况。我留在路边跟踪其他拉玛尔谷狼的情况，并向游客解释我们的项圈操作。

捕捉小队在标本岭南侧发现了莫莉狼，用飞镖捕捉了其中三匹。其中一只母幼崽的后腿被高温灼伤。它一定是天真地误入了温泉。在击中这些狼之前，道格看到莫莉狼群在追赶玛瑙溪狼群。

当天晚些时候，我看到八匹莫莉狼在标本岭上，另外八匹在山下的路边。很快，整个狼群又聚集在一起，共有十八匹狼。劳瑞·莱曼研究了狼群中的成年母狼，发现其中六匹正处于繁殖期，也就是所谓的发情期。这将给狼群带来混乱的局面，因为母狼会从附近的北方狼群中寻找没有血缘关系的公狼。但是，许多公狼都来自有成员被莫莉狼群杀害过的家族。这意味着将是一个复杂的交配季节。

与06和820号在一起的小组人员看到七十五头野牛正向被下药的狼走去。丽贝卡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它们不只是在闲逛。它们翘着尾巴，目标明确地向我们走来！”野牛一定是嗅到了狼的气味。如果发现了失去行动能力的06和它的女儿，牛群很可能会将它们踩死或顶死。队员们必须想办法组织营救。有两块巨石距离06和幼崽75码。这似乎是唯一能提供一些保护、防止野牛靠近的地方。

科尔比是队员中个子最高的。朱莉和丽贝卡把06抬到他的肩上。他穿过齐膝深的积雪，跑到巨石旁，将06放在那里。然后，他又跑回来，把另一匹狼也带上，跑到同样的地方。现在，两匹狼挨着巨石，有三名生物学家陪着，他们站在野牛群和06母女之间。

科尔比告诉我，那时野牛们似乎对这一奇怪的情况很好奇。它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个人，但狼不那么明显，因为它们被人挡住了。更让它们感到奇怪的是，如科尔比所说，由于工作人员处理过母狼和它的幼崽，“这三个人闻起来像狼！”野牛群走近探查。

很快，七十五头庞然大物距离研究人员和狼只有35码远了，并且仍在前进。绝望之下，三位研究人员抓起登山杖和防熊喷雾向前冲去，一边大喊大叫，一边在空中挥舞登山杖，希望这样能让自己看起来体形更大，更吓人。研究人员还向牛群扔雪。

出于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野牛失去了兴趣，慢慢地与人和狼擦肩而过，没有造成任何伤害。此时，06和它的幼崽已经开始从药物中恢复过来。工作人员拿起装备，向公路走去。

科尔比后来告诉我：“下山时我们讨论了这次经历，都意识到当时的情况非常危险，但我们自己的逃跑反应被肾上腺素蒙蔽了。我们没有一次将自己的安全置于两匹狼的安全之上。我感到很幸运，因为我和另外两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拥有了这次经历。其他大多数人可能会把自己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直接离开。”

丽贝卡给我发了一封关于这次营救的电子邮件，说：“这是一次相当可怕的经历。肾上腺素飙升，我当时心想，‘不能让06母狼被野牛踩死！’”

丽贝卡、朱莉和科尔比在危险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挡在狼和一大群野牛之间。他们三个都是伟大的英雄。多年来，道格·史密斯招募到了最优秀、最聪明的年轻野生动物生物学家到黄石工作，这三位就是其中的典范。

第二天早上，两匹刚戴上项圈的狼又回到了拉玛尔谷狼群其他成员的身边。对06来说，前一天发生的事情就像一场噩梦。

## 第十章 莫莉狼群袭击06家族

2月9日，拉玛尔谷狼群的十一匹狼在斯鲁溪以南。十匹莫莉狼在标本岭的坡上躺着。母头狼686号不在这一小群狼中。后来拉玛尔谷狼开始嚎叫。莫莉狼群立即跳了起来，竖起尾巴向山下冲去。很快，两个狼群都冲向对方。06已经从先前的嚎叫声中得知，莫莉狼群的规模比它的家族要大得多，但还不知道十九匹狼中只有十匹在场。拉玛尔谷狼群向不同方向散开，这是狼群认为自己寡不敌众时的正确策略。

二十一匹狼来回奔跑，混乱不堪。一只拉玛尔谷黑色幼崽过于接近八匹莫莉狼。它们抓住并按倒了它。这群狼攻击了幼崽大约一分钟，然后被从它们身边跑过的拉玛尔谷狼分散了注意力。莫莉狼群抛下幼崽追赶那些狼。它们没有抓住任何一匹拉玛尔谷狼，于是莫莉狼又跑回幼崽身边，可能是想干掉它。

乔希·欧文看到，幼崽在受到攻击后起身逃跑。莫莉狼发现后沿着它的气味追踪，但没能找到幼崽。我们发现它向公路跑去了。幼崽跑到人行道上，沿着人行道向东跑，然后转向东北方向。我最后看到它朝拉玛尔河方向跑去。拉玛尔河和公园公路现在位于它和莫莉狼群之间，所以幼崽似乎安全逃离了攻击。当它在路上时，人们看到它的皮毛上有血迹。

我们在路南失去了莫莉狼的踪迹，听说拉玛尔谷狼的主力在路北。当晚我们都很担心莫莉狼会在黑暗中穿过公路，袭击06和它的家人。第二天一大早，我正准备出门，当地的狼群观察者道格·麦克劳林打电话来说，他刚刚听到狼群在附近嚎叫。

我冒着严寒来到室外检查信号。在我的小屋南面，四匹拉玛尔谷狼都发出了信号。我跳上我的四轮驱动车，驶上一条积雪覆盖的小路。很快就发现了沿路向东的狼群足迹。从前一天发生冲突的地方到这条路上，足足有23英里的路程。06把它的家族和莫莉家族隔开是个明智之举。

我来到公园，听科尔比·安东说，他在拉玛尔谷发现了一只黑色幼崽。几分钟后，我看到它出现在路北。之前看到它的人告诉我，这只幼崽走动时似乎很僵硬，身上有刺伤。这肯定是昨天被袭击的那只幼崽。观察了一段时间后，我感觉它的伤势没有生命危险。

幼崽遇袭四天后，我在拉玛尔谷的巢穴附近看到了它们。我数了一下，这群狼共有十匹，包括所有三只黑色的幼崽。狼家族离开了，我看到被攻击的那只黑色幼崽排在最后。它在移动，似乎很痛苦，但还是顽强地跟上了其他狼。当它重新加

入狼群时，06应该嗅到了莫莉狼群咬伤它幼崽的气味。我相信它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气味。我想起了42号，也就是06的姨姥姥，是如何对付它姐姐40号的暴力性格的。现在06又要面对同样暴力的686号。

不久之后，我看到一只幼崽停在玫瑰丛中，吃着上面的果实，也就是玫瑰果。第二只幼崽走了过来，两只幼崽都在啃灌木丛上的果实。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狼吃植物。之后我与一位狼生物学家交谈，他告诉我，他在蒙大拿州西部发现了许多里面满是美洲越橘的狼粪。后来我得知，明尼苏达州探险家国家公园的一位研究人员曾看到狼妈妈给它的五只幼崽反刍蓝莓。蓝莓与西部美洲越橘同属，因此蒙大拿州和明尼苏达州的狼食用的浆果很相似。据探险家公园的研究人员估计，蓝莓在该公园7月份狼的食物中占83%。

莫莉狼继续对公园北部的狼群构成威胁。在标本岭，人们看到十九匹莫莉狼在追逐五匹黑尾狼。不久之后，它们回到了南部鹈鹕谷的大本营。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北部的情况平静了下来。

但在冬季的剩余时间里，莫莉狼在黄石山脉北部逗留的时间比往年要长得多。它们会来到北方，停留数周，返回鹈鹕谷，然后再次出现。由于狼的数量太多，很难判断母头狼686号是否已经找到了配偶，不过看起来似乎还没有。想到它的处境，我不禁要问，它怎么能找到一个愿意冒险与如此暴力的母狼配对的公狼呢？它会怎么对待让它不悦的狼呢？

2月中寻，一头野牛在拉玛尔谷的公路上被撞死。狼计划工作人员丽贝卡·雷蒙德和几名巡逻护林员将这头野牛的尸体拖到了南边，以便狼群可以吃到它。后来06的家族发现了这具野牛尸体，以此为食。在接下来的三天里，06和755号多次交配，我们计算出它的预产期将在4月20日左右。

回到玛瑙溪之后，帮助建立黑尾狼群的德鲁伊峰狼大焰与母头狼471号交配。后来它走到一匹黑色母狼身边，舔了舔它的耳朵。母狼的皮毛有一处突出来了，我们怀疑它是不是被莫莉狼咬过。它一瘸一拐地走开，可能是另一处伤。然后，公狼舔了471号的后背。我们看到471号的脸上有咬伤，可能也是被莫莉狼咬的。几天后，471号与另一匹前黑尾狼泡芙交配。大焰看到了，跑了过来。它按住了这匹年轻的公狼，但没能阻止交配。在那之后，大焰又与玛瑙溪黑母狼进行了交配。

又该多套些无线电项圈了。在这次行动中，道格·史密斯带来了一架直升机，用网枪捕捉马鹿和狼。这次小组捕获了十五头马鹿，用网捕获了大焰和471号。公狼得到了它的第一个项圈，母狼得到了一个新的。从现在起，公狼就是838号了。

到2月22日，06狼肯定已经过了交配期，因为755号在06与754号调情时没有任何反应。来自英国德文郡的动物行为学家克尔斯蒂·皮克也在公园里，我向她询问了母狗的交配行为。她解释说，母狗的发情周期大约为二十一天，从第七天到第十五天左右都有可能怀孕。一般来说，在这之前或之后它们都不想交配。在发情周期的早期，母狗的屁股会有血迹，血迹消失后就准备配种了。根据我多年来在黄石国家公园的观察，克尔斯蒂的信息似乎对狼也很适用。

我为754号感到遗憾。在交配季节，755号令它远离06。我看到754号试图向中灰调情，但被拒绝了。它可能是754号的侄女，关系太密切，不适合配种。在交配季节，像754号这样的大公狼面临母狼的拒绝，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从未见过公狼试图强迫母狼。

3月初，拉玛尔谷狼群出现在环形草原。去年的一只幼崽在路的南边，而家族的其他成员则在北边的森林里。这只幼崽一边嚎叫一边试图找到它们。其他的狼也嚎叫着回应，幼崽穿过马路，直接朝它们的嚎叫声走去。它从嚎叫声中能准确地判断出它们的位置。

3月4日，我在德鲁伊峰巢穴森林里收到了06的信号，这是它打算再次在那里产崽的信号。后来，我又看到了狼群，看到06在755号面前特别嬉闹。这种嬉闹加强了它们之间的情感纽带，可能促使公狼努力干活以抚养它和新的幼崽。

几天后，莫莉狼群回到了拉玛尔谷，占据了标本岭的高处。第二天早上，它们来到了山谷。我看到06和它的狼群坐在路北，看着敌对狼群。它们没有对着莫莉狼群嚎叫，因为那样会向对面这个更大的狼群暴露它们的位置。当天晚些时候，当莫莉狼群走远时，可能已经超出了听力范围，拉玛尔谷狼群开始与比它们规模小的玛瑙溪狼群来回嚎叫。

06的新项圈有GPS功能，可以定期把它的位置传送到卫星上。我们会下载这些数据，道格·史密斯随后派出一组人员前往狼群曾经去过的地方。这使得狼计划能够寻找到我们用其他方法无从得知的猎物。例如，在巢穴森林中发现了一头骡鹿的尸体，在环形草原附近的树林中发现了一头公马鹿的尸体。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们能够更完整地记录狼群狩猎的种类，以及这些动物的年龄和身体状况。

3月中旬的雪非常深。我看到06艰难地犁开一片雪地。这对它来说太累了，于是它掉头返回。755号找到了一条积雪较少的路线，06和其他狼一字排开跟在它后面。在狼家族中，开路是大公狼为狼群服务的一种方式。在那几周里，06经常离开其他狼，回到自己的巢穴，可能是为了清理巢穴，确保没有敌狼发现它。

莫莉狼群仍在拉玛尔谷。有一天，我发现它们在山脊上追赶一群在深雪中一字排开的野牛。当追上最后一头野牛时，狼群攻击了它，但另一头野牛跑了回来，赶走了狼群。之后，莫莉狼群又去追赶一头野牛犊。野牛妈妈冲向狼群，低头撞击其中的一匹狼，并将它抛向空中。狼落在松软的雪地上，马上爬了起来，似乎没受伤。另一头母野牛跑了过来，帮助野牛妈妈赶跑了小野牛犊身上的狼。

当地艺术家兼雕塑家乔治·布曼徒步登上了北面的山脊。他打电话说，从他的位置可以清晰地看到狼群和另一个野牛群，于是我踏着深雪上了山，加入了他们。我们可以看到山谷对面有莫莉狼群的全部十九匹狼。在我到达之前，狼群曾咬伤一头母野牛，但当五十头野牛靠近保护母野牛时，它们不得不离开。我到达时，只有四头野牛还和受伤的母野牛在一起。这些野牛冲向狼群，随后似乎失去了保护母牛的兴趣。莫莉狼走到母牛身边，咬了它几口。母牛肯定已经流了很多血，因为它很快就死了。

那天看到莫莉狼群成功捕杀野牛，让我理解了它们的祖先——可追溯到最早的5号母头狼，在被德鲁伊峰狼群赶出拉玛尔谷后，是如何想出办法在鹈鹕山谷中捕杀野牛的。我回想起1996年的那次事件。那次致命袭击的煽动者很可能是德鲁伊峰母头狼40号，它以好斗的个性闻名。莫莉狼群和06狼群之间的多代世仇已经持续了十六年。我想到了《旧约》中关于“父债子还”的章节，要延续到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在目前的情形下，如果莫莉狼攻击拉玛尔谷狼的巢穴，那就意味着是把40号的暴力行为加诸其无辜的外孙女身上。

一只加拿大鹅在06的巢穴附近的拉玛尔河边死去。06下来把鹅吃掉了。狼群最近显然没有捕杀过猎物，因为那天06的两只幼崽在一头九个月前死去的公马鹿身上啃着残骸。06需要吃好一点以支持它的孕育，而前一年的幼崽可以用营养较低的食物来维持。

3月底，人们看到莫莉狼群的母头狼686号和其他成员在公园北部待了七十六天之后，又回到了鹈鹕谷的传统巢穴。如果686号怀孕了，那么狼群将不得不在鹈鹕谷逗留数月，这样06的家族在筑巢季节就安全了。

## 第十一章 巢穴突袭

2012年4月初，拉玛尔谷家族有十名成员。年轻的公狼深灰和浅灰离群去寻找它们的配偶了，只剩下三匹元老成年狼，两匹年轻母成年狼（776号和中灰），以及前一年的五只幼崽，现在它们是一岁狼了。其中一匹黑色的一岁狼很快就消失了，狼群的数量减少到九匹。

4月1日早上，我发现06在路上向东跑，并向南望去。我朝那个方向看去，看到十五匹莫莉狼在朝它飞奔。当汽车挡住它们的去路时，莫莉狼掉头返回。我不知道06的行为是不是故意的。它已经习惯了与道路和交通打交道，可能已经猜到莫莉狼会对这些事物太过警惕而不敢继续追逐。它们偏远的领地上没有公路。当它们撤退时，我看到754号平静地带领包括06在内的所有拉玛尔谷狼向巢穴森林走去。

第二天早上，丽贝卡·雷蒙德在地狱咆哮溪发现了莫莉狼。我给丹·斯塔勒打了电话，他说在最近的追踪飞行中，没有在鹈鹕谷的莫莉狼巢穴附近看到任何动物尸体。狼群一定是回到北部寻找更好的狩猎区。由于现在是4月份，幼崽通常在这个月的晚些时候出生，这次向北旅行，如此远离它们的正常巢穴地点，很可能意味着686号没有找到配偶，也没有怀孕。如果是这样的话，狼群可能会在拉玛尔谷停留很长一段时间。这对06和它的家族来说是个坏消息。

我查看了莫莉狼群从2009年686号还是一岁狼的时候，到2011年486号作为母头狼的最后一年的幼崽生产情况。这三年里，共有二十只幼崽出生，其中十九只活到了出生当年年底。但今年，也就是686号第一次担任母头狼的这一年，却没有看到任何幼崽。

我和丽贝卡一起来到地狱咆哮溪，看到莫莉狼正在吃一头野牛的尸体。前一天晚上，有个人在附近的停车场看到狼群杀死了野牛。我们在野牛尸体附近发现了十七匹莫莉狼。接下来的几天里，它们一直待在那里，远离拉玛尔谷狼群。

4月11日，莫莉狼群与北方狼群之间的冲突更加激烈。狼计划的乔什·欧文在塔楼路口附近发现了玛瑙溪母头狼471号的尸体。我和他以及其他人在公园总部参加了它的尸检。它身上到处都是狼咬的痕迹。它的子宫里有七个胎儿，每个大约两到三盎司。它们都还没怎么长成形。471号重93磅，与它的姐姐06的体重差不多，身上有很多脂肪。这意味着它在怀孕期间一直保持良好的营养。它的后腿肌肉发达。我们猜测它是遇到了莫莉狼群。

之后不久，我在路南边看到了06，它看起来已经怀孕很久了，我很惊讶它从巢穴走了那么远。755号在它附近，但754号离它有一段距离。06抬起头嚎叫。754号朝

它的方向看了看，然后朝嚎叫的方向跑去。当一匹一岁狼从另一个方向嚎叫时，754号停了下来，朝那个方向看了看，然后继续直接朝06跑去，尽管它看不到06。我认为这意味着它能分辨出06的嚎叫声和一岁狼的嚎叫声。这证实了约翰和玛丽·泰伯格告诉我的，狼嚎中的谐音泛波能让距离不远的其他狼辨别出是哪匹狼。

这是一个漫长的冬天，所以那天在拉玛尔谷的两个位置看到花朵是令人愉悦的。毛茛通常是最先开花的。

4月20日是06的预产期。那天，我们在巢穴区看到了它的大部分家人，我猜它们知道它要生崽了。两天后，当我早早出门时，我看到狼群捕获了一具新鲜的公马鹿尸体，就在巢穴森林的马路对面。776号躺着，当它起身时，我看到它的后肢僵硬，驼背站着。公马鹿一定是在狩猎过程中踢伤了它。

几小时后，我去检查，在马鹿尸体旁看到了06。它看起来不再是孕妇，而且有哺乳的迹象。吃完食后，它马上回到了巢穴。刚出生的幼崽无法自己取暖，因此狼妈妈不能离开它们太久。当06重新回到它们身边时，幼崽会依偎在它身边，用它的体温取暖。

4月25日一早，劳瑞·莱曼和她的丈夫丹在斯鲁溪看到了十六匹莫莉狼。这些母狼看起来都没有怀孕，而且据我们所知，它们都没有筑巢。很快，我在拉玛尔谷公路以北看到了它们，它们正在向东行进。它们移动得很快，沿着拉玛尔谷狼留下的气味痕迹向这个家族的巢穴走去。我开始担心6号，莫莉狼在本月早些时候杀死了06的妹妹471号，现在看来它们是冲着06来的。

狼群通常会在正午时分躺卧，莫莉狼在下午1点06分躺下了。五个小时后，它们起身继续往东。晚上7点06分，我看到它们出现在巢穴森林上坡的一处悬崖岩石突出处。从那里有一条小路通往巢穴森林，包括686号在内的十六匹狼沿着这条小路走着。当我看到它们小跑着下坡进入树林时，我想到了40号两次向42号的巢穴进军并杀死了它的幼崽。

我意识到，莫莉狼就在它们祖先1996年春天的巢穴附近。那一次，是德鲁伊峰狼袭击了它们的巢穴；十六年后，莫莉狼成了侵略者。我们知道或怀疑莫莉狼在之前的五个月里至少杀死了六匹本地狼，在公园的其他地方也杀死了一匹。我不得不假设它们现在打算攻击拉玛尔谷狼群。

我在巢穴南面马路对面的脚桥停车场等待。当我看不见莫莉狼的时候，就拿出遥测设备，收到了来自北面的754号、755号和一岁母狼820号的信号。06没有信号，这意味着它在巢穴里。

劳瑞·莱曼和电影制片人鲍勃·兰迪斯和我在一起，我们都知道十六匹莫莉狼几乎肯定会追捕06的家族。我们走到南面的山上，以便更好地观察巢穴森林。鲍勃发现莫莉狼正穿过树丛中的一个缺口，径直朝巢穴走去。

我想象着莫莉狼群在巢穴森林中奔跑，遇到754号和755号，攻击它们。这不是一场公平的战斗，因为这是十六对二。06和它刚出生的幼崽在巢穴里，它会听到战斗的声音，保护性地将自己挡在幼崽和巢穴入口之间，准备拼死保护幼崽。

有那么几分钟，一切都安静了，然后十七匹狼从树林里冲了出来。一匹有项圈的灰狼冲在最前面。那是06，莫莉狼群正对它紧追不舍。06从它前一年筑巢的砾岩区跑了出来，我认为它是在绝望中试图引诱莫莉狼群离开它的新生幼崽。

由于刚生完孩子，06跑不快。其他狼正在追赶它。这已经够糟了，但它还有另一个大问题。它正跑向悬崖顶端。它必须在那里停下来，转身面对十六匹狼。它是个很好的战士，但没有一匹狼能在面对这么多对手时取胜。我们看着06，紧张得说不出话来。我从它还是幼崽时就认识它，现在却要目睹它的惨死。

但我大大低估了它。06没有在悬崖顶上停留。相反，它飞快地穿过一条陡峭的山沟，山沟里到处都是边缘锋利的松散岩石。06在岩石中奔跑时，我不禁感到害怕，因为我想象着这些岩石正在割伤它的脚掌。不一会儿，它就跑到了公路边，穿过公路向南走去，就在我们西边几百码的地方。

我回头看了看坡上。莫莉狼群不想冒险跑进那条危险的路线。从悬崖顶上的位置，它们看到东面有一匹拉玛尔谷灰母狼，于是转而追赶它。那是中灰，是06第一胎所生的女儿之一，现在两岁了。我以前曾见过，中灰是家族中跑得最快的狼。它跑进了东边更远的森林，所有的莫莉狼都去追它。我在树林里看不见追赶的狼群了。

我们后来在巢穴森林以东看到了中灰。它反复向其他拉玛尔谷狼发出高亢的警告声。路边的人告诉我，莫莉狼已经放弃了捕捉这匹年轻的母狼。它们掉头回到森林里，朝我收到两匹拉玛尔公狼信号的地方走去。

我听说06又越过公路回到山上。我在巢穴森林西面的山坡上看到了它和一岁母狼820号。它们正聚精会神地望着巢穴。莫莉狼现在在它们和家族幼崽之间。当时是晚上7点38分。

06在试图将敌对狼群引离巢穴的过程中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它的女儿也是。现在就看754号和755号的了，因为我意识到它们的信号是从我看到06跑出树林的地方发出的。它一定是从巢穴里跑出来的，所以公狼们很可能就驻扎在那里。这将是

对两兄弟的终极考验。幼崽的命运就在它们身上。它们会抛弃幼崽逃跑还是坚守阵地？

我意识到686号选择了攻击拉玛尔谷狼群的最佳时机，因为狼群首领06刚刚产下幼崽，正处于最虚弱的时候。这是一个绝妙的策略。

在长达三十分钟的时间里，我们不知道巢穴里发生了什么。晚上8点08分，我看到所有的入侵狼都离开了巢穴森林。后来，我在西边更远的地方发现了它们，领头的是母头狼686号。突袭结束了。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担心着最坏的情况。754号和755号怎么可能在十六匹屠杀过许多其他狼的凶猛野狼的攻击下幸存下来？三十分钟的时间足够让莫莉狼杀死两匹公狼，进入巢穴，屠杀幼崽。

然后，我们看到拉玛尔谷母狼776号在路南嚎叫，我在那个方向收到了一岁狼820号发出的信号。我们发现了一匹黑色的拉玛尔谷一岁狼，还听到了中灰从东面传来的嚎叫声。我检查了754号和755号，从它们那里得到了响亮的信号，仍然是朝着巢穴的方向。

一小时后，我向西行进，看到十六匹莫莉狼越过公路向南。它们继续朝那个方向前进，似乎要离开山谷。我回到脚桥停车场，没有收到06的任何信号，这意味着它可能已经进入了它的巢穴。两匹公狼的信号仍然来自同一段巢穴森林。我认为这意味着它们并没有放弃防御位置。信号是正常的，而不是死亡模式。我们这些在现场的人现在可以松口气了。看起来，拉玛尔谷成年狼挺过了这次袭击。但是它们的幼崽呢？

这时我有一个令人不安的念头。无线电项圈中的电子装置被设定为，一旦检测到狼没有任何动静，它会等待四个小时。然后，项圈会将每分钟的蜂鸣声增加一倍，通知研究人员该动物可能已经死亡。我看到莫莉狼是在晚上8点08分离开巢穴区域的，所以如果它们杀死了754号和755号，死亡信号要到接近凌晨12点08分才会启动。我现在得到的信号可能具有欺骗性。这两兄弟以及所有的幼崽可能已经死亡或接近死亡。

当我开车回家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就像一名战地记者，不知道一场大战的结果，但怀疑我所熟悉和钦佩的一些士兵已经阵亡。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了回来。由于担心会听到什么不愉快的消息，我小心翼翼地将接收机调到755号的频率。我收到了巢穴方向它发出的正常信号，然后又收到了754号的同样信号。我现在知道了，它们都活下来了。

然后我想起了一件事。早在2010年，拉玛尔谷狼群在斯鲁溪产下第一窝幼崽时，有一天一头灰熊接近了巢穴。我看到755号冲向灰熊，同时注意到754号已经站在

了巢穴入口处，准备在灰熊靠近时保护里面的幼崽。

我想象着当莫莉狼走近这个巢穴时，两兄弟做着类似的事情，肩并肩地站在一起，面对十六匹敌狼挡住入口，愿意为保护幼崽而战。我在想，一个个体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做到这一点？

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想起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一段话。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美国人担心无法战胜这场危及国家的灾难。罗斯福说：“勇气不是没有恐惧，而是认识到有更重要的事胜过恐惧。”对这对兄弟来说，“更重要的事”就是06狼那一窝刚出生的幼崽。

06曾被许多体形高大、经验丰富的公狼追求，但它选择了两匹一岁狼与它组成狼群。我一直在想，它到底看中了这对年轻而未经考验的兄弟什么。我相信06感觉到它可以依靠它们，无论面临什么危险，它们都会尽职尽责地保护自己的家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06都是一匹优秀的狼，我现在看到，它可以判断谁是组建家庭的最好选择，这方面的能力使它做出了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丹·斯塔勒和我后来谈到了对754号和755号DNA样本的分析，以及它们与莫莉狼的关系。它们与莫莉狼群的关系让我很感兴趣。当十六匹狼冲进德鲁伊峰巢穴森林时，两兄弟是在反抗自己的同类。

那天早上我没有收到06的信号，但我认为这表明它还在巢穴里。然后我向西走，看到十六匹莫莉狼正在围猎野牛。它们嚎叫着，拉玛尔谷狼也挑衅地嚎叫着回应。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拉玛尔谷狼的信号不断从它们的巢穴森林中传来。06在巢穴进进出出，像平常的妈妈照看着健康的幼崽一样。4月29日，也就是莫莉狼入侵四天后的，人们看到它离开了巢穴森林。不久之后，它又回来了。这再次表明它的巢穴和幼崽一切正常。

后来我们看到755号和中灰离开巢穴又回来了。我仔细看了看它们，似乎没有受伤。我总结了一下，自从巢穴被攻击后，我们已经看到除了754号和一匹一岁狼以外的所有拉玛尔谷狼。754号的信号来自巢穴。我可以看出它活动正常，看来它也没事。我之前看到754号对幼崽特别关心，喜欢和它们在一起。我想，当其他成年狼来回走动时，它应该会 and 这一窝幼崽待在一起。在幼崽们的巢穴遭到袭击后，有这匹大公狼陪伴，幼崽们会感到平静和安心。那时，莫莉狼群已经离开了拉玛尔谷狼群的领地。

在过去的筑巢季节，德鲁伊峰狼的幼崽们要花上好几周的时间才能离开巢穴周围的区域，开始探索周围的森林和草甸。我们必须耐心等待，直到今年的幼崽终于

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才可以数数它们。2010年，06在斯鲁溪的第一胎产下四只幼崽，2011年在这里产下五只。希望今年能有差不多的数量。

## 姐妹狼联盟

在莫莉狼群对06家族发动袭击之前，还发生过一次巢穴袭击。早在2006年，由十一个成员组成的斯鲁溪狼群中的四匹母狼似乎怀孕了，准备在斯鲁溪西面山脊上的传统巢穴产崽。当时家族中有三匹大公狼。

一个新的狼群从公园北部进入斯鲁溪领地。我们不认识它们，可称这群狼为“无名狼”。这个狼群有十二匹成年狼。新狼群杀死了斯鲁溪狼群中的一匹大公狼，然后包围了它们的巢穴。两匹幸存的斯鲁溪公狼，包括公头狼490号，似乎放弃了保卫自己的家族。它们离开了巢穴区域，与新的母狼建立了关系。它们抛弃母狼和幼崽的行为令我震惊，因为我以为所有的公头狼都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家族而奋不顾身。

斯鲁溪母狼们别无选择，只能团结在一起，保护巢穴和里面的幼崽不受敌对狼群的伤害，而敌对狼群往往就在离巢穴入口几百英尺的地方安营扎寨。我经常看到一些无名狼试图进入巢穴通道，然后又跳了回来，好像刚刚被里面的母狼咬了一口。看起来，那里总是有一个守卫，冒着生命危险阻止任何入侵者接近隧道远端的幼崽。

围攻日复一日地进行着。我仿佛看到了中世纪围攻城堡的场景。有时，其中一匹狼妈妈会溜出去喝水或寻找食物。我看到有两匹母狼离开，然后在敌对狼群发现它们时又跑了回来。它们在无名狼到达入口前一瞬间进入隧道。

狼群中的年轻母狼也会冒着生命危险外出觅食，试图将食物带回巢穴，以帮助狼妈妈和幼崽。围攻持续了十三天。幼崽无一幸免，但所有的母狼都幸存了下来。狼妈妈没能得到足够的食物和水来让幼崽活下来。

目睹那次围攻，让我对母狼以及它们在保护幼崽时所表现出的巨大勇气和威慑力肃然起敬。斯鲁溪狼群中的公狼年龄都比754号和755号大。它们为了自保，抛弃了母狼和刚出生的幼崽，两兄弟却坚守阵地。这种比较使我对06选择754号和755号来帮助它建立一个狼群印象深刻。它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 第十二章 团队合作

5月份，莫莉狼群继续留在北方，但没有再与拉玛尔谷狼群发生冲突。没有非血缘关系的公狼加入狼群，因此母头狼686号仍然没有配偶。截至5月2日，狼群待在北方已经一百天了。

拉玛尔谷狼群现在有九名成年成员。中灰是狼群中的从属母狼，还有三匹一岁狼：一匹灰色母狼和两匹黑狼。两匹黑狼很难区分，但一匹是公狼，另一匹是母狼。我逐渐发现了它们皮毛上的细微差别。母狼的毛色比它的兄弟更深。它后来被戴上了项圈，被编为926号，所以我现在就这样称呼它。926号喜欢把地松鼠从地道里挖出来吃掉。它是一只黑色的幼崽，前一年它的领袖气质让我印象深刻。

艾琳·阿尔伯斯最近和丹·斯塔勒结婚了，她在5月6日进行了一次追踪飞行，在巢穴森林背面的岩石区域接收到了来自拉玛尔谷狼的信号。当我们再次见到06时，很明显它正在哺乳。这意味着它的幼崽在莫莉狼的突袭中幸存了下来，但我还是需要看到幼崽才能确定。

即钢铁侠（Iron Man）。

我通常生活在狼的世界里，但有时会离开黄石国家公园几个小时，去看看一些人眼中的真实世界。野生动物向导卡尔·斯沃博达和我去蒙大拿州的波兹曼市观看了《复仇者联盟》第一部。超级英雄们作为一个团队运作的方式，让我想起了像06家族这样的狼群是如何运作的，尤其是在巢穴被突袭时。在给小学生做讲座时，我有时会跟他们开玩笑说，托尼·斯塔克<sup>①</sup>曾经来到黄石国家公园，招募06的著名祖父——21号，成为复仇者联盟的一员。

那年春天，一头野牛犊在巢穴森林东南方与母亲走散。它待在苏达丘溪边，不停地呼唤母亲。拉玛尔谷狼群中的一岁灰色母狼碰巧经过，小野牛跑向那匹狼，也许它认为任何移动的动物都是它的母亲。小狼先是被跑过来的猎物弄糊涂了，然后它咬住了小野牛，但由于小野牛的皮很厚，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小野牛痛苦地叫了起来。

附近有一头母野牛。它一定是小野牛的母亲，因为它冲了过来。狼放开了小牛，小跑着避开了迅速接近的母牛，迷惑不解的小野牛却跟着一岁狼。在它碰到狼之前，野牛妈妈跑了过来，越过一岁狼，与小牛犊团聚。它闻了闻小牛，小牛立即开始吃奶。狼躺在地上，平静地注视着这对它不想再见到的母子。

5月1日，狼计划生物学家基拉·卡西迪驱车来到塔楼路口以南6英里处的羚羊溪，接收到了公狼838号（也就是大焰）发出的死亡信号。虽然它曾是玛瑙溪狼群的公头狼，但当时它已经回到了黑尾狼群。基拉在公路以东1英里处的草地上发现了它的尸体。

我过去和她会合。我们在那片草地附近看到了十二匹莫莉狼，其中包括暴力倾向严重的母头狼686号。基拉收到了该地区另一匹黑尾狼的信号：公狼777号。它有一个GPS项圈，定位数据下载后显示它在半夜3点30分曾出现在羚羊溪，正是838号的尸体被发现的地方。777号一定是去看它的同伴了。

后来的调查发现，838号死于狼咬。莫莉狼可能是凶手。我们原以为莫莉狼对北方狼的攻击已经结束，但838号的死证明我们错了。这是它们在这片公园杀死的第七匹狼。

之后，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我们最后发现，莫莉母狼和几匹小公狼组成的小分队在羚羊溪有一个巢穴，但狼妈妈不是686号。前黑尾公狼777号和它的同伴泡芙也在这群狼中。我们有时能数出六匹成年狼，这似乎是一个新的狼群。一匹大灰狼似乎是母头狼。我在想，686号从未能在公园北部找到过配偶，但它家族中的一些年轻母狼找到了，这是多么讽刺啊！

6月22日，丹飞行经过羚羊溪巢穴，看到两只黑色幼崽。那时，包括686号在内的大多数莫莉狼都回到了鹈鹕谷。道格随后也进行了一次飞行，发现了三只黑色幼崽。他还注意到泡芙是这群狼的公头狼。

这次飞行还有更重要的发现。当丹在巢穴森林背面的砾岩上空盘旋时，他发现了两只黑色幼崽和两只灰色幼崽。我们终于证实，在两个月前莫莉狼群对巢穴的突袭中，两匹拉玛尔谷公狼成功保护了06的幼崽。

我想起了和科尔比·安东调查巢穴森林时的情景。我们在一块从高崖上掉落的巨大岩石下发现了06于2011年春天使用过的巢穴。巢穴像个洞穴，后端非常狭窄，附近的洞口更小，成年狼根本无法进入。当莫莉狼一家与754号和755号对峙时，受到惊吓的幼崽可能会挤进某个区域的后端，那里相当于安全屋。即使十六匹莫莉狼中有一些能绕过这对兄弟，试图进入任何地方，都够不着幼崽们。我对06选择这个地方作为巢穴的聪明才智和远见卓识表示赞赏。兄弟俩对巢穴的保护，加上岩石下的藏身之处，使幼崽在敌狼的攻击下得以幸存。

一天早晨，我正在观察06和它的四个成年女儿。754号走近这群狼，五匹狼跑向它，非常友好地向它问好，就像家人拥抱他们最喜欢的叔叔一样。754号似乎有一

种随和的性格，其他狼都喜欢和它在一起。我看到它舔年轻母狼中灰的脸，我想是在表示亲昵的问候。

7月中旬，我看到了754号的另一面。三匹成年狼和三匹小狼在拉玛尔河边，看着一头公马鹿站在湍急的河水中。它们一定是把它追赶到那里去的。有经验的马鹿在被狼追赶时往往会跑到深水区。公马鹿的腿很长，可以站在河里，但狼必须游到河里才能与它对峙。这使它们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如果它们在水中攻击对手，就会失去大部分优势。

我看到06滑入河中，用狗刨式游向公马鹿。755号紧随其后。两匹狼不得不逆着湍急的水流游向马鹿，马鹿自信地站在原地。当它们靠近时，公马鹿突然顺流而下，从它们身边跑过。狼群转过身去追赶马鹿。当它们靠近时，马鹿又转身向上游跑去。这对头狼夫妇一边在水流中挣扎，一边游向公马鹿。马鹿大步流星地逆流而上，比它们游泳要快得多。

有一刻，公马鹿站在较浅的水中，06向它冲去。它跃起扑向公马鹿的喉咙，但后者灵活地躲开了。当公马鹿从755号身边穿过时，755号试图抓住它的一条腿，但没有成功。在整个尝试的过程中，754号和其他拉玛尔谷狼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头狼们试图抓住马鹿，并没有下水。

755号随后尝试了一种新策略，其聪明程度令我印象深刻。它从水里出来，小跑向上游超过公马鹿，然后滑进水里漂向它。大马鹿转过身来，面对着狼仰起头，踢了过去。755号躲过了这一击，然后一口咬在马鹿的肩膀上，但被震松了。

754号和一匹灰色母狼短暂下水试图帮忙，但和头狼们一样，它们在湍急的水流中大步流星的能力远远不及公马鹿。两匹狼很快就放弃，从河里上岸了。

当时，头狼们一定已经筋疲力尽，不过仍然继续试图抓住马鹿。06跃起扑向它的喉咙，但再次失手。755号在公马鹿经过时咬了一口，但没咬住。06不时从河里上来，在草地上打滚，擦去毛发上的冷水，然后又回去继续尝试。

在对马鹿进行了二十八分钟紧张而又疲惫的尝试之后，头狼夫妇出水休息。四十八分钟后，06起身又溜回河中。755号也和它一起。狼群一定是感觉到了公马鹿的弱点，相信最终能将其消灭。它们与马鹿的鏖战还在继续。

755号咬住了公马鹿的后躯，但很快就失去了控制。06加入它的行列，咬住了公马鹿的左侧。这减缓了马鹿的速度，使得755号能够很好地咬住马鹿的肩膀。意识到这一点，06迅速松开了口，向前游去，咬住了马鹿的脖子侧面。两匹狼合力将这头公马鹿拉了下来，它们的体重加起来大概有200磅。而马鹿看起来大约有500磅重。

在这个关键时刻，06松了口，公马鹿即将脱困。头狼在狩猎中投入的所有精力现在似乎白费了。我已经忘记了754号还在现场。它一定看到了发生的一切，因为在那个关键时刻，它跑进河里，游到了头狼身边，挡在公马鹿前面。跃出河面后，754号似乎在喉咙上咬了致命的一口。它的举动激励了三匹稍年轻的狼跳入水中帮忙。六匹狼踩着水一起攻击马鹿。我看到公鹿的头慢慢垂入水中。这时，年轻的狼游走了，留下头狼和754号继续攻击。它们的撕咬迫使公鹿的鼻孔浸入水中。就这样，公马鹿被淹死了。与它的搏斗持续了紧张的八十二分钟。

狼群将公马鹿的尸体拉上岸，开始啃食。这次捕猎证明了狼群中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头狼主动承担大部分工作，但它们在最后时刻急需帮助。754号是狼群中体形最大、最强壮的狼，它在那一刻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它完成了致命一击。06多年前招募这两兄弟时就拉起了一支队伍，这次狩猎更加证明了这个团队的效率。06吃了一个多小时，吃饱后穿过马路，回到巢穴，将吃下的肉反刍给四只幼崽。

这个月的晚些时候，在公马鹿的尸体被吃掉很久之后，我徒步来到公马鹿被猎杀的地方查看。河段两侧布满了足球大小的石头，我踩在上面，脚下的石头会晃动。这就像在一个巨大的弹珠场上行走。河水使得狼在追赶公马鹿的过程中很难站稳脚跟。有一段300英尺的河段水流最急，水也最深。那就是公马鹿来回奔跑的地方。马鹿选择了一个坚固的防御阵地，但06和它的狼群的坚持，战胜了公马鹿原本占有的优势，公马鹿输掉了与它们的鏖战。

不久之后，我第一次在巢穴里看到了06的四只新幼崽。那时它们应该已经三个月大了。在我的下一次观察中，我看到幼崽们排成一列走来走去。黑色的一岁母狼926号正在看管这窝幼崽。

我在黄石国家公园狼计划的部分职责是帮助公园游客看到狼。这通常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我会在公园路沿线的停车场寻找狼的踪迹。如果找到了，我会让人们通过我的高倍望远镜看到它们。有时，我需要走上山去寻找从低处看不到的狼。在这种情况下，沿路的人会上前加入我的行列。

有一天，当我到达时，停车场有位坐在轮椅上的男子。他告诉我，他的梦想是看到野狼。我们在停车场找不到狼，于是我徒步爬上北面的山坡，很快就找到了一群狼。问题是，必须上山才能看到狼群。我回到路上，请几位狼的长期观察者帮我的忙。我们把轮椅推上了山，当那个男人把轮椅固定好时，我把望远镜架在他面前。狼群还在那里，他看到了它们。

7月底，我在巢穴森林以东5英里的环形草原，听到一个声音，看到一头母马鹿沿着苏达丘溪的河岸向西跑去。06正在追它。母马鹿转向水中继续奔跑。狼跟着它

跑进了小溪，水越来越深，狼不得不游泳。06追上了马鹿，一跃而起，咬住了它的脖子侧面。母马鹿上下扭动，挣脱了06的束缚，跳过06，跑开了。

我在几棵树后面跟丢了它们，然后母马鹿又出现了，穿过小溪，跑回东边。06紧追不舍，时而游时而跑。它抓住了母马鹿，咬住它的背部。但06松口了，现在又在深水里，不得不跟着母马鹿游。这时，马鹿转过身来，向狼冲去。06毫不畏惧，跃出水面，瞄准对方的喉咙。马鹿躲过了这一咬，继续破水前行。尽管马鹿腿长，在溪水中占有优势，06还是追上并咬住了它的脖子。马鹿一边继续奔跑，一边上下颠簸。狼又坚持了一会儿才被甩开。这两只动物穿过水面向西跑去，我失去了它们的踪迹。我们瞥见06仍在攻击，很快看到马鹿死了。这件事让我更加确信，如果有哪一匹母狼具有亚马逊战士的精神，那它就是06。

杰里米·桑德拉吉是一名高中生，他在银门镇做暑期工时和我在一起，拍下了很多追逐和袭击的照片和视频。杰里米十岁时就开始来公园观察狼群。后来，他在蒙大拿大学获得了野生动物生物学学位，成了狼计划的一位工作人员。

我们反复播放视频，研究06的行为细节。视频展示了06跃出水面扑向母马鹿喉咙的瞬间。马鹿转过了头，导致狼没有咬中它。在镜头的后半段，当母马鹿穿过小溪跑开时，06从深水区转向浅水区，这使得它能够追上母马鹿。有一次，当它跑到马鹿旁边时，我们惊讶地发现，与母马鹿相比，06显得多么渺小。尽管如此，它还是杀死了这头大得多的动物。

其他拉玛尔谷狼也来啃食死去的马鹿。我们不得不在环形草原设置关门标志，在路上设置禁止停车标志，以免人们聚集妨碍狼群啃食。后来我看到06时，注意到它走路时右后腿离地。它的右后腿肿了起来，可能是被马鹿踢到了。755号叼走了一条腿，把它丢在不远处的地上，然后回到了马鹿尸体旁。其中一匹对人很警惕的小狼还没吃东西。它径直走向那条腿，吃了起来。我在想，755号是不是故意把它叼到那里，给那个害羞的小狼吃。

我在马鹿尸体附近没有看到754号，也没有收到它的信号，所以我开车去了它的巢穴并在那里找到了它。它在照顾四只幼崽，因为头狼夫妇和其他六匹成年狼都出去打猎了。754号在傍晚时分来到马鹿尸体旁，分得了它的那份肉。

我保留着我所见过的狼成功猎杀马鹿的记录。那头母马鹿是我看到的第133头被猎杀的马鹿。自从狼回来以后，这已经是我在公园里的第5447天了。我算了一下，平均每41天就能看到狼杀死一头马鹿。由于大多数成功的狩猎都是在天黑时进行的，我为能看到这么多次的狩猎而感到幸运，尤其是能看到06以如此威慑和无畏的方式进行这次壮观的狩猎而感到荣幸。

## 第十三章 狼妈妈复仇记

8月初，莫莉狼群的主力仍在南部的鹈鹕谷。前黑尾公狼777号和泡芙与四匹莫莉母狼组建了一个新的狼群，其中包括曾在4月底随队入侵06巢穴的822号狼。

我们定期在巢穴森林里观察拉玛尔谷狼的四只幼崽。那年蚱蜢很多，幼崽们尝试了不同的方法来捕捉蚱蜢。它们有时猛冲向四处蹦跳的蚱蜢，有时试图用前爪扑住静止不动的蚱蜢。

8月3日，我们在拉玛尔狼巢穴以西几英里处的一具野牛尸体旁发现了777号的狼群。九匹拉玛尔谷成年狼中的八匹直接向它们冲去。06领头，所有的拉玛尔谷狼都竖起了尾巴，这表明它们处在敌对的、蓄意的攻击模式。我猜测它们是听到了山谷里传来的嚎叫声，知道有其他狼在它们的领地里。野牛尸体旁的狼群突然向西跑去，拉玛尔谷狼紧追不舍。

原文为Revenge is a dish best served cold.

母狼822号离队向北跑去。拉玛尔谷狼群离开主力狼群追赶它。06早先应该是嗅到了其他狼的气味，很可能认出822号是莫莉狼群中试图杀死它幼崽的一员。巢穴袭击未遂已经是三个多月前的事了，这是06第一次有机会反击。我想到了一句话：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当822号向公园公路狂跑时，我和一群观狼者一起在公路南边几英尺远的山丘上。我们都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住了。莫莉母狼飞快地越过我们西面的人行道，冲上北面的一个陡坡。它转向东边，我们在一系列起伏的山丘中失去了它的踪影。

06跑上公路，755号紧随其后。06继续沿着822号的足迹上山，但755号转身沿着人行道向东跑去。其他的拉玛尔谷狼都沿着822号的气味路线穿过山丘。755号随后抄近路上山，直接来到822号奔跑的路线上。

正如我之后想的那样，我发现755号走到公路上时，迅速观察周围的地形，猜测822号跑动的路线，构思出一条捷径，然后朝那个方向跑去。我觉得它是在用猎杀马鹿时练就的观察能力拦截试图袭击它家人的狼。755号很快就到了822号身后，越来越接近。它纵身一扑，将822号拉倒在地。其他拉玛尔谷狼跑了过来，与它一起攻击莫莉狼。

随后，我们听到822号狼群中的其他狼向南嚎叫。拉玛尔谷狼朝那个方向看去，很快，除了06，所有的狼都离开822号，朝那个方向跑去。06多次咬住另一匹母狼，一边咬一边来回甩头。我从未见过06处于如此紧张、愤怒的状态。我当时在想：

这就是母狼对企图杀死它幼崽的敌人所做的事。06身上似乎正传递着来自它外祖母德鲁伊峰母头狼40号的凶猛和暴力。

南边传来了更多的嚎叫声。06停顿了一下，朝那边看了看，然后转向822号，给了它最后一口，然后走开了。我用望远镜观察莫莉母狼的动静。06显然没有给它喉咙致命一咬，尽管敌人任它摆布。这让我想起了它的祖父、德鲁伊峰族长21号，从未杀死过被打败的对手。06是这两位性格迥异的祖辈的有趣组合。

我向南望去，只见06正带领着它的狼群向777号狼群的其他狼走去。拉玛尔谷狼停下来嗅嗅野牛尸体旁的狼群。我把望远镜转向822号，看到它还有呼吸。它试图站起来时摔倒了，滚下了山。它又重复了几次这样的过程。

然后我去看06狼，看到它在其他狼留下气味标记的地方做标记。这是它在向狼群表明这是它的领地，而不是它们的。之后，拉玛尔谷狼向西跑去，我们瞥见它们在追赶一匹没有项圈的灰狼，那一定是777号狼群中的另一匹莫莉母狼。道格·麦克劳林看到755号追上了那匹灰狼并把它拉倒。它跳起来逃走了。

后来，当06离开狼群返回巢穴时，我跟踪了它。它穿过马路，我最后看到它叼着一根棍子走进巢穴森林。我想象着它把棍子给幼崽当玩具的情景。就在刚才，它还是一个可怕的复仇母亲。现在，它正准备回到幼崽身边，和它们一起玩耍。必要时，它可以很凶猛，但我看到它主要还是以关爱和合作的方式行事，就像它的姨姥姥42号一样，那是抚养它母亲长大的狼。

我回到攻击发生的区域，在12点55分收到了822号的正常信号，也就是06离开它六小时后。又过了两小时，信号以正常速度的两倍跳动。这是项圈发出的死亡信号。

我们狼计划的四名成员——基拉·卡西迪、艾琳·斯塔勒、汉斯·马丁和我——走到822号的尸体旁，对它进行了检查。它的皮上到处都是狼的咬痕。咬伤太多，失血太多，它不可能活下来的。我们郑重地把它抬到公路上，放在一辆皮卡车的后座上，以便将它运到一个可以进行全面尸检的地方。一大群人在附近看着我们。我把他们叫了过来，让他们与822号共处片刻。然后，我谈到了莫莉家族和06家族之间的历史，包括最近试图突袭巢穴的事件。

这次事件发生后，黑尾公狼777号和泡芙继续与莫莉母狼小分队一起旅行。它们大多生活在斯鲁溪以西的小美国。这可以让它们与拉玛尔谷狼群保持距离。

8月10日，莫莉母头狼686号和其他来自自主狼群的狼也在小美国。当它们与留在那里的亲戚会合时，总数是十三只。傍晚时分，人们看到它们在追逐黑尾公狼777号。第二天早上，我检查时，看到了莫莉狼，但没有777号的踪迹，尽管我能收到

来自它项圈的响亮信号。后来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一只狗一直盯着一个地方狂吠。我走到那里，在一些灌木丛下发现了777号的尸体。它身上有很多狼咬的痕迹，很容易确定死因。777号是被莫莉狼杀死的又一匹德鲁伊峰狼的后代。我们现在知道，莫莉狼群已经在北方杀死了八匹狼，还得加上南方的玛丽山公头狼。

777号的死亡结束了莫莉家族与拉玛尔谷家族以及其他德鲁伊峰狼后裔之间的那一轮暴力冲突。686号很快与主狼群一起返回了鹈鹕谷。那时，莫莉狼群差不多已经在北方生活了八个月。与泡芙和777号组队的母狼则留了下来。

686号离开后，我在想它和它的队友为什么要杀死公狼777号。因为它还没有配偶，也没有生过幼崽，它是不是嫉妒家族中更年轻的母狼找到了两匹公狼，而其中一匹母狼现在有了三只幼崽？还是它的控制欲太强，不能接受独立的母狼离群？不管它在想什么，我永远不会知道。

下一次我见到06时，想起了它在附近有莫莉家族的几个月里所经历的一切。它和它的家族在数量上大大不及入侵的狼群，但狼群中的每一匹狼都在冲突和入侵中幸存了下来。这证明了它的智慧和领导能力。

777号与泡芙以及年轻的莫莉母狼所建立的新狼群在斯鲁溪地区站稳了脚跟。由于之前有过一个名为斯鲁溪的狼群，它们被命名为交界丘狼群，取自附近的一个地标。泡芙成为它们的公头狼，一匹没有项圈的莫莉灰狼成为母头狼。来自两个世仇家族的年轻狼群合并后，形成了一个成功、持久的狼群。多年后的今天，这个狼群仍在此地。

## 峡谷白色母狼

像泡芙和777号这样的年轻公狼，冒险离开家庭去寻找配偶的情况比母狼要常见得多，但激烈冲突可以改变这种模式。我想起了上一代莫莉狼群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当时一匹年轻的母狼冒着风险与以前的敌人建立了伙伴关系。

2003年，一匹浅灰色的母狼和一匹灰色的公狼占领了海登谷作为它们的领地，这是黄石国家公园中心的一大片土地。那里夏秋两季马鹿很多，但冬季马鹿会迁徙出去，因此狼很难在这里终年生存。此外，它们发现自己被挤在两个规模更庞大、历史更悠久的狼王朝之间：莫莉狼群和内兹帕斯狼群。新的狼群被称为海登谷狼群，母狼的皮毛最终变成了白色。

到2007年，这个家庭已经有了两个成年女儿，它们在那年春天帮助父母抚养了一窝幼崽。10月下旬，莫莉狼群袭击了这个规模小得多的狼群，杀死了头狼夫妇。在那之后，人们看到这个家庭的五只幼崽与一匹成年母狼一起旅行。它最终带着

幼崽来到公园西部，找到了配偶，并在那里建立了领地。另一个姐姐留在了海登谷，在那里它作为一匹孤狼生活着，尽管时刻面临着莫莉家族再次袭击的威胁。

那年冬天，留守的女儿与莫莉狼群中的一匹黑色公狼配对。新的狼群定居在它父母的领地，被命名为峡谷狼群，因为它们居住在黄石大峡谷附近。这对夫妇养育了许多窝幼崽，随着母头狼年龄的增长，它的皮毛也变成了白色，就像它母亲的一样。

这匹年轻的母狼组建峡谷狼群的故事，以及几匹年轻的莫莉母狼组建交界丘狼群的故事，是狼的女儿们冒着巨大风险、克服重重困难取得成功的又一例证。截至本书写作时，离群的莫莉母狼组成的交界丘狼群的后代仍然控制着这片领土，而白色峡谷母狼的女儿领导的狼群控制着母亲在海登谷占领的领土。

## 第十四章 夏末的拉玛尔谷狼群

2012年8月的一个晚上，我观察到06的四只幼崽在草地上玩耍。两只黑色的幼崽相互嬉戏，玩起了追逐游戏。我将望远镜转向两只灰色幼崽，看着它们嬉戏打闹，互相追逐。然后，四只幼崽一起围绕着草地小跑。

当月18日，四只拉玛尔幼崽跟随成年狼离开巢穴森林向西进发，这是它们第一次走这么远。狼群向野牛的尸体进发，那具野牛尸体可供它们吃许多天。754号就像一匹贪玩的一岁狼。它走到其中一头年轻的母狼身边，冲它嘴对嘴虚打，然后追着它到处跑。之后，它又和中灰摔跤。与哥哥同龄的755号在附近睡觉，没有参与游戏。

第二天早上，我看到06在游戏场中心。它咬了一岁狼一口，然后迈着欢快的步子跑开了，接着又回来咬了一匹一岁狼。我在想，06之所以如此无忧无虑，是不是因为它感觉到莫莉狼群已经离开了它的领地？

几天后，大部分拉玛尔谷成年狼越过公路向南，找到另一具野牛尸体啃食。这一次，754号带着幼崽留了下来。四只幼崽似乎想加入大部队，但754号带领它们上坡，远离过往车辆和人群的危险。它持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似乎为了看护幼崽而放弃了去野牛尸体旁用餐的机会。

9月初，06和其他八匹拉玛尔谷成年狼把幼崽留在巢穴里，向公路走去，可能是去狩猎。当06想穿过马路时，一辆大型巴士和许多汽车正好停了下来。我和一名执法护林员清理出一段路，然后拦住了所有来往的车辆。06向下看了看，看到了那个缺口，然后带着它的家人走了过去。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交通中断一下，剩下的让06完成。

9月中旬，我们在公路南侧首次见到了06的幼崽，还有七匹成年狼。幼崽们很快就找到了附近的诺里斯聚集地。许多代德鲁伊峰幼崽都喜欢在那里玩耍，这些幼崽似乎也被吸引到了这个地方。它们四处嗅了嗅，然后一起玩耍。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鲍勃·韦恩当时正在公园里。他被认为是世界级的狼遗传学专家。我询问了他有关落基山脉原始狼遗传学的问题，与黄石国家公园重新引入的加拿大狼进行比较。他提到了2005年的一项基因分析，该分析是对1917年之前在怀俄明州、犹他州、科罗拉多州和北达科他州等西部各州采集的二十二匹狼的样本，以及来自几个平原州和新墨西哥州的样本进行的遗传分析。这项研究由詹妮弗·伦纳德担任第一作者，研究发现，这二十二匹狼的基因与目前生活在

美国西部和加拿大的狼非常相似，这意味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加拿大西部重新引入黄石国家公园的狼，在基因上与美国西部历史上的狼基本相同。

该论文还讨论了上一个冰河时期之后狼在北美的分布和迁徙。冰川作用在大约1.8万年前达到最大规模，覆盖了加拿大落基山脉的大部分地区，这意味着当地的狼群和其他物种彻底灭绝了。但在此期间，美国落基山脉的部分地区没有冰川，狼群在这些地区得以幸存，这些地区被称为“避难所”。用研究论文中的话说，这些灰狼“在加拿大冰川消融后成了灰狼殖民者的源头”。

最后这句话的意思是，位于现在落基山北部各州的狼群，当时逐渐向北扩散到新的无冰川地区，并最终在加拿大的一些地区重新繁衍生息。那些地区之前被冰川覆盖时，原来的狼已经灭绝了。这是一种史前的狼群重新引入，其运作方向与黄石国家公园的狼群重新引入方向相反，后者放养的狼是在阿尔伯塔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捕获的。用另一种方式来总结所有这些信息：在上一个冰河时期之后，来自美国西部的狼群重新定居在加拿大西部；而在现代，来自加拿大同一地区的狼群向南被迁居到落基山脉北部。

鲍勃最近给我发了一篇2016年关于狼的遗传细分的论文，第一作者是瑞娜·施韦泽。我对这项研究的理解是，所有的北美狼都是同一品种，但在六个气候、植被和猎物不同的栖息地存在着不同的种群。这些栖息地的狼群学会了适应当地条件，并将它们的生存知识传授给后代。灰狼的这些种群被称为生态型，命名如北极狼、北方森林狼、不列颠哥伦比亚狼和大西洋森林狼等。在我与鲍勃的通信中，他写道：“黄石狼，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几乎可以肯定是落基山脉生态型的一部分，并与阿尔伯塔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内陆地区的狼群连续，这些地区与2005年研究中的（美国）西部狼群具有遗传相似性。”

想到这些发现时，我意识到，从加拿大来到黄石国家公园的三十一匹狼将在它们的祖先数千年前生活过的地区度过余生。

然后我意识到，我的遗传背景与这两篇论文研究的狼群有一些相似之处。我父亲的祖先在1800年左右离开苏格兰高地，他们在被称为“高地清洗”的强制迁移期间移居加拿大，后裔又在马萨诸塞州定居，我就出生在那里。因此，我的祖籍应该与那些祖先从未离开过故土的高地人非常相似。

在拉玛尔谷狼群到达诺里斯聚集地一周后，成年狼带着四只幼崽渡过拉玛尔河，来到玉髓溪，幼崽们立即开始在草地上玩耍。几天后，幼崽们又跟着成年狼向西走。

在这次旅行中，头狼夫妇特别顽皮。755号追赶着06。06轻而易举地超过了它，但又掉头往回跑。其他成年狼不得不躲开它，否则就有被撞倒的危险。754号从它的来路跳开，然后又追赶它。06也超过了754号。06又回到755号身边让它来追自己。它好像在炫耀自己跑得有多快。年轻的成年狼则有自己的游戏小组。06跑过去，跳到其中几匹狼身上，然后跑开了。之后，它又围着其他狼跑圈。

这时，一只黑色的幼崽发明了一种新游戏。它找到一个塑料瓶，捡了起来，绕着其他幼崽跑，好像在试探它们敢不敢追它。其他幼崽追逐着黑色幼崽，当黑色幼崽扔掉瓶子时，另一只幼崽叼起瓶子跑开了。06和其他成年狼看到了这一幕，飞快地跑了过来。很快，一匹灰色的一岁狼拿到了瓶子。754号追着它，当它把瓶子掉在地上时，754号抢了过来。当它穿过狼群时，瓶子从它的嘴里滑了出来，于是它又跑回来，再次叼住瓶子。然后它放下瓶子，一岁狼紧接着抢走了瓶子。但它又很快放下了，一匹灰狼接着叼起了瓶子。所有关于瓶子的追逐看起来很像橄榄球比赛。我一直认为狼不懂人类的运动，但有两种例外：橄榄球和摔跤。

当这个游戏变得无聊时，狼群继续换了个方式玩。755号和06走到一起，用嘴比画着。然后755号突然跑开了。06没有追它，于是它又飞奔回来，围着狼群转圈跑。它又和06比画了一次，然后继续绕圈跑。它一边跑，754号一边和06玩耍。看到狼群中如此热闹的场面，就像看到一群邻居的狗在互相玩耍一样。

拉玛尔谷成年狼于9月下旬出现在银门镇。一度可以看到它们走在公路上，许多人驻足观看。该地区是蒙大拿州的合法猎狼区，队伍中的两名当地男子拥有射杀狼的许可证。狩猎法规禁止从道路上向动物射击，但有时这一限制会被忽视。其中一名男子在当地开店，他后来告诉朋友，他没有射杀过拉玛尔谷狼，因为从观狼者那里赚了很多钱，不想冒险让他的商店被抵制。

Howlin' Wolf (1910—1976)，本名Chester Arthur Burnett，是美国蓝调音乐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传奇人物之一，以其标志性的“嚎叫”式嗓音和粗犷的吉他演奏风格闻名。

几天后，我们听到拉玛尔谷狼群在公园边界附近嚎叫。这时我听到一个男人在附近的小屋里吹起了风笛。他停顿了一下，可能是想看看狼群是否会回应他的音乐而嚎叫。他试了八次，狼群始终没有回应。我想起有个著名的蓝调歌手自称为“嚎叫野狼”<sup>④</sup>。或许如果我们能把他带到银门镇，狼群就会回应他的歌声。

狼计划生物学家马特·梅兹从06的项圈中下载了数据，获取了它曾去过的GPS位置。有一天，它在银门镇以东几英里处，越过怀俄明州的州界。当时，在怀俄明州的这一地区有八匹狼的猎杀配额。显然，没有一个持有猎狼执照的人看到它，因为它在半夜1点前安全地回到了它的巢穴，离它之前的GPS位置大约22英里。

10月20日深夜，我在银门镇听到八声枪响。那天我在拉玛尔谷收到了06家族的信号，所以我知道它们不在我们镇附近。但一周后拉玛尔家族又回到了银门镇。次日，狼群回到了公园，而且所有成员都在。我开始担心，这群野狼在公园进进出出，进入了可以合法射杀它们的区域。

每年秋天，美国人约翰·波特和斯科特·弗雷泽都会来公园举行狼的祈福仪式。他们总是邀请人们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最早的祈福仪式是在1995年初举行的，那正是第一批来自阿尔伯塔省的十四匹狼来到公园的时候。在2012年的仪式上，斯科特对公园狼的重新引入计划的成功发表了一番深刻的演讲。他说：“能够给予，而非索取，这是桩善事。”用这句话来形容该计划的成功再合适不过。

随后，约翰演唱了一首传统的原住民歌曲，带领大家一起进行祈福仪式。过程中需要焚烧茅香——一种甜草。之后，他说了一段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所有人：“在斯科特和我进行第一次祈福的那天，最早被送来的那些加拿大狼，已经离开世间了，但它们的灵魂还活在周围的群山之中。”

我想，后来离开我们的黄石狼的灵魂也在那些山上，如21号、42号、302号和480号。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问过约翰这个问题，他是这样回复我的：“确实如此。事实上，我想说的是，所有公园狼的灵魂——即使是那些在1926年大灭绝之前生活在公园里的狼，以及它们的所有祖先，仍然在这里的山里生存、活动和繁衍。我认为1926年以前生活在这里的狼的灵魂实际上召唤了那些在1995年和1996年返回的狼。它们通过你、迈克（迈克·菲利普斯，狼计划的第一任领导人）、道格、我、斯科特——通过每一个，甚至是远远参与将它们带回来的人，发出召唤。

在地球上生活过的所有人类中，我觉得北美原住民最了解狼，所以我对约翰告诉我的话坚信不疑。后来我在《黄石狼群》一书中读到，早在一万五千多年前，狼群就生活在现在的公园地区。所以根据约翰所说，有很多狼的灵魂在呼唤它们的亲人重新定居黄石国家公园。

2012年秋天，莫莉家族和06家族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莫莉狼群只有六匹狼，而06家族则有十三匹狼。这部分是由于一些莫莉母狼离群组建了交界丘狼群。事实上，这些狼并没有对拉玛尔谷狼群采取过激行为。06已经成功地带领它的家人度过了一段可怕的威胁期，但它和它的家人很快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与之截然不同的致命挑战。

## 第十五章 艰难时刻

11月初，大部分交界丘狼在拉玛尔谷西端公路北边啃食一具野牛尸体。06的狼群在路南，向西行进。当交界丘狼群发出嚎叫声时，06转身带领它的家族远离了这个狼群。我把它的行为解读为它选择避免不必要的争斗，毕竟对方迄今为止尚未打扰它的家族。

拉玛尔谷狼群很快就到了黄石研究所南面。执法护林员在附近有一个射击场，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开枪的声音。拉玛尔谷狼多次朝枪声望去，并跑离枪声。这是件好事。我们希望狼群在狩猎季节走到公园外面时能对枪声保持警惕。

11月11日上午，我收到怀俄明州一位研究狼群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报告说在公园外的一个捕狼区看到了拉玛尔谷狼群。第二天早上，我又收到了他的短信，说他刚刚在山脊上看到了拉玛尔谷狼群十三匹狼中的十二匹。754号不见了，我也收不到它的信号。当晚回家后，我拨打了怀俄明州渔猎局的狼热线，听说当天早些时候在该区域有一匹狼被射杀。我立即想到可能是754号。该区域射杀狼的数量限制为八匹。这是第七匹被射杀的狼。

第二天，11月13日，我们得到确认，754号在公园以东12英里处被射杀。我打电话给怀俄明州的朋友，他告诉我拉玛尔谷狼群正在返回公园。他还说，他已经和当地狩猎检查站的工作人员谈过了。他们告诉他，有个猎人停下来报告射杀了一匹狼。工作人员检查了动物的尸体和该男子的狩猎许可证。通过无线电项圈可以确认那匹狼就是754号。在交谈中，猎人告诉他们，他想射杀他能找到的最大的狼。754号是拉玛尔谷狼群中个头最大的成员。

当天晚些时候，我收到了来自823号的死亡信号，它是莫莉狼群的母狼之一，曾帮助组建了交界丘狼群。它来自公园边界以北的蒙大拿州，黄石国家公园北入口以东。我们很快得到证实，823号被猎人报告猎杀。该地区还有很多马鹿被猎杀，猎人留下的内脏堆对乌鸦、郊狼和狼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交界丘狼群现在只剩下七匹成年狼和三只幼崽。

当时，蒙大拿州的狩猎区对于射杀狼的数量并没有限制。对交界丘狼823号的捕杀引发了一场运动，要求蒙大拿州鱼类和野生动物委员会规定配额，该提案最终获得批准。公众对823号之死的反应在未来几年挽救了许多其他狼的生命。如果它没有被戴上项圈，就不会知道它是公园游客经常看到的黄石狼，那么对越过公园边界的狼射杀的限制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我们发现823号是被一个在当地狩猎场工作的人射杀的。他的老板曾告诫他不要射杀带项圈的狼，但他不顾命令还是射杀了823号。老板因此解雇了他。

11月15日，也就是754号死亡三天后，道格做了一次飞行，打电话告诉我他在公园里收到了其他拉玛尔谷狼的信号。它们在环形草原以东的森林里，但他无法计数。当天上午晚些时候，我看到755号带领狼群向它们的巢穴森林走去。我数出了十二匹狼。这证实754号是唯一一个在它们进入猎狼区过程中失去的成员。

06在它们进入巢穴森林时领头，后来当它们再次出现在西面更远的地方时仍然领头。它经常停下来，一边环顾四周，一边大声嚎叫。狼群的其他成员也加入进来。当其他狼暂停时，06会继续独自嚎叫。很快，其他狼也恢复嚎叫。我突然想到，拉玛尔谷狼群并不知道754号发生了什么事。它们只知道它失踪了。对它们来说，回到大本营并在那里寻找它是合情合理的。嚎叫是它们寻找它的最简单的方法。但我知道它们的呼喊是徒劳的。754号再也不会嚎叫回应了。

754号过着野狼的生活，从不骚扰任何人或牲畜。它是一匹高大强壮的公狼，但似乎并没有成为头狼的野心。754号很乐意帮助家人狩猎和照顾每一窝幼崽。它特别喜欢与幼崽和年轻的成年狼玩耍。754号是一匹坚韧勇敢的狼，它可以对抗十六匹敌狼，可以在与愤怒的灰熊的对抗中获胜，但无法抵挡一粒高速子弹。

我的许多朋友都告诉过我，他们的爱犬会在犬类同伴死亡或失踪时，经历一段抑郁和悲伤的时期。我认为拉玛尔谷狼也经历了同样的悲痛，为它们的家人和朋友。

即使经历悲伤，它们也必须进食。11月21日，它们在一具旧的野牛尸体上啃着残渣。我看到一只幼崽叼走碎屑。我查看了记录，发现这头野牛已经死了113天。

12月3日一早，我在离开银门镇时收到了拉玛尔谷狼群的信号。我在想它们是否在夜间来到这里寻找754号。后来我看到它们向西返回拉玛尔谷。第二天，我在巢穴附近发现了它们，十二匹狼发出了大量的嚎叫声。我感觉它们仍在试图联系754号。

大部队随后向南，向诺里斯山的山顶进发。上午10点10分，我在山顶失去了06和其他狼的踪迹。我当时并不知道，它们要回到它们最后一次见到754号的地方。回想那天，我相信拉玛尔谷狼群是去那里寻找它们失踪的家人。我知道它们冒着生命危险，因为公园外的狩猎区内还可以再射杀一匹狼。

接下来的两天，即12月5日和6日，我没有收到任何拉玛尔谷狼的信号。第二天下午4点40分，我做了最后一次检查，然后返回银门镇。晚上7点12分，丹·斯塔勒往我家里打了电话，告诉我怀俄明州渔猎局已经联系了公园，说在754号被杀的地

方附近有一匹带项圈的灰狼被射杀。丹和我都知道，这可能意味着它是06。不过怀俄明州也有一个项圈项目，这匹狼或许来自不同的狼群。我是这样告诉自己的。

第二天早上6点44分，我离开小屋，向东行驶了几英里检查信号，然后掉头向公园外驶去。我没有收到拉玛尔谷狼群的信号。早上7点25分，我收到一条短信，于是停车阅读。短信是丹发来的，我心里很清楚短信要说什么。他已经确认中枪的狼是06。

我继续开车，听说在地狱咆哮溪可以看到交界丘狼群。我花了大约半个小时才到达那个地方，我知道那里会聚集一大群观狼者。在那段时间里，我努力盘算着要对所有人说些什么，他们都等着听我们说说关于那匹刚刚被射杀的狼的情况，并迫切希望它不是06。

我来到停车场，看到了几匹交界丘狼，然后转身告诉大家这个消息。每个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一片死寂，然后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一位女士瘫倒在地，开始抽泣。我跪下来尽我所能安慰她。然后我走到其他人身边，我们分享了关于06和754号的故事。这让我们好受一些。

我们看到了八匹交界丘狼，这让我们暂时放下了06的死。随后，四匹黑尾狼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其中包括06的姐姐母头狼693号、公头狼778号——前德鲁伊峰狼。它们聚在一起玩了一会儿。看到这些狼，我开始从失去06的悲伤中走了出来。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答录机上有很多留言。我觉得我有责任给所有人回电话，并联系其他熟悉06的人。道格·史密斯打电话来安慰我。我告诉他，我们刚刚看到了许多狼，它们以正常的方式生活着。尽管在公园外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但那天与交界丘狼和黑尾狼在一起的时光，让我可以在电话结束时说：“今天在黄石国家公园过得很愉快。”

06是怀俄明州射杀的第八匹狼，这也填充了配额。它的家人在那里又逗留了几天，它的死亡意味着在那个山谷不能再合法猎杀狼了。因为它，狼群才得以安全。

第二天早上，12月8日，我们再次看到了交界丘狼和黑尾狼，在第二天也观察到了狼群。我意识到，对于我们这些身处黄石国家公园每天都能看到狼的人来说，度过悲伤要比远离公园的人们容易得多。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想着失去06的事，但观察狼是一种积极的体验，有助于我们抚平伤痛。

当天，《纽约时报》刊登了06的讣告。讣告部分内容如下：“据怀俄明州野生动物官员报道，黄石国家公园最著名的一匹狼，本周四在公园边界外被枪杀，它深

受许多游客的喜爱，也为追踪其行踪的科学家所重视。这匹狼……是公园内备受瞩目的拉玛尔谷狼群的母头狼，它非常出名，一些野生动物观察者甚至称它为‘摇滚明星’。在过去六年大部分的时间里，这只动物一直是游客的最爱。”

12月10日，我们听说蒙大拿州鱼类和野生动物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投票决定紧急关闭公园以北的区域，禁止猎杀和诱捕狼，因为那里有许多黄石狼被杀害。我们对这一消息表示感谢。

道格·麦克劳林参加了那次会议做证，他告诉我，754号和06的死亡已经成了全世界的一个大新闻，大量请求涌入委员会，呼吁关闭那个猎狼区。两匹拉玛尔谷狼是在怀俄明州被射杀的，但它们的死亡是蒙大拿州关闭措施的催化剂。

后来我才知道，道格·史密斯向委员会提供了黄石国家公园狼群离开公园边界后的无线电追踪数据。他们利用这些信息划定了禁猎区。这证明了我们项圈项目的价值，因为它挽救了许多公园狼的生命。

当时，距离06被枪杀已经过去了四天，我们不知道它的狼群中幸存的成员在哪里。午后，我接到同事汉斯·马丁的无线电呼叫。他收到了来自拉玛尔谷狼群中755号和820号的信号。汉斯在巢穴森林附近一具新的鹿尸旁看到了一匹狼，然后又收到报告说附近还有狼。我和汉斯一起看到了755号和另外六匹拉玛尔谷狼。

这一消息通过社交媒体在公园内外迅速传播开来。这个消息给认识拉玛尔谷狼的人们带来了许多安抚和宽慰。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已经找到了十一匹拉玛尔谷狼。这意味着755号、所有年轻的成年狼和四只幼崽在回家的旅途中幸存了下来。

和它们在返回时失去了754号一样，拉玛尔谷狼群发出了许多嚎叫声。我看到755号开始了集体嚎叫的第一声。其他狼跑到它身边，它们一起嚎叫。这是一个团结的仪式，一定有助于它们应对失去两位家庭成员的痛苦。狼群继续前进，但嚎叫的次数越来越多。我认为狼在嚎叫时表达了它们的情感，这些声音在我听来是悲哀的。我想，这些嚎叫声可以视为狼的音乐，我们称为“蓝调”的那种。

我给怀俄明州的朋友打了电话，谈到了754号和06。他告诉我，在狼被射杀的空旷地带有很多马鹿。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狼群会跑到那里。他还说，怀俄明州当地的狩猎和渔业生物学家正在讨论降低明年在该狩猎区可射杀的狼的数量。因此，就像蒙大拿州一样，两匹拉玛尔谷狼的死挽救了未来许多狼的生命。

12月中旬，我在拉玛尔谷看到了莫莉母头狼686号。它正在清理一具去年8月的野牛尸体。后来，我在野牛尸体附近看到了它狼群中的另外两匹狼。686号大部分时间都与它们保持距离。这个曾经强大的狼群正处于低谷。在深入拉玛尔谷的所有旅行中，686号仍然没能找到一匹没有血缘关系的公狼加入它的狼群。与此同时，

我注意到拉玛尔谷狼在它们的巢穴森林附近停留了很长时间，我想知道这是否给了它们一种安全感和正常感。

12月18日，拉玛尔谷狼群回到了06被射杀的地方。现在猎狼季节已经结束，它们在那里很安全。我觉得它们又回去找06和754号了。它们在公园东部停留了几天。

年底，马特·梅兹统计了06的GPS项圈数据。在佩戴项圈的307天里，06有297天在公园内或银门镇地区的边界沿线活动，离开黄石国家公园向东走的时间只有十天。就在这十天中的一天，它被枪杀了。

我最终得到了更多关于它死亡细节的信息。开枪打死06的男子在当地狩猎检查站停车时，他告诉工作人员，他原本看到了755号，可以开枪打死它，但他注意到附近有一匹更大的灰狼。他瞄准了那匹灰狼。06作为母狼属于平均体重，而755号作为公头狼来说，则显得有点儿小。

后来，我和一位住在公园东边的朋友聊了聊，他认识杀死06的人。那个人告诉我的朋友，在他射杀了06之后，755号和其他狼在靠近它的位置嚎叫。射手决定给它们一些时间与06相处，于是离开了，一小时后又回来。回来时他看到狼群还在附近。它们可能不知道它已经死了。猎人被要求将06的尸体送到附近的检查站，所以他必须把它找回来。当该男子和一名同伴去找它时，755号和其他狼离开了。他说，拉玛尔谷狼在该地点附近又待了几天，在此期间不断嚎叫，试图联系06。

当我回想起这个故事时，我意识到它展示了两匹狼之间的纽带。755号一定知道这里是个危险的地方，但它还是忠诚地守在06身边，可能是在舔它的枪伤，试图让它站起来和它一起离开。06的尸体被运走后，755号又在它被杀的地方附近嚎叫了三十六个小时，大概是试图与它取得联系。如果猎狼活动没有结束，它的嚎叫声会暴露它的位置，人们可能会向它开枪，但它不知道这一点。它不顾自己的危险，一直待在那里，直到它一定是意识到06已经不在，也许它感觉到它们再也不会在一起了。

写到06的死，我不禁想，它中弹后是否有片刻时间环顾四周，看看755号和它所有的儿女们是否安然无恙。我希望它这样做了，在它悄然逝去时能得到安慰。

2012年底，我们记录到06的四只幼崽仍然存活。它在2011年曾产下五只幼崽，在2010年初为人母时产下四只幼崽。所有十三只幼崽均存活至第一个自然年年底。狼计划对幼崽的死亡率进行了跟踪，统计出到自然年年底的平均存活率为73%。06的三窝幼崽存活率为100%，这表明它在管理狼群和抚养幼崽方面表现出色。

2014年，国家地理野生动物频道播出了由当地电影制片人鲍勃·兰迪斯拍摄的关于06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名为《狼之女王》，全世界有数百万人观看了这部纪

录片。鲍勃后来就06的情况采访了我，作为这一节目视频版本的附加特辑。我还为NPR电台节目《瞬间判断》做了关于06生平事迹的采访。他们也采访了道格·史密斯。这期节目于2014年5月23日播出，成为他们最多要求重播的节目之一。这一集原名为《传奇》，但当他们重播这一集时，将其更名为《06母狼》。

## 第四部分 2013年

## 第十六章 重新开始

像06这样杰出的母头狼的死，会对其伴侣和家庭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我觉得我在它的故事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就是记录下755号、它的成年子女和最后一窝幼崽身上发生的一切。

2013年初，755号和它的女儿776号和820号仍在拉玛尔谷，但其他家庭成员在公园外。2月的交配季节即将来临，公园东边稍年长的母狼可能正在怀俄明州这一地区寻找伴侣。很快，解散的胡都狼群中的几匹公狼加入了拉玛尔谷狼群。这个狼群最终以它们的血统命名，因此它们成了新版的胡都狼群。

755号与776号、820号的血缘关系太近，无法与它们交配。我预计它将不得不独自寻找新的伙伴，事实上它很快就脱离了狼群。它经过了几个狼群领地，我看到它在每条路上嗅探着狼的气味痕迹。我猜它是在寻找一匹独身母狼的气味。1月下旬，我在拉玛尔谷看到了755号和一匹灰色的莫莉母狼在一起。第二天早上，它们面对面调情。母狼是759号，对755号特别亲热。它走到755号前面，将两只前爪搭在它的肩膀上。

在那之后不久，道格·史密斯开始为755号戴项圈，他让直升机驾驶员飞往拉玛尔谷，想射中755号，为它戴上新的无线电项圈。当飞行员飞到可以射击时，755号却跑到了直升机下面。道格被挡住了，无法获得清晰的射击角度。755号多次这样做，机组人员不得不放弃了它。后来我听说，当755号在公园东部时，怀俄明州渔猎局曾试着用网捕它，它显然知道如果它跑到直升机下面，他们就抓不到它。我觉得这表明了野狼是多么聪明。

我看到755号和莫莉母狼759号在一起了，很高兴它找到了新的伴侣。有一天，我看到它在公路边啃食一只被它杀死的大角羊。759号在公园的一个偏远地区长大，不习惯交通，所以它远离羊和公路走廊。两匹狼来回嚎叫。填饱肚子后，755号走到759号身边，反刍出一大堆鲜肉给759号吃。后来我看到它们并排躺倒，啃着同一根骨头。这一切表明，755号已经放弃了它在拉玛尔谷狼群中的公头狼地位，选择与759号在一起。它已经开始了生活的新篇章。

几天后，拉玛尔谷狼群的大部队回到了拉玛尔谷。它们在巢穴森林里嚎叫。我检查了一下，从西边收到了755号和759号发出的很清晰的信号。之后，我看到九匹狼在追赶759号，然后失去了所有狼的踪迹。755号在附近不停地嚎叫。它一定是在试图联系759号。不久之后，我发现它们在一起了，759号跟着755号穿过了玉髓溪的会合点。759号的毛皮上有血迹。它停下来后，755号走到它身边，舔了舔它的伤口。然后它们走进了一片森林。两天后，我从森林的方向收到了759号项圈传

来的死亡信号。755号离开了山谷，再次独自向西前行。道格·史密斯和其他人对759号进行了检查，发现它身上有很多狼咬的痕迹。它怀孕了，未出生的幼崽很可能是755号的。

我是如此了解755号，所以很同情它。它在几个月前刚失去了兄弟和06狼，找到了新的母狼配对，现在又失去了它和一窝幼崽。它很不幸地遇到了拉玛尔谷狼群的残余部队。759号是莫莉狼，拉玛尔谷狼群很可能从它的气味中发现了这一点。因为巢穴袭击事件，它们的确有理由追捕它。

2013年的繁殖和筑巢季节对755号来说似乎已经失去了意义。它必须再等一年才能有机会拥有自己的幼崽。我想知道它是如何应对生命中如此多的死亡的。我想到了自己。父亲在我十岁时突然去世。多年后，我在阿拉斯加德纳里国家公园工作时，一位朋友——狼生物学家戈登·哈伯——在研究狼时死于一次飞机失事。另有一位阿拉斯加的朋友自杀身亡。第三位朋友是被灰熊咬死的。人在经历了悲剧和死亡后还能继续生活，我觉得755号也会这样做。

4月3日，我在黑尾高原附近看到755号和一匹灰色的母狼在一起。母狼可能来自利奥波德狼群或八英里狼群。第二天，这两匹狼一起捕杀了猎物，它们在一起玩耍了很久。几天后，我听说755号从雪地上滚了下来，然后匍匐着滑下山坡。那匹灰色的母狼看着它，模仿它滑行下山。4月20日及次日，它们仍然在一起。2月交配季节后它们才相遇，因此不可能在那个春天产崽。

不幸的是，755号与这匹新母狼的关系没有持续多久。6月30日，我们最后一次看到它们在一起，是在拉玛尔谷的北边。这对狼一直在两个相邻的狼群附近，也许母狼不想冒被攻击的危险。接下来的几个月里，755号将独自在黄石国家公园北边游荡。

9月初，755号原本黑色的皮毛已经变成了灰色。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它有时看起来就像一个灰色幽灵。它出生于2008年，现在已经超过五岁了，这基本上是黄石狼的平均寿命。我不知道它作为公头狼的日子是否已经结束。我仍然希望它能找到一匹像06一样非凡的母狼，帮助它组建一个新的家庭，但这似乎不太可能。

2013年，755号在组建家庭方面遇到了挫折，但它的两个女儿很成功。拉玛尔谷狼和胡都狼的大部队在公园东边安家落户，在那里筑巢。母狼中灰留在了原来的拉玛尔谷领地，成为06家族中唯一还在狼群领地的代表。它独自捕猎，充分说明它从母亲那里学到了本领。后来它的妹妹黑色母狼926号也加入了它的行列。我想知道这两匹母狼是否能够重振拉玛尔谷狼群，但要做到这一点，它们需要一匹公头狼。

有一天，一匹灰色的无项圈公狼带着一只受伤的耳朵，以一个奇怪的角度蹿出来，穿过马路，来到拉玛尔谷狼姐妹经常出现的巢穴森林。我们不认识它，但它似乎是一匹正在寻找伴侣的离群公狼。两姐妹正在寻找这样一匹狼，所以它去对了地方。三匹狼组成了一个新的拉玛尔谷狼群。后来，这匹公狼被套上了项圈，编号为925。我们最后得知，它原来来自胡都狼群。

4月18日，中灰看起来有明显的孕相，很可能即将在巢穴森林产崽。它的妹妹926号和新的公头狼925号会一起离开巢穴森林去狩猎或寻找动物尸体。我经常看到它们一起玩耍。公狼做一个气味标记，母狼会在上面做标记。这通常说明两匹狼是头狼夫妇，但我之前曾多次看到926号对它的姐姐表现得很顺从。我看着926号在吃一具新的动物尸体。它去了巢穴，十一分钟后回到了动物尸体旁。这一快速的往返表明，926号很可能在巢穴中将肉反刍给了它的姐姐，然后又回到了动物尸体旁。它从猎杀现场到巢穴花了十分钟跑了个来回。当天晚些时候，它又往返了两次。

5月10日，有人在拉玛尔谷看到中灰在追逐马鹿。我看到它有哺乳幼崽的迹象。这意味着，它正在06的母亲于2000年出生的巢穴森林中抚养06的孙子和孙女。

926号为这个家庭做出了巨大贡献，它发现了一头自然死亡的大野牛。在926号离开后，中灰顺着妹妹的气味找到食物吃了一顿。这头大野牛的尸体让狼群饱餐了许多天。

第二天，两姐妹走到了一起。这一次，中灰表现出对926号的从属。中灰比926号大一岁，一直占有主导地位。不过，也许它只是在筑巢期表现得比较顺从，这样926号就会继续帮助它照顾新幼崽。过去，我曾见过其他哺乳期的母头狼表现出同样的从属关系，我觉得那是因为它们需要狼群中其他母狼的帮助。当你需要依赖他人时，善待他人是明智之举。

到5月26日，这头大野牛的尸体已经被完全啃光。那天早上，我跟着中灰，看它小跑着走向残骸。它停了下来，四处嗅了嗅，然后用前爪挖土。不一会儿，我看到它从土里挖出一大块野牛肉，肯定是其他狼藏起来的。中灰走开，在更远的另一块地上嗅了嗅。然后伸爪下去，不用挖就得到了食物。走了几步，它重复了这个过程，又吃了一个。我想它是在吃地窝里的蛋。次日，我看到925号做了同样的事情，后来目睹926号狼也吃了两次蛋。我之前在斯鲁溪畔看到过狼找蛋并吃掉，猜测那些蛋应该是加拿大雁等水鸟产下的。现在这些地点远离水源，这些蛋更有可能是麻雀、草云雀和角云雀等鸣禽产下的。

5月底，三匹拉玛尔谷狼聚集在一起相互问候。它们并排走在一起，我注意到926号被挤在姐姐和公狼之间。这一幕看起来就像两个人类姐妹与她们都喜欢的男孩

走在一起，而妹妹则确保自己能挨着男孩。

那一刻让我突然意识到，我有多么喜欢926号。它的母亲被杀，父亲离家出走，但它仍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进一步思考，我意识到这正是我认识的所有伟大母狼的一贯做法：当困难和悲剧降临时，它们从不放弃，而是坚持下去。

高中生杰里米·桑德拉吉告诉我，他看到三匹拉玛尔谷狼在巢穴森林南面过河。926号先从水里出来，然后转过身来，嬉皮笑脸地试图阻止中灰和925号爬上河岸。后来，我看到926号绕着公狼跑圈戏弄它。回想起这些事情，我感觉很好。926号在调动大家玩耍，这表明这个新组建的拉玛尔谷狼群正在恢复正常。

7月13日傍晚，我第一次见到中灰的幼崽。有两只，都是黑色的。我们知道，两匹灰狼不可能生出黑色的幼崽，所以中灰一定是在2月份交配季节时，在公园东部跟一匹黑色公狼交配怀上的。在此期间，该狼群中曾有一匹黑色公狼。这意味着925号正在抚养另一匹公狼所生的幼崽，但它努力抚养它们，似乎对这些幼崽的态度与亲生父亲没有什么不同。

第二天，我看到中灰以从属的姿态舔着926号的脸。我曾在5月份见过它对妹妹做出这种举动，但当时它和刚出生的幼崽被困在巢穴里，我以为它在寻求喂食。现在看来，926号是母头狼，是与925号配对的妹妹。它将在这个位置上服务多年，这意味着狼群的长期命运将由它来承担。

根据我多年来的观察，年轻母狼一直在寻找没有血缘关系的公狼交配，相比与亲属交配，这种做法能使它们的幼崽获得更健康的混合基因。但也有这样的例子，像中灰这样的狼并没有和最初的伴侣在一起，而是和另一匹没和它交配的公狼在一起。据我所知，在每一个案例中，新公狼抚养幼崽的方式，似乎与对待亲生儿女并没有什么区别。

然而，母狼选择公狼，与之交配并终生相伴的情况更为常见。这表明，除了寻找无血缘关系的公狼外，母狼选择的还是一个它认为可靠和可依赖的公狼，要让它可以长期信赖，以保证家庭的安全和良好的供养。这将是它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

755号和它女儿们的故事展现了狼社会的另一个方面。755号曾是狼群的创始头狼，但在06去世后离开了狼群，冒着巨大风险闯入敌对狼群的领地寻找新伴侣。它的离开使它的女儿们更容易吸引伴侣。当德鲁伊峰公狼480号失去伴侣离开狼群时，也发生过类似情况。

7月中旬，正值野牛交配季节。一头大公牛会找到一头准备配种的母牛，然后跟在母牛后面不停地哼哼。一旦与母牛交配成功，公牛就会离开去寻找下一头母牛。

所有这一切都与狼夫妇长期亲昵的关系形成鲜明对比。有一次，劳瑞·莱曼告诉我，她最可怕的噩梦就是回来的时候变成了一头母野牛。

7月20日，拉玛尔谷狼姐妹带着两只幼崽在巢穴森林东边散步。两匹母狼追逐了一头骡鹿。这将是幼崽们目睹的第一次狩猎。

我意识到，我看到的所有拉玛尔谷狼和它们的幼崽，让我忘记了06和754号的死亡，以及755号的离开。中灰和926号在新招募的公狼925号的帮助下，继承了这些成年狼的事业，正在抚养下一代幼崽。

7月底，我们清楚地观察到了两只拉玛尔幼崽。一只在追逐蚱蜢，另一只则在地上挖地松鼠洞。前一只幼崽又加入了挖洞的同伴，其中一只钻进洞里。当它出来时，我注意到两只幼崽的大小不同。由于它们来自同一胎，大小不一表明其中一只可能是公的，另一只是母的。一只幼崽进入了埋伏位置，然后跳起来追逐路过的同伴。这对幼崽随后一起跑来跑去。一只幼崽被绊倒在地，但立即爬起来继续奔跑。

8月4日，两只黑色幼崽与中灰一起出现在巢穴森林中。在那之后，我们只看到了那只体形较小的雌幼崽。有一天，我看到那只幼崽走到926号身边，用爪子拍它的脸。926号回应地舔了舔它。926号暂停的时候，幼崽又用爪子拍926号的脸，926号继续舔它。8月15日，我看到这只幼崽跟着拉玛尔谷狼姐妹小跑。它跟得很紧，它们向东走了几英里。幼崽与926号一起嬉戏，看起来健康状况良好。在进入一片森林后，我失去了它们的踪迹。

中灰继续表现得从属于它的妹妹，因此我们确信926号是母头狼，尽管它更年轻。直到8月25日，狼群一直以巢穴森林为基地。

## 启蒙

当我看到926号舔那只幼崽，以及幼崽用爪子拍它的脸让它继续舔时，我记得看到过玛瑙溪母头狼472号，也就是926号的外祖母，和一只幼崽在2010年底发生过同样的情形。当06还是幼崽时，472号肯定也曾以类似的方式舔过06，我相信06在926号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月，也曾以同样的方式舔过926号。这种母性行为会从472号传递到06，再传递到926号。我还目睹过成年黑尾狼互相舔脸的仪式，包括它们的母头狼舔低级母狼的脸。

我想起弗兰斯·德瓦尔评论过灵长类动物之间相互梳理毛发的行为是如何将群体成员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我决定对狼的社会行为做更多的研究。我翻阅了自己12000多页的田野笔记，搜索狼群中舔舐的例子，发现了数千个观察结果。然后，我挑选出333个有代表性的案例，将它们分为四大类：成年狼舔成年狼、狼妈妈和

其他成年狼舔幼崽、幼崽舔成年狼、幼崽和母狼妈妈舔其他狼群成员以获得反刍。

有些案例似乎是一种和解形式。例如有一次，一匹新公狼进入了竞争对手的领地，与老的公头狼搏斗，打赢了。胜利者允许老头狼留在狼群中，并舔舐了它给老狼造成的伤口。从那时起，它们开始了团队合作。在21号的时代，有一次它的儿子一岁狼被一群年轻的狼欺负并咬伤。21号走过去舔了舔受害者，这似乎是一种安慰行为。舔舐行为的高峰期出现在交配季节，求偶的公狼和母狼会以亲昵的方式互相舔舐。

我记得多年前曾访问过位于新斯科舍省的加拿大狼研究中心，该中心主任珍妮·雷恩给过我一盘录像带，是在圈养设施中狼的巢穴秘密拍摄的。我拿出来看了。录像的开头是一匹怀孕的狼在洞穴里。它很快就开始分娩，当一只幼崽从它体内出来时，它舔了舔幼崽。我多次回放了那一刻，得出结论：被舔的愉悦感和安心感可以抵消出生时的创伤。随着视频的继续，狼妈妈舔舐三只幼崽的镜头出现了很多次，在它们笨拙地在窝里爬来爬去的时候，还有后来开始学走路的时候。

我在黄石国家公园看到，当幼崽出窝时，狼爸爸和其他狼群成员会舔它们，幼崽也会回舔。这种相互舔舐的方式是为了欢迎幼崽加入狼群。舔舐贯穿了狼的一生，是一种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家庭联结仪式。

这一切都要追溯到狼出生的关键时刻，以及狼妈妈是如何舔舐幼崽的。我意识到这是幼崽进入狼社会的开始。如果它是一匹母狼，它最终会像母亲在它出生时舔它一样舔自己的幼崽，而它的女儿们也会对自己的幼崽做同样的事情。这是一个不断重复的社会化仪式，可以追溯到狼的起源。这向我强调了母亲在狼社会中的重要性。

想到狼妈妈在子宫外生命的最初时刻舔舐新生的幼崽，我想到了755号在06被枪杀后留在它身边，以及我感觉它可能舔了子弹进入06身体的地方。想象这一点让我觉得，对于像06这样的狼来说，出生时被母亲舔舐的经历，将与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被长期伴侣舔舐的经历重合在一起。

## 第十七章 挫折

9月，莫莉母头狼686号死了。狼计划的工作人员检查了它的尸体，认为它是被其他狼杀死的。那年夏天，它的狼群只剩下三匹成年狼：686号、成年母狼779号和一匹新的灰色公狼。两匹母狼都在那个春天筑巢，但几周后686号离开了。我们无从得知686号是被已成为母头狼的779号赶走的，还是它自己选择离开的。它的巢穴里从未出现过幼崽。686号作为独狼四处游荡，而779号和灰色公狼则在巢穴里抚养了五只幼崽。据我们所知，686号在它的五年生命中从未有过任何存活的幼崽。

686号的故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多年来一直在寻找没有血缘关系的公狼来交配，但当一匹公狼终于加入狼群时，却是一匹更年轻的母狼生下了幼崽，而不是它。如果你根据幼崽的产量和存活率来评价一只母狼，那么06获得了突出的成功。它在三年里生了十四只幼崽，并将它们全部养大成年。

686号主导了一个极其暴力的时代。在它统治期间，莫莉狼群至少杀死了九匹狼。它还入侵了拉玛尔谷狼群的巢穴，试图攻击06和它的家人。与德鲁伊峰母头狼40号一样，686号的一生充满暴力，且最终因暴力而死。如果它们是《星球大战》电影中的角色，你可以说它们都走向了黑暗面。

2013年，686号的前狼群只去了黄石国家公园北边一次，因此莫莉家族与德鲁伊峰家族，包括06的家族，之间的长期恩怨似乎已经结束。

后来，新的莫莉母头狼779号被重新戴上项圈和称重。它的体重为136.6磅，是黄石国家公园有史以来最大的母狼。相比之下，06狼五岁时的体重为94磅，接近公园母狼的平均体重。我回忆起06在追逐马鹿时跑得有多快，意识到对于像拉玛尔谷狼这样专门猎杀马鹿的狼来说，太重可能是一个不利因素，因为马鹿在被追赶时会逃跑。然而，莫莉狼群专门捕猎野牛，而野牛通常会坚守阵地，因此狼群中体形较大的狼在与这种大型对手作战时更具优势。尽管779号长得威猛，但它并没有像686号那样对邻近的狼群表现出超强的攻击性。

9月30日，我们从新闻中得知，由于华盛顿的政治争端，联邦政府将于晚上10点关闭。这意味着黄石国家公园将对游客关闭，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政府工作人员都将休假。

我们这些住在银门镇和邻近库克市的人可以开车穿过公园去买东西、看病和探亲访友，但我们不能在任何地方停下来散步或寻找野生动物。这给前往黄石国家公园的人带来了巨大的不便。他们中的许多人多年来一直梦想一睹公园的风采，当

他们终于到达时，却被告知由于公园关闭而无法进入。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局面，因为这一问题是由政治原因造成的。

我每天早上都会出门，在我的小屋东西两侧寻找和倾听狼群的声音，然后在公园入口处掉头。附近有一条国家森林公园的小径，我经常在这里徒步前往公园边界。过去，拉玛尔谷狼群曾走过这条小路，但我在这条小路上的时候没有看到过它们。我有时会在蒙大拿州伽德纳镇入口以北的地方寻找狼群，有两次在那里看到了八英里狼群。

有些时候，我驱车向东进入怀俄明州寻找胡都狼群。这些旅行让我有机会看到它们的领地是什么样子，但每次去那里我都必须小心翼翼，因为9月15日开始就是猎狼季节了。公园东边的怀俄明州地区当时的配额是四匹。去年秋天754号和06被射杀的时候，配额是八匹。我从来没有发现过胡都狼。如果我发现了任何一匹，会马上离开，以避免向别人透露它们的位置。

在其中的一次旅行中，一位熟悉该地区的朋友带我参观了去年12月06被射杀的地方，距离主干道不到1英里。再往前一个月，754号在距离那里几英里的地方被射杀。这两个地点距离很近，再次表明06很可能是想回到那里去寻找754号。

公园停业于10月15日晚些时候结束，于次日上午重新开放。那天，我在海登谷看到了七匹峡谷狼，其中包括母头狼，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匹有着醒目的白色皮毛的狼。

斯科特·弗雷泽和约翰·波特回到公园，参加一年一度的狼群祈福仪式。在仪式上，他们祈祷狼群能够留在公园里，不要越过边界进入猎狼区。

公园停业结束后，一切恢复了正常，游客也陆续回到黄石国家公园。有一天，我们几个人正在帮助新游客通过望远镜观察交界丘狼群，一位女士说：“这里每个人都友好呀！”

自9月1日以来，我再也没有见过755号。那天它独自出行。10月21日，我们在拉玛尔谷的标本岭上看到了它。它和一匹来自交界丘狼群的黑色母狼在一起。母狼于2013年3月被戴上项圈，编号为889。它出生在2012年交界丘狼群组队的前一年，这意味着它最初来自莫莉狼群。自06母狼死亡后，755号已经与来自莫莉狼群的两匹母狼一起生活过了：759号和889号。

The Bachelor, 美国ABC电视台自2002年3月起播出的经典相亲真人秀节目。

我在想，755号会被母狼们怎么看。它是一匹成熟的公狼，拥有丰富的头狼和父亲经验。与未经考验的年轻公狼相比，755号是母狼寻找可靠伴侣的好选择。真人秀

节目《单身汉》会立即与它签约的。

本月月底，我检查了我的记录，发现中灰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0月10日。当公园停止结束时，我们都期望看到它和其他的拉玛尔谷狼，但直到月底都没有发现它。随着它的离去，拉玛尔谷狼群只剩下925号和926号两匹头狼了。

11月19日，我在公园停业结束后第一次见到925号和926号。它们在巢穴森林东面捕杀了一头公马鹿，但公马鹿尸体靠近公路，那里的交通和人流阻碍了狼的进食。我打电话给执法护林员，我们把公马鹿拖到南边，这样狼群就可以放心地去进食了。

12月初，银门镇的地面积雪已达12英寸，拉玛尔谷的气温降至零下34摄氏度。这是我在黄石国家公园度过的第十五个冬天，但我仍未适应寒冷的天气。在我早期的职业生涯中，我曾在死亡谷、约书亚树国家公园和大弯国家公园等沙漠公园工作过，这些地方的冬天让我丧失了在新英格兰长大时形成的对寒冷的大部分抵抗力。

一天早上，我们在塔楼路口附近发现了755号它的新伴侣889号。889号在前面领路，鼻子贴着地面，追踪着气味踪迹。附近有数百头马鹿，但889号没有理睬它们，而是专心致志地追寻着一个特定的气味。这条线索带着狼穿过了数以千计的其他马鹿的足迹，但它一直跟着它感兴趣的那头马鹿留下的痕迹。755号跟在889号后面，我感觉它知道889号在追踪一个可能的目标。

889号突然停了下来，向前看了看，然后低下头，摆出了跟踪的姿势。755号跟在它后面，盯着同一个方向，朝着一小片针叶树。狼一定以为它们追踪的马鹿就在树林里。

母狼向前奔跑，755号紧随其后。我在那片树林里跟丢了一会儿，然后看到一头母马鹿从树林里跑出来，两匹狼紧跟在它身后。母马鹿跑得很慢，两匹狼很快就追上了它。当狼到达母马鹿身边时，755号一狼当先。它咬住了母马鹿的一条后腿。母马鹿向它踢去，击中了它好几次。尽管遭到重击，它仍然死死咬住不放。然后，889号跳起来咬住了母马鹿的喉咙。

马鹿只是站在那里，不再反抗，甚至不再挣扎求生。它的健康状况一定很差，已经没有力气了。母马鹿是如此之高，以至于889号不得不用后腿站立，才能继续咬住马鹿的喉咙。然后马鹿倒下了。它设法站起来，但又一次倒下，就这样了。889号又坚持了几分钟，母马鹿就死了。

我思考这个过程时，得出的结论是：889号在成千上万的马鹿足迹中发现了一组气味，让它联想到生病或健康状况不佳。它专注于这一气味踪迹，无视其他所有气

味踪迹，结果直接找到了那头母马鹿。这令人印象深刻。889号似乎是一匹特别聪明的狼，也是一个好猎手。

这给我带来了希望，希望它和755号能成功找到一块领地并组建家庭。看起来755号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母狼一起重新开始。

在那次目击之后不久，12月14日，我听说在公园北部有一匹狼被射伤。我担心755号的厄运还在继续，因为755号和889号当时就在那个地区。圣诞节那天，我在塔楼东面的交界丘发现了755号和889号。母狼在行走时，右前腿离开地面。它躺在755号旁边，舔着那条腿和右肩。原来它才是14日被射伤的那匹狼。

当我离开去查看其他狼群时，道格·麦克劳林一直陪着这对狼。他后来告诉我，755号和889号站起来亲昵地舔着对方的嘴。第二天早上，这对狼在一具新的马鹿尸体附近。755号一定是独自杀死了马鹿，因为母狼跑得不够快，根本追不上马鹿。

29日，我们在拉玛尔谷北侧看到了755号独自待着。后来，我们在它身后几英里处发现了889号。它沿着一组狼的足迹向东走，那一定是755号的足迹。889号在行进过程中没有将重量放在受伤的腿上。我们看不到任何断裂的迹象，所以这一枪可能只是穿透了它的皮肉而没有击中骨头。它朝755号的方向前进，我们看不到了。信号检查显示，在本月余下的时间里，这两匹狼一直在山谷的这一段。我知道狼的复原力很强，希望889号能从枪伤中恢复过来。755号一生中经历的悲剧已经够多了，我希望看到它能成功找到伴侣，再次成为父亲，养育幼崽。

2014年1月1日，我在拉玛尔谷看到755号与889号在一起。当889号跟随755号时，它拖着受伤的腿在深雪中穿行。后来，当它不得不在更深的雪地里跋涉时，它用了那条腿。我猜它一定非常痛苦。几天后，黄石研究院的一个班级看到889号在用它的三条腿追赶一群马鹿。755号在追赶另一群。755号追上一头母马鹿，咬住喉咙将它甩倒在地。889号跑过去帮它把母马鹿弄死。对于一匹刚被射中的狼来说，这样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 870号狼卷土重来

像889号这样的母狼常常因为严重的伤势而行动迟缓，但我一直很惊讶它们是如何拒绝放弃，继续做必需的事情而生存下去的。2013年初，道格·史密斯用飞镖捕获了一匹灰色的交界丘母狼，并为它戴上了项圈。它现在被称为870号。当时，狼群有七匹成年狼和两只存活的幼崽，一黑一灰。一匹成年灰公狼很快加入了狼群，我们推测它来自黑尾狼群，因为它被公头狼泡芙接纳了，泡芙也是一匹黑尾狼。交界丘狼群的领地位于斯鲁溪，与较小的拉玛尔谷狼群相邻。

两天后，泡芙和870号交配成功。后来我们确定，在交配过程中，母狼的脖子受伤了。劳瑞·莱曼和我一起看到了交配，她回忆说有一只幼崽跳到了870号的背上。再加上泡芙的重量，导致它摔倒了。也许它的脖子在摔倒时扭伤了，从而导致受伤。

事件发生后，我很快就观察到了它。870号从卧姿爬起来，试图跟着泡芙走，但走了几步就倒下了。泡芙回来站在它身边，我认为这种行为意味着一种关心。870号很快起身跟着它，但站立不稳。

当我用望远镜观察时，我看到它的头垂了下来。抬头对它来说似乎很痛苦。犬类行为专家克尔斯蒂·皮克对870号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它的脊柱神经受到压迫，导致颈部疼痛，前腿也可能疼痛。有时它的左前腿会一瘸一拐，我看到它在舔自己的腿，好像腿是疼痛的来源。

这些伤病很快导致870号失去了头狼的地位。另一匹称为“破尾巴”的母狼接替了它的位置。它俩可能是来自莫莉狼群的姐妹。当870号摇着尾巴靠近其他成年狼时，我看到的情况确认了这一调整。破尾巴走到它身边，以支配者的姿态跳到它的背上，把它压在身下。870号没有还手。我想到了泡芙对870号的关心，这与破尾巴对姐妹残疾的利用形成了鲜明对比。

870号似乎很好地适应了新的等级制度和它较低的地位。我注意到交界丘狼群中的其他成年母狼认为它已经退出了头狼的竞争，很少支配它。就连破尾巴也对它放松了警惕。870号担负起了照看狼群两个幼崽的角色。当其他成年狼外出狩猎时，它经常陪在幼崽身边。这对870号很有帮助，因为这让它有更多的时间养伤。

当交界丘狼群集体嚎叫时，我看到870号会抬头加入，尽管它可能会因为把脖子保持在那个位置而疼痛。嚎叫过后，它的头会再次垂下。

当870号与狼群一起出行时，它通常排在队尾。它经常不得不停下来躺下休息，然后爬起来，尽量走得远些，再休息。最终，它会远远地落在其他狼后面，但它会保持自己休息/前进的模式，最终赶上它们。我猜想，长途跋涉对它的颈部来说很难受，当疼痛和劳累让它无法忍受时，它就不得不停下来。当它走路时，它的头通常低垂着。870号在逆境中的表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它没想过放弃。

在870号颈部伤势慢慢恢复的过程中，我看到它和公头狼泡芙继续保持着一特殊的感情，尽管870号在母狼等级中的地位较低。这对泡芙来说似乎并不重要。它们一起玩耍，并肩而卧。我没有看到泡芙与新的母头狼破尾巴玩耍。它经常不理它，而且有时，当母狼试图与公狼互动时，公狼会对母狼进行猛烈的攻击和呵

斥，但它从未对870号这么做过。这似乎是一个母头狼在失去头狼地位后仍能与公头狼保持亲近的例子。

2013年春天，破尾巴在斯鲁溪以西的高坡上筑巢。包括870号在内的其他交界丘成年狼努力工作，以支持新的母头狼和它的四只灰色幼崽。我记得有一次长途狩猎，这些成年狼远离幼崽。当它们踏上归途时，健康的成年狼轻而易举地爬上高高的山脊，与幼崽们会合。870号挣扎着爬上山坡，远远地落在了其他狼后面，但它一直向前走，一步一步地缓慢上坡，脑袋低垂，可能是在忍受剧烈的疼痛。

最后，它去往幼崽所在位置时，我看不到它了。它不是幼崽的母亲，只是一个低级别的狼群成员，但870号似乎决心要帮助照顾它们。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870号不顾自己的伤势和明显的疼痛，如此努力地帮助取代自己成为头狼的母狼。用人类的话来说，它是一个团队合作者。870号对狼群的奉献得到了特别感人的回报——人们看到其中一只灰色幼崽给了它一块肉。

到4月下旬，870号恢复的程度已经可以在动物尸体旁追逐灰熊，并挑逗家族中的成年公狼。它和泡芙一起做双重气味标记，主要是在破尾巴不在的时候。

我们在夏季并不常见到交界丘狼群，不过在8月份，我看到破尾巴在一个地方做了气味标记。泡芙也在附近，但它在另一个地方做了气味标记。870号和它们在一起，它在泡芙做标记的地方做了标记。那天，泡芙和870号再次一起玩耍。这更加证明了它们之间的感情。

9月份，我看到870号有时在狼群前方处于领先地位。它还按倒了一匹成年母狼。到了那个月底，它又按倒了两匹不同的母狼。

10月27日，我找到了交界丘狼群，看到870号和破尾巴都在狼群中。870号似乎已经完全康复。次日，破尾巴不见了，一起离开的还有另一匹交界丘成年公狼。我看到870号再次成为母头狼。我们一直没有弄清楚前一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想了很久，最后猜测破尾巴是看到870号恢复了体力。如果是这样的话，它选择和公狼一起离开这个家，建立自己的狼群，而不是冒着和870号争斗失败的风险留下。

MTV (Music Television)，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音乐电视频道之一，隶属于美国维亚康姆集团 (Viacom Inc.)。

11月中旬，我在地狱咆哮溪观察交界丘狼群时，几辆车停在了停车场。这是一个来自MTV频道的摄制组，他们正在拍摄一个歌手凯莎的真人秀节目。他们问我是否可以拍摄她和我谈论狼的情景。她走过来，我告诉她870号是如何在前一个冬天受伤并失去头狼地位的，但它后来又恢复了，重新夺回了它的地位。我建议她写

一首关于870号的歌。几天后，我见到了其中一位工作人员，他告诉我，凯莎确实写了一首部分基于870号故事的歌曲。

每当我想起870号时，我都会想象它沿着陡峭的斜坡跋涉到家族的巢穴，远远落后于其他成年狼，却依然迈步向前，永不放弃。而它那么做，是为了帮助打倒它的母狼。

## 第五部分 2014年

## 第十八章 对母头狼的探索

2月6日是我经历过的最冷的一天，无论是在黄石国家公园还是其他地方。我们中的一些人停下来观察拉玛尔谷狼，925号和926号正上坡去巢穴森林。有个人拿着温度计，记录的温度是零下48摄氏度。狼群在安逸地休息，似乎没有受到极度寒冷的影响。我没有它们那么坚强，不得不回到车里取暖。

狼计划早期的座右铭是“不计成本获取数据”。极度寒冷的天气以及在更长的夏季需要在半夜3点15分起床，也是研究狼的成本的一部分。后来过了几年，一项新的政府规定禁止我们在极端寒冷的天气下到户外工作。

那天之后不久，我看到926号叼着一只大海狸离开苏达丘溪。海狸的尾巴不见了，我想这意味着狼已经吃掉了它。尾巴主要储存的是脂肪，所以是美味佳肴。我跟丢了它，它叼着海狸上坡去了巢穴森林。我回到小溪边，发现一片雪地上有很多血。那里有狼的足迹，还有很多被海狸啃过的树枝。926号一定是吓了海狸一跳，在它溜回水里之前抓住了它。一只成年海狸可以重达30磅到60磅，所以它可以给926号和它的伴侣吃上好几顿。

2月底，当我观察这对拉玛尔谷狼夫妇时，我看到它们是多么顽皮。公狼925号走到926号身边，与它嬉戏。它做出游戏鞠躬邀请，围着它蹦来蹦去。两匹狼一起嬉戏，然后母狼转身围着公狼跳。又玩了一会儿，公狼追上了母狼。看起来它们有很牢固的配对关系，这预示着公狼很可能会成为母狼的优秀供养者。926号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它接过了母头狼的位置，与伴侣建立了牢固的关系，并证明自己是一个优秀的猎手。

现在，我经常收到拉玛尔谷头狼夫妇从巢穴森林发出的信号。926号于2011年在那里出生，看来它将继承传统，在06和中灰曾筑巢过的同一片巢穴森林里产下幼崽。2000年，926号的曾祖母40号也在那里生下了它的外祖母472号。早在1997年，德鲁伊峰狼的幼崽就出生在那里。

3月，我发现926号怀孕了。有几次，它的信号表明它已经转入地下准备分娩。它马上就要三岁了，即将第一次当妈妈。但926号已经有两年的经验了，它曾帮助母亲和姐姐抚养幼崽，所以我觉得它堪称训练有素。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926号继续留在巢穴森林附近。到4月初，它的孕期已经到了后期，肚子看起来很大。我看到它冲向四头公马鹿，但它很快就放慢脚步改成走路，只是嗅着它们的气味踪迹。对它来说，跑这么远的距离一定很不舒服。

4月8日，我看到926号从925号那里得到了三次反刍。第二天，926号躺着休息，眼睁睁地看着公狼试图独自捕获一头公马鹿。它失败了。926号是不会放弃一次狩猎的，但它的怀孕状态让它无法帮助伴侣。

4月27日，926号似乎待在了它的巢穴里，因为我无法收到它的信号。我想它很可能在那天产崽。由于它的巢穴周围有茂密的树林，我有一段时间看不到它了。

在那几个月里，我并不是只监视拉玛尔谷头狼夫妇这一对。我还想看看755号和它的新伴侣889号的情况。2月底，我在标本岭看到了755号。889号和一匹交界丘黑色母狼一直跟着它。第二天，它们和755号在一起，889号和755号调情了很多次。889号俏皮地在它身边嬉闹，用爪子拍它的身体，然后靠在它的胸膛上。在后来的一次观察中，我再次看到889号摇着尾巴在755号身边跳来跳去。作为回应，755号做了一个游戏邀请鞠躬的动作，并围着它嬉闹。889号身上的枪伤似乎已基本愈合，但有时仍会一瘸一拐。那匹黑色母狼已经不见了，我在想是不是889号把它赶走了。

3月下旬，我在拉玛尔谷离巢穴森林1英里左右的地方看到了755号和889号。当889号站起来时，它看起来怀孕了。看到它隆起的肚子，我很高兴。看来755号终于成功地重新开始了，很快就会养育出新一代的幼崽。我们监视着889号的行踪，试图找出它的巢穴。889号的信号很快显示，它正在塔楼路口以西几英里处的茂密森林中筑巢。

但在它可能的预产期后不久，我们开始看到889号和755号一起远离了它的巢穴。我很不情愿地断定它的幼崽没能存活下来。也许它的枪伤和与之相关的压力对它的身体来说太严重了，导致它的怀孕在后期失败。这对755号来说一定是件痛苦的事。它失去了它的兄弟和原配06，被人类猎手杀死。然后它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庭，去寻找新的母狼。它让759号怀孕了，但它在生出幼崽之前就死了。之后，至少有六匹母狼对它感兴趣。最终，它和889号母狼在一起，与之配对，并让其怀孕。它似乎在筑巢，但没有幼崽存活下来。这意味着755号连续两年失去了育幼的机会。755号似乎是狼版《旧约》中的约伯。我想知道，在经历了这么多挫折之后，它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我很快注意到，755号和889号大部分时间是分开的。889号经常在公路上走，靠近汽车和人。而755号对人类很警惕，接近人类让它不舒服——这对狼来说才是正常的。看起来它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755号将不得不继续寻找合适的伴侣，开启一个新的家庭。06花了几年时间才找到755号。像06和755号这样的生命故事表明，寻找合适的伴侣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会有许多失败和挫折，就像我们人类一样。

相比起来，拉玛尔谷头狼夫妇925号和926号似乎表现得不错。公狼多次离开巢穴狩猎，然后回来喂母狼。我驱车前往黄石研究所，在那里得知怀俄明州瑟莫普利斯市的一所文法学校正在参加公园管理局的黄石探险班。带着全班同学、老师和家长去看了925号之后，我无意中听到其中一位母亲说：“我都要哭了，我就是这么高兴。”想到她说的话，我更加体会到在公园里看到狼对人们的影响。

那天天气很暖和。925号发现了一头野牛犊的尸体，并以此为食。它身上大部分厚厚的冬季皮毛还在，所以后来走到附近的一片雪地上，躺在上面乘凉。后来，劳瑞·莱曼看到925号叼着半扇小牛犊向东走了大约4英里，朝926号的巢穴走去。这么多肉可以让它饱餐好几天。

5月7日，也就是926号产崽十天后，我看到它和925号在巢穴森林里追赶一头下山的马鹿。那头马鹿逃走了，不过第二天早上，它们在路南发现了一具新的马鹿尸体。926号下来啃食。我之前曾担心，只有两匹年轻成年狼组成的狼群在喂养和照顾一窝幼崽时可能会遇到困难，但到目前为止，925号和926号做得很棒。926号很年轻，但它受过最好的狼妈妈的训练。相应地，06一直由它的母亲、玛瑙母头狼472号训练，而472号又由德鲁伊峰母头狼42号指导。这是一个优秀的母狼序列。

从1995年5月初我在黄石国家公园看到狼的第一天起，每天结束后我都会回家，在晚上写下详细的田野观察记录。2014年5月10日，十九年后，我写下了我的第10000页狼群观察记录。

6月初，我仔细观察了926号，当时它正在啃食一头公马鹿的尸体。我可以看到它的乳腺非常充盈。925号躺在马鹿尸体的上坡处，让926号吃马鹿身上最美味的部分。这充分说明926号选对了伴侣。

那时，每年夏天，我都会与得克萨斯州儿童医院的一个小组聚会。团里的成年人既有父母，也有从癌症中完全康复的前医院病人。孩子们患有癌症，但身体状况还可以保证出行。我会带他们去看狼，给他们做讲座。就如和我交谈过的大多数孩子一样，他们喜欢著名的狼妈妈的故事，如42号、06和现在的926号。

7月10日是个大日子。那天傍晚，我在脚桥停车场观察巢穴森林，在一片草地上看到了七只拉玛尔幼崽。六只是黑色的，一只是灰色的。我在它们进入茂密的树林时失去了它们的踪迹，但后来其他人看到这些幼崽跟在926号后面。这次目击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次激动人心的事件。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拉玛尔谷狼群经历了种种挑战，包括754号和06的死亡、755号的离开，这些幼崽意味着926号在925号的帮助下成功地继承了母亲的事业。

看到926号和它的幼崽让我想到了它的父亲。早在5月中旬，我就听说有人在海登谷看到了755号，在塔楼路口以南大约28英里处。那是峡谷狼群的领地，也就是我之前提到的新狼群。它们的公头狼来自莫莉狼群，母头狼是被莫莉狼群杀死的海登谷头狼夫妇的女儿。它的皮毛现在大部分是白色的，就像它母亲的一样。它有一个成年的女儿，被毛是浅灰色的。我立刻想到这个女儿可能与755号很相配。我很希望它能找到合适的母狼，再养一窝小狼崽。在经历了这么多困难之后，它应该获得一些好运。

7月21日，我们有了一次重大发现。我开车到海登谷，看到755号和那匹年轻的浅灰色峡谷母狼在一起了。它们一路向北，母狼领路，我在一片森林中失去了它们的踪迹。第二天，我看到这一对在互相调情。母狼摇着尾巴走到公狼身边，跳到它的屁股上。后来，它还一边摇尾巴一边舔公狼的脸。755号在06去世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一直在寻找合适的伴侣。我感觉这匹母狼就是它命中注定的伴侣。它确实和它配对了，但由于早已过了交配季节，它们只能等到来年才能生崽。

8月中旬，长期观察狼群的凯西·林奇看到926号正试图将它的幼崽转移到马路对面的新聚集地，在巢穴森林东南1英里处。我和凯西看到926号叼着一根骨头。幼崽们追逐着它，试图从母亲嘴里抢过骨头。926号偶尔会放下骨头，但当幼崽们靠近时，它又叼起骨头冲了出去。这表明926号是在用骨头引诱幼崽跟着它。几年前，我曾见过德鲁伊峰母头狼42号在试图将幼崽转移到玉髓溪聚集地时用棍子玩同样的把戏。

当926号把幼崽带到它想要的地方时，它就躺下了，幼崽们在一起玩耍。不久，925号从西面走来。幼崽们跑了过去，它给它们反刍了两次。后来926号又和一只黑色的幼崽玩耍。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继续看到926号和幼崽们玩耍，它还舔它们。我们数来数去，只有六只幼崽，而不是七只，结论是有一只黑色的幼崽不见了。

接下来的几周里，这个家庭一直待在那个聚集地，我看到幼崽们经常在一起玩耍。它们看起来很健康，似乎发育良好。926号继续定期参加游戏。它是第一胎幼崽的好妈妈，就像它的妈妈06在2010年好好照顾自己的第一胎幼崽一样。926号和它的家人于8月底离开了聚集地，沿着拉玛尔河向上游前行。9月初，它们来到了玉髓溪聚集地，这是它们的德鲁伊峰狼祖先在1997年开始使用的中心草地。

拉玛尔谷狼群在10月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月末，狼群才再次出现在山谷中。它们追逐一头公马鹿，925号在它的屁股上咬了一口。926号挡在公马鹿前面，公马鹿低着头冲向它。大公马鹿可能会把它戳死，但925号的撕咬阻止了它，它没有顶中926号。然后，大公马鹿上下颠簸，向925号反踢。它踢中了狼两次，925号尽管挨了几下还是坚持住了。

926号和它的伴侣一起咬住了马鹿的后腿。六只幼崽兴奋地围着公马鹿，但似乎不敢接触。头狼夫妇把它拖倒在一片茂密的鼠尾草丛中。幼崽们跑过去咬住了正在挣扎的公马鹿。公马鹿很快就死了。这次狩猎对幼崽们来说是一次重要的学习经历。它们目睹了父亲是如何有效地咬住公马鹿，防止其逃跑，然后又看到母亲加入，帮助将马鹿击倒。

我在德纳里国家公园工作时，经常帮忙照顾公园里的雪橇犬。狗舍的全职经理桑迪·科格尔告诉我，年轻的狗观察年长的狗履行职责是最好的学习方式。把新狗放在老狗旁边的雪橇上，它很快就能学会如何在团队中正确行动。幼崽观看老狼也是同样的道理。

整个11月，我们继续看到全部六只幼崽与拉玛尔谷头狼夫妇在一起。有一天，一头灰熊来到狼群附近。一只黑色的幼崽朝它走去，其他所有的狼都跟了上去。它们向前冲去，将灰熊团团围住。925号咬了它的屁股，然后又咬了两次。狼群骚扰了熊一会儿，然后失去了兴趣，走开了。

几天后，似乎是同一头灰熊向狼群走来。当熊走到狼群中，一些幼崽摇着尾巴，就像见到了老朋友。它穿过狼群，继续前行。狼群与灰熊同行，灰熊经常处于狼群中间。灰熊没有打扰狼群，狼也没有骚扰熊。看起来它们已经达成了互不侵犯的默契。

18日，我实现了多年前为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清晨出门，这是我连续出门的第5264天，接近十四年半。这比小卡尔·里普肯连续参加2632场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比赛的纪录还多了一倍。我如果能保持到明年6月，就能达到连续十五年每天出门的纪录。我已经连续出门了很多天，以至于很难记住今天是周几。我经常要问别人这样的问题：今天是周四还是周五？

12月4日，拉玛尔谷北边出现了十二匹莫莉狼，其中包括六只幼崽和一匹新的无项圈灰色公头狼。它于2012年底加入狼群，大约在莫莉狼试图袭击06巢穴的7个月后。莫莉狼群嚎叫时，我们听到交界丘狼群从路的南边嚎叫回应。作为回应，莫莉狼群向北移动，这表明新的公狼和母头狼选择避免与交界丘狼群发生冲突。现在，暴力686号不再是狼群的首领，狼群已经不同往日。

第二天早上，拉玛尔谷狼群嚎叫起来。莫莉狼和一些交界丘狼也嚎叫回应。一只黑色的交界丘幼崽与狼群走散，听到嚎叫声似乎有些困惑。它走向拉玛尔谷狼群，可能认为它们是它的家人。我看到926号盯着幼崽。在更多的嚎叫声之后，拉玛尔谷狼群在926号的带领下冲向幼崽。幼崽现在知道这不是它的家人，于是跑开了。

既然926号听到了莫莉狼群的嚎叫声，它很可能认为这只幼崽是它们家的。它对这个敌对狼群怀恨在心，因为几年前它们曾试图在它的巢穴袭击它的家人。926号走到幼崽身边，将它按倒。幼崽挣脱了，但它又抓住并按倒了它。926号咬了小狼一口，但咬得似乎并不重。幼崽挣扎着跑开了。它追了上去，本可以轻易地再次扑倒幼崽并将其杀死，但还是放走了它。

莫莉狼群很快就离开了山谷，没有给926号狼群带来任何麻烦。这些事件似乎表明，莫莉家族和德鲁伊峰家族之间的世仇已经结束。

当天，拉玛尔谷还有另外四匹狼。它们是展望峰狼群的一部分，展望峰狼群一直在西边的黑尾高原活动。几个月后，展望峰狼群将与926号家族有一次命运的邂逅。

那年夏天，我收到定期报告说755号和峡谷母狼仍一起在海登谷。8月下旬，我看到它们试图在逮一头马鹿幼犊。幼犊跑进了黄石河。母狼涉水试图抓住它，但没有成功。小马鹿犊从水里出来后跑掉了。755号全速追赶。经过长时间的追逐，小马鹿犊掉头飞奔回河边。755号已经跑了很长一段距离，仍在全力追赶，逐渐接近了幼犊。小马鹿犊跑进了河的浅水区，狼咬住了它的后腿。当幼犊进入深水区时，755号松开了，涉水返回岸边。

我用高倍望远镜观察它，发现它的呼吸并不急促。755号已经六岁多了。黄石狼的平均寿命是四到五岁，所以以它的年龄来说，还算不错。母狼走过来，亲昵地撞了撞它的身体，然后做了一个气味标记。公狼马上走过来，在这个地方做了标记。后来，公狼又做了一个气味标记，母狼也在这个地方做了标记。之后，母狼俏皮地跳到公狼背上，公狼也对母狼做了同样的动作。

9月，我看到这匹母狼的被毛已接近白色，与母亲和外祖母的色调相同。它看到755号向它走来，就兴奋地摇着尾巴跑向它。它们打着招呼，755号也快速地摇着尾巴。母狼撞着公狼，公狼也用身体撞着母狼。它们看起来很开心，像两只嬉戏的小狗，是最好的朋友。我们了解755号的故事和它经历的所有悲剧，都为它感到高兴。

754号和06被射杀，以及它们的死给拉玛尔谷狼群带来的伤害，严重影响了公园游客在拉玛尔谷看到狼的可能性。我翻阅了记录，发现2011年和2012年，也就是06生命的最后两年，在为期三个月的夏季旅游旺季（6月、7月和8月），我们在拉玛尔谷看到狼的天数占到了80%。而接下来的两年，夏季我们在拉玛尔谷看到狼的天数仅占60%。与后者相比，我们之前看到的狼的数量也要多得多。

旅游业是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黄石国家公园则是这一地区的主要景点。2005年，蒙大拿大学的教授约翰·杜菲尔德对人们来公园的原因进行了调查，列出的前两个原因就是想看灰熊和狼。根据2005年的估算，来黄石国家公园看狼的人数每年为当地经济带来3550万美元的收入。随着通货膨胀和游客数量的增加（黄石国家公园现在每年有超过400万的游客），我计算出这个数字现在约为7000万美元。这些钱大部分流向了当地的汽车旅馆、餐馆、加油站和野生动物旅游公司。所有的这些公司都会雇用当地居民。在黄石国家公园外射杀公园狼，导致狼的出没次数减少，对这些公司的业主和雇员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 女族长

狼的生活充满挑战。我一直很钦佩它们是如何在充满各种障碍的道路上继续前进的。在阿拉斯加和黄石国家公园我认识的所有母狼中，不得不忍受最坏逆境的是42号。1996年初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南部，它与母亲和两个姐妹一起被捕获时还是幼崽，接着被带到黄石国家公园，又于当年春天放归到拉玛尔谷，当时它大约一岁大。它的母亲被编为39号，灰色的姐妹是40号，黑色的姐妹是41号。由于家族中没有成年公狼，因此在放归前又在这个小组里增加了一匹大灰狼38号。

40号性格暴躁。年轻时，它赶走了它的母亲，后来又对它的姐妹41号做了同样的事情。之后，它又将攻击性转向42号，不断殴打它。1997年秋天，公头狼38号去世，公狼21号加入狼群，成为新的公头狼。它的性格与42号相似，对其他狼群成员都很友善，用合作而不是暴力来完成任务。根据我的观察，21号与42号比与40号更合得来。

1998年春和1999年春，42号筑巢，但其幼崽无一存活。证据有力地表明，40号母狼杀死了它妹妹的两窝幼崽。我常想，42号在这两年中失去了所有的幼崽，一定经历了痛苦的煎熬，更糟的是这是它姐姐下的黑手。

42号在40号的持续攻击下继续尽其所能地生活着。我可以看见它经常帮助狼群中年轻的成年母狼，这使得它有了一些盟友。2000年春天，42号在离40号巢穴5英里远的地方筑巢，狼群里有两匹年轻的母狼和它一起生活。42号生下幼崽后不久，我看到40号走进42号位于森林中的巢穴。我无法看到40号到达时发生了什么，但怀疑它的意图是再次杀死它妹妹的幼崽。

第二天早上，我在路边发现了40号。它灰色的皮毛上沾满了鲜血，身上有许多咬痕，肯定有好几匹狼攻击过它。它很快就因伤势过重而死。

想起40号，我觉得它前一天晚上是想杀死42号的幼崽，但42号第一次站出来阻止了它的姐姐。42号并不像它姐姐那样具有攻击性。它很可能在战斗中失败了，自

己也有被杀的危险。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42号的母狼盟友加入了战场，站在了多年来一直善待它们的狼的一边。现在是三对一，40号没有太多机会。

我发现40号时它还活着，因此猜测当其他母狼击败40号时，它们一定是后退了一步，让它逃脱了。但它在受伤和失血过多的情况下没能幸免。对42号性格的最终考验很快就发生了。德鲁伊峰公头狼21号从40号的巢穴来到了42号产崽的巢穴，将42号带回40号的巢穴。它很绝望，它的幼崽们需要得到帮助。由于巢穴位于茂密的森林中，我们无法看到42号对幼崽做了什么。它是照顾了它们，还是像之前两年40号杀死它的幼崽那样杀死它们？

42号回到自己的巢穴，一只接一只地把幼崽带到40号的巢穴。然后它又让另外两匹德鲁伊峰母狼把它们的幼崽带到了那个中心位置。那年春天，当我们数到总共有二十一只幼崽的时候，我们意识到42号和其他母狼不仅照顾了自己的幼崽，还照顾了40号的幼崽。有二十只德鲁伊峰幼崽活到了年底，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前一年40号是母头狼的时候。第二年夏天，在42号仁慈的领导下，德鲁伊峰狼群的数量达到了三十八匹，这是世界上有记录以来最大的狼群。它将一个运转不良的狼群改造成成了一个经营有方、团结合作的优秀团队。它的天赋之一就是组织能力。如果生为女人，它可能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的最高指挥官。

正是在观察42号的那些年里，我清楚地认识到，母头狼而非公头狼，才是狼群的真正领袖。我看到42号和其他母头狼都有自己的计划，并且具有前瞻性。它们会做出一年中的重大决定，例如在哪里筑巢，之后将幼崽转移到哪个聚集地。幼崽的存活和家族的长期生命力取决于这些决定有多明智。

像21号这样的公狼非常尊重母狼，让母狼领导狼群似乎不成问题。我认为这种尊重从公狼还是幼崽时就开始了，认识到狼妈妈是一切的老大。我经常想，成年公狼并不完全了解幼崽是怎么来的。也许它们认为母狼创造幼崽的能力就像我们对魔法的理解。

我最喜欢的一段关于42号的记忆来自2002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德鲁伊峰狼群与晶石溪狼群发生了冲突。六匹成年晶石溪狼对阵三匹德鲁伊峰狼：21号、42号和一只幼崽。由于21号的战斗力很强，它的一方赢得了战斗。冲突似乎结束了，42号离开了，但晶石溪狼又回来了，攻击德鲁伊峰幼崽。幼崽跑向21号，敌对狼群追赶着它。一匹灰色大公狼领先。它绕过幼崽袭击了21号。

当21号和大块头的晶石溪公狼打斗时，幼崽逃跑了。21号中断了打斗，追上幼崽以保护它。全部六匹晶石溪公狼都在追赶21号，它们要跑进树林时，我看不见了，当时它们正准备扑向21号。我想象着21号奋力保护幼崽、晶石溪狼群起而攻之的情景。几分钟过去了，我越来越担心，因为我想象它们正在杀死21号。紧接

着，所有六匹晶石溪狼跑出了树林，逃回山上。它们拼命奔跑，试图跑在一大群德鲁伊峰狼的前面，后者正在追赶它们。很快，德鲁伊峰狼停下脚步，聚集在一起，我认为它们是在庆祝胜利。狼群兴奋地相互跃起相撞，摇着尾巴。我数了一下，一共十三匹。这个数字包括42号，但没有21号。

我担心21号已经被杀，拼命地在附近寻找，但仍然没有发现它的踪迹。后来，我发现42号躺在一匹大黑狼旁边。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这是21号。它正以保护之姿站在它多年的伴侣身边。它的毛发血迹斑斑，凌乱不堪，但在帮派袭击中幸存了下来。21号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42号和它的家人，这次事件表明，42号同样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救它。我想其他的德鲁伊峰狼已经学会了相信母头狼的判断，正因如此，当它冲向晶石溪狼攻击21号的地点时，它们都跟着它。那次营救任务是它最辉煌的时刻。

随着42号和21号一起慢慢变老，它们似乎变得更加依恋对方，就像一对人类夫妇对彼此全心全意。42号大约九岁时去世，对于狼来说算是长寿，21号从此像变了个样子。几个月后，它似乎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意志。21号离开了它的家人，死在了一片它和42号经常一起去的草地上。

42号在它的一生中经历了许多苦难和悲剧，但它有21号作为伴侣，以及家族中其他母狼的支持。在它们的帮助下，它战胜了逆境。现在看来，42号领导德鲁伊峰狼群的时代是黄石狼群的“卡米洛特黄金时代”。

## 第六部分 2015年

## 第十九章 926号的艰难时刻

1月初，我看到拉玛尔谷母头狼926号与它的六只幼崽玩耍了很久。它和它们追逐摔跤，然后幼崽们又捉对互相玩耍。926号从未见过它的曾祖父——德鲁伊峰公头狼21号，但它花费大量时间与幼崽玩耍的行为方式，与它的曾祖父如出一辙。

后来，一只黑色的幼崽在雪地上挖了一个很深的洞，出来时嘴里叼着一根很大的野牛腿骨。雪里的洞看起来有18英寸深。幼崽一定是闻到了骨头的气味，尽管雪这么厚。

1月12日，我们迎来了阿尔伯塔省三个狼群抵达二十周年的纪念日，同时也是黄石狼重新引入项目启动的纪念日。此时，重新引入项目已被普遍认为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野生动物恢复项目。

我得到消息，755号和那匹浅灰色的母狼1月底时被人看到一起在海登谷。它们已经配对超过六个月了。2月的交配季节即将开始，我们希望在几个月后能看到755号抚养新的幼崽。4月，我接到报告说，有人看到755号和它的母狼在海登谷啃食野牛尸体。之后，这一对被发现在一个有新挖掘物的巢穴区域闲逛。我很熟悉那个巢穴，因为这匹母狼就出生在那里。狼计划决定将这个新的组合称为瓦彼提湖狼群。瓦彼提是美洲原住民语，意思是“马鹿”。7月初，我驱车来到海登谷，看到瓦彼提湖狼妈妈正躺在狼群的聚集地上。755号走到母狼身边，两只黑色的小狼崽跟在它后面。几天后我再去时，看到它在照顾四只幼崽。

在《21号狼的统治》一书的结尾，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狼能感受到快乐和幸福吗？”看着755号和它的四只幼崽在一起，再想想它所遇到的挫折，我肯定地说“能”。无论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755号都在履行它与生俱来的职责：做一个父亲，在伴侣的陪伴下抚养新生的儿女。

对于926号来说，2015年的开始只是寻常。它和925号于2月21日首次交配。两天后，狼群在啃食一头公马鹿的尸体。925号试图再次与926号交配，但926号更喜欢与幼崽玩耍。几个小时后，925号终于成功地与926号形成交配连接。几分钟后，母狼似乎坐立不安，拖着它向马鹿尸体走去。926号够着了公马鹿，开始啃食。公狼的位置面朝相反的方向，吃不到食物，因此它委曲求全地又保持了几分钟。然后，这一对分开了。

我喜欢在演讲时扮演捧哏。当我讲到926号一边吃东西一边交配的故事时，我会停顿一下，装出忘词的样子，然后问围着我的人们：“描述同一时间做两件事的那个词是什么？”总会有一位女士大喊：“多任务处理！”

2月底，拉玛尔谷狼群离开了它们的领地，向西行进，距离巢穴森林大约22英里。在德鲁伊峰家族控制这片广袤的超级领地时，这几乎是21号走过的最远距离。926号的家族要小得多，只有两匹成年狼，剩下的都是第一胎的幼崽。它们出行离家那么远是冒着很大风险的。3月2日，它们安全地回到了巢穴。

三天后，拉玛尔谷狼一家来到斯鲁溪，啃食一具野牛尸体残骸。六只幼崽虽然还不到一岁，但足以帮助父母捕猎。狼群在926号的带领下继续向西行进。走了6英里后，狼群追逐了一些马鹿。马鹿群分开，926号和一只幼崽去追赶由三头母马鹿组成的小群体。这些马鹿跑到了一个玄武岩悬崖顶上。它们站在那里，面向悬崖。926号留在那里，离它们不远躺下，而幼崽则离开了。剩下的狼群在另一个马鹿群附近。

当我观察狼群大部队时，劳瑞·莱曼看到926号靠近一头站在悬崖边的母马鹿，咬住它的一条后腿，将它拉倒了，尽管它的体形只有对手的1/4。马鹿站了起来，但因为腿部受伤站立不稳。926号靠近时，母马鹿后退了几英寸，但退太多了，结果摔下了悬崖。随后，劳瑞看到926号从悬崖边向母马鹿掉落的地方跑去。根据这一报告，我扫描了悬崖底部，看到926号正在啃食尸体。

它很快又上山，与家人团聚。我看到幼崽们在欢迎它。其中一只一定是闻到了它身上新鲜动物尸体的气味，因为它顺着妈妈的气味踪迹下山，找到了母马鹿。我对这只幼崽如此聪明的举动印象深刻。不久之后，包括926号在内的其他狼群也和这只幼崽一起，大家都在啃食马鹿尸体。

在黑尾高原筑巢的展望峰狼群现在有十四匹狼。它们已成了一个具有攻击性的狼群，在1月份杀死了两匹狼。763号是公头狼。另一匹大公狼长得像它的同胞兄弟，所以我们叫它“双子”。965号也是狼群的一员，它是一匹戴着项圈的灰色大公狼。

3月6日，我在斯鲁溪的野牛尸体旁看到了展望峰狼群的十二名成员。我驱车向西行驶，发现八匹拉玛尔谷狼刚离开马鹿尸体。它们穿过斯鲁溪以西山脊上的一个山口，当它们从另一侧出来时，发现了展望峰狼群的气味。它们沿着气味踪迹奔跑，公头狼925号领头。926号位于队尾，跟在六只幼崽后面。突然，926号转过身，向山口方向逃去。它一定是看到了溪边的大狼群。它的幼崽们训练有素，立刻跟着母亲跑开了。

但是公头狼没有动。925号公狼平静地站在山口前，十二匹展望峰狼直接下山冲向它。家族的其他成员现在都看不见了，所以对手只能看到它。就在它们即将到达它身边时，925号跑了出去，但不是跑向山口。它朝另一条路跑去，跑向小溪。其他狼都在追它。我意识到，925号正把它们从它的伴侣和幼崽身边引开。

925号拼命奔跑，但展望峰狼追了上来，发起攻击，将它拉倒。当狼群把它团团围住时，我看不见它了。攻击似乎持续了很久，但实际上也就四五分钟。拉玛尔谷狼群的几只幼崽出现在西面的山脊上，嚎叫着。所有的展望峰狼离开925号，向嚎叫的方向跑去。当它们没发现任何拉玛尔谷狼的幼崽时，又跑回了攻击925号的地方。

我把望远镜转回到那个地方，心想可能会看到925号没有生命气息的尸体。但我没有发现它，估计是厚厚的沙棘丛挡住了我的视线。展望峰狼跑了过来，四处嗅了嗅。从它们狂热的动作中，我可以看出它们没找到它。这意味着它奇迹般地躲过了残暴的袭击，逃走了。

一只黑色的展望峰幼崽发现了925号的气味踪迹，鼻子贴着地面移动，就像一只追捕逃犯的猎犬。它来到小溪边，继续沿着气味踪迹向南奔跑。我扫视前方，看到925号正在缓慢地奔跑着。它蜷缩着身子，显然受了重伤。它的左后腿似乎伤得特别严重。

展望峰幼崽追上了925号并咬住了那条腿。拉玛尔谷公狼立刻转身向它扑去。这下幼崽吓坏了，松口跑掉了。925号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继续沿着小溪向下移动。我很快就在一座小山后面跟丢了它。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们发现拉玛尔谷狼的六只幼崽分散在整个区域。现在需要找到926号，看看它是否安好。拉玛尔谷狼的幼崽聚集在一起，向拉玛尔谷返回。

我检查了信号，发现西面有926号的信号，于是徒步回到车上，朝那个方向行驶。沿路走了1英里，925号和926号的信号都在北面，似乎来自同一个地方。那是一片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覆盖着茂密的鼠尾草。我最后一次看到925号是向那边移动的。此时天色渐暗，我便回家了。我最后一次检查时，925号的信号处于正常模式，这意味着它很可能还活着。

在路上，我回想了下所发生的事。身怀六甲的926号在意识到更强大的对手即将发动攻击时向西面逃跑是正确的。它的六只幼崽也做了正确的事，跟着它。如果925号没有站在原地，挡住迎面而来的十二匹展望峰狼的去路，狼妈妈和一些幼崽可能会被抓住杀死。当925号向东跑去时，其他狼也会忍不住追它。与此同时，926号和幼崽们就可以往西越跑越远。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出发了，收到了926号和有项圈的幼崽967号的信号，来自巢穴森林。道格·史密斯正在飞行，他打电话说925号的信号来自前一天晚上我接收到狼信号的地方。这是一个正常的信号，而不是死亡信号。那里的鼠尾草丛让道格无法发现狼的踪迹。然后，我听到拉玛尔谷狼群在巢穴森林里嚎叫，很可能是在

试图联系925号。当天晚些时候，狼计划志愿者埃米尔·麦凯恩对925号进行了检查，得到了一个死亡信号。

第二天早上，926号和全部六只幼崽都回到了巢穴。我开车往西走，看到乌鸦和喜鹊飞进了925号死亡的鼠尾草地。然后，我想到袭击发生当天很晚的时候，我还收到了925号和926号在那个地方的信号。

我想象着它独自躺在那里，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可能知道自己快死了，然后抬起头，看到926号正向它走来。对它来说，这一定是一个动人心魄的时刻，因为它现在知道，它的牺牲是有用的。它把攻击的狼群引向自己，从而救了它的伴侣一命。母狼会向它问好，可能会舔它的脸和它身上密密麻麻的伤口。之后，926号就得离开，这样它才能找到六只幼崽，把它们带回家。我猜它现在明白了，它将不得不在失去公狼的情况下照顾它的家人。

我觉得06选对了两匹公狼来帮助它组建家族，两匹可以在危机中——比如巢穴遇袭时——依靠的公狼。现在的事实证明，它的女儿也选对了公狼，因为它为了保护926号和幼崽英勇牺牲了。

## 第二十章 926号的胜利

3月9日，我在拉玛尔谷看到了926号和六只幼崽。它们向西行进，后来我在斯鲁溪看到了它们。926号带着一家子来到了展望峰狼群啃食野牛尸体的地方，又带着幼崽们来到了三天前925号被袭击的地方。七匹狼在周围嗅了很久。所有的狼似乎都很克制，我想幼崽们也明白那儿发生了什么。

在现场看到这个家庭，让我对926号有了更多的同情。它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悲剧：母亲和叔叔在几周内相继中弹身亡，父亲离开狼群去寻找新的伴侣。它配对到了一匹对它忠心耿耿的公狼，这匹公狼却被敌对的狼群杀死了。926号成了一位单身母亲，在这个非常危险的世界里，它拼命地保护着六个年幼的儿女。

3月12日，拉玛尔谷狼群回到了它们的巢穴。五天后，这一家在两具旧的动物尸体上啃着残渣。其中一具是上一个秋天死掉的一头野牛。我看到一只幼崽在嚼一只角，另一只幼崽啃着头骨。这表明狼群最近没有新的猎物。我研究了926号，发现它明显怀孕了。如果它不能吃得好一点，它的怀孕可能会有危险。

第二天，我看到926号在吃一头新猎杀的骡鹿。吃饱后，它将几块肉埋在雪地里。幼崽也在吃鹿。它的配偶几天前刚刚去世，但926号还在继续生活，做着需要做的事情来养家糊口，并为新的一窝幼崽做好准备。

3月21日是水晶溪狼群围栏放归二十周年的纪念日。我记录了自放归日以来在公园里寻找狼的天数：这二十年里，我在公园里找狼的天数占到了88%。

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了来自拉玛尔谷的展望峰灰公狼965号的信号。信号来自巢穴森林的西面。我们在森林上方的斜坡上看到了926号和它的幼崽们。后来，我们又发现三匹展望峰大公狼：965号、双子和一匹我们称之为“杂黑”的无项圈黑狼。另一匹被称为“深黑”的黑色公狼则躺在路南。它嚎叫的时候，其他展望峰狼也从北面嚎叫回应。

926号和六只幼崽仍在巢穴森林的上方。后来，这一天结束时，在巢穴森林的东面看到了三只拉玛尔谷幼崽。它们在向东走，三匹展望峰公狼跟着它们。926号和其他幼崽则留在了巢穴森林附近。这意味着杀死925号的一些狼现在位于926号和其他三只幼崽之间。对于一个单身母亲而言，这种情况异常危险。它是应该和三只幼崽待在一起呢？还是离开它们去营救另外三只幼崽？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在环形草原上看到了令人惊奇的一幕。环形草原位于巢穴森林以东5英里处。926号和那匹叫双子的公狼在一起了，它们看起来相处得很融洽。在夜里，它一定意识到四匹展望峰公狼的到来给它带来了机会。它迫切需要

一匹新的公头狼来帮助它照顾现有的幼崽和新的幼崽。我想象着它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摇着尾巴友好地靠近这群公狼中最大的、最具支配性的那匹。它的计划显然奏效了，因为它们现在就像朋友一样。

在北面，我看到了另外三匹展望峰公狼。它们正看向926号和双子。那对狼发出了嚎叫声，三匹公狼也嚎叫着回应。两匹狼穿过马路向北走去，很快与其他公狼会合了。926号与965号调情。然后它与双子做了双重气味标记。我们已经看到，公狼会觉得06是无法抗拒的，现在看来它的女儿也继承了同样的诱惑力。这些公狼杀死它的配偶才十七天，现在926号已经把它们拉到了自己这边。

六只拉玛尔谷幼崽就在附近，它们似乎很害怕这些新来的公狼，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它们的父亲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双子带领这群成年公狼走向幼崽。很快，926号接过了领头的位置。四匹公狼似乎愿意对幼崽示好。成年狼走到其中一只雌性幼崽身边，大公狼和蔼可亲地向它打招呼。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我们看到926号和四匹公狼在一起，但没有幼崽和它们在一起。在这期间，926号和965号的信号有时来自巢穴森林，因此它们可能在那里与一些幼崽在一起。我看到926号与每匹公狼都在调情和互动，这似乎是为了让它们与它建立联系。后来我们偶尔看到幼崽与成年狼在一起，但它们仍然充满警惕。

926号和展望峰狼来到一具旧的动物尸体旁，四匹公狼站在一旁，让它先吃。我离开后，克尔斯蒂·皮克看到这群狼杀死了一只獾。926号吃獾，不让公狼们加入。当它走开后，它们才跑过去吃剩下的。在两具动物尸体旁看到的景象表明，926号现在是狼群的主宰，尽管它是最小的，也是最新加入狼群的成员。短短几天内，它就把杀死它配偶的四匹大公狼从敌人转变成了它的支持者。这是一项惊人的成就，黄石国家公园的其他母狼从未做到过。

之后不久，狼群就到了斯鲁溪，五匹狼合力杀死了一头大公马鹿。那时，我已经好几天没见到拉玛尔谷狼的六只幼崽了。3月29日，丹·斯塔勒进行了一次飞行，在巢穴森林南面的卡什溪看到了其中的五只。幼崽正在一头公马鹿的尸体旁。

3月下旬，926号在巢穴森林里，因为失去了它的信号，我判断出它已转入地下。第二天早上，它和三匹展望峰公狼一起出现在巢穴森林的南面。十一匹莫莉狼在它们西北方几英里处。它们开始嚎叫，拉玛尔谷狼现在的公头狼双子也嚎叫着回应。我看到它和其他拉玛尔谷狼卧倒在地，似乎对它们对付更大狼群的实力信心满满。莫莉狼群发出了集体嚎叫声，南面的四匹狼也嚎叫着回应。

我一直待到天黑看不清为止。离开时，莫莉狼群还在路北。看来它们并不想与南面那群较小的拉玛尔谷狼对抗。这次事件证明926号很好地选择了它的新伙伴。尽

管它们的数量明显少于其他狼群，但这三匹公狼在它身边坚守阵地，即使它们知道附近有一个更大的狼群可能会攻击它们。

一位名叫史蒂夫·马拉斯的男子是定期的观狼者之一。他身材高大，曾是大学里的篮球明星，后来给米克·贾格尔等人当过保镖。我开始把展望峰的公狼视为926号的贴身保镖。

进入4月初，六只拉玛尔幼崽都待在远离926号和新公狼的地方。可能它们仍处于父亲之死的伤痛中。幼崽们会将新公狼的气味与杀死925号的狼群气味联系起来。后来它们离开了拉玛尔谷，向西行进。那时，它们已经是一岁狼了。

4月初，我看到926号孕相明显。这胎幼崽的生父是925号，但将由展望峰公狼抚养。那时，926号经常待在巢穴森林里。4月27日，我在那儿收到了它的信号，然后就完全失去了信号。和以前一样，我认为这意味着它已经进入了巢穴。那天晚些时候我看到了它，发现它的乳头胀大，肚子上的毛也不见了，这是幼崽即将出生的迹象。

两天后，双子和杂黑出现在巢穴森林的南面，靠近一头刚被杀死的母马鹿。傍晚时分，926号吃饱了马鹿，然后径直返回上坡的巢穴。双子跟在它后面。第二天早上，这对夫妇回到马鹿尸体旁，926号啃食，双子则在周围散步和等待。它不停地向各个方向张望，好像在观察是否有什么会对母狼造成威胁。926号抓起一大块肉，叼到巢穴里。双子这才进食。然后它沿着母狼的路线向北走去，看起来像在守护它。

5月初，全部四匹展望峰公狼都定期去巢穴看926号。唯一戴项圈的是灰公狼965号。它与杂黑和深黑一起，继续从属于公头狼双子。到了第五天，926已经从产崽的过程中恢复过来，可以离开巢穴走几英里。

几天后，我听说有人在公园以北10英里处看到了拉玛尔谷一岁狼，其中包括戴着项圈的公狼967号。对于年轻、没有经验的狼来说，那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因为那里的秋天是合法的狩猎季节。不久之后，道格·史密斯打电话告诉我，一名徒步旅行者发现了一具黑色公狼的遗骸。它很可能是926号的一个儿子，因为其他五匹一岁狼也在附近被目击过。事件会有一个调查，我们正在等待结果。

我继续观察926号对公狼的支配力。有一天，狼群在野牛尸体旁，但只有926号在啃食。三匹展望峰公狼在附近躺着，耐心地等待轮到它们。926号一走开，它们就冲过去啃食。我听说在另一具动物尸体旁，926号和双子发生了争执，最后公狼以失败的姿势仰卧在地，而体形小得多的母狼站在它身旁。让这匹大公狼认清自己的位置后，926号开始啃食动物尸体。这更加证明了母头狼对公头狼的支配地位。

很多退伍老兵来公园看狼。我经常和他们谈论过往的经历，然后思考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东西如何适用于狼群。我逐渐认识到，狼群中母头狼就像一个指挥官，而公头狼是它的执行官，也就是说，它在执行母头狼的命令。尤其是在春季，母狼会被困在巢穴里照顾新出生的幼崽。公头狼为母狼服务，保护巢穴免受灰熊和敌对狼群的攻击。它还组织并带领狩猎队伍，为狼妈妈和幼崽带回食物。

我检查了926号被套上项圈时的体重，发现它当时只有82磅。当双子被套上项圈时，它的体重是110磅，965号则是119磅。这意味着两匹公狼分别比母狼重34%和45%。926号虽然是一匹体形瘦小的母狼，但气势不凡。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它进食时公狼不敢挤到它身边：它会揍它们。926号身上有很多06狼的反抗精神。后来有一天，我看到了更多证据：926号发现了一头大山狮，它正在啃一具刚被杀死的马鹿尸体，926号向它冲去。山狮跑开后，还爬上一棵树来躲避狼的追捕。追逐过程中，没有一匹公狼帮助它。它们都跑到马鹿旁，把自己喂得饱饱的，而926号则在对付那头山狮。我后来想，如果那头山狮转过身来看着926号的眼睛，它就会看到阿尔多·利奥波德的狼妈妈在一个世纪前所表现出的同样凶猛的绿色火焰。

一天早晨，我看到一匹黑色一岁狼进入巢穴森林。后来我确认这是一匹拉玛尔谷一岁母狼。它与双子同行，两匹狼看起来相处融洽。另一匹黑色一岁母狼随后也回到了狼群。我想，作为母狼，它们没有理由害怕新的狼群公狼。926号的儿子们可能更担心新来的公狼会攻击它们。

随着母狼们的回归，拉玛尔谷狼群有了七匹成年狼：926号、两匹黑色母狼、双子、杂黑、深黑和965号。狼群现在已经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我想起了在黄石国家公园期间认识的所有狼，以及某些狼是如何脱颖而出的。玫瑰溪母狼9号是1995年重新引入的十四匹狼之一。它生下了第二代狼21号。21号生下了472号，472号后来又生下了06母狼。几年后，06生下了926号，这是我在公园里认识的第五代狼。它的幼崽是第六代。回到狼群的一岁母狼中的一匹最终成了下一任拉玛尔谷狼群的母头狼。它的幼崽将是第七代。

6月12日，我实现了我的目标，完成了十五年每天早起到公园研究狼的任务。那天，我看到了全部七匹拉玛尔谷成年狼。

## 第二十一章 “希望”一词的含义

后来发现，在公园北边发现的死狼是被非法射杀的。由于拉玛尔谷一岁狼曾在这一地区出现过，现在又失踪了一匹，这匹狼肯定是其中之一。杀害它的人放任狼的尸体腐烂。

非法射杀拉玛尔谷狼，对于我们这些了解它家庭的人来说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这个狼群经历了太多的悲剧，从754号和06被射杀开始，到925号的死亡。对我来说，杀死这匹一岁狼已经是无法承受之重了。

我开始怀疑我为公园游客所做的数以千计的关于狼的讲座是否有足够的影响。我相信黄石国家公园狼群故事的力量，尤其是8号、21号、42号、6号、925号和926号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是否带来了真正的改变？我和其他许多人为分享它们的故事所做的一切是否都是徒劳的？

然后，似乎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一天。我被邀请给一些小學生做演讲，他们住在一个小镇上，那里有很多居民都极其反狼。在这种情况下演讲，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问题，但这次不同。

老师介绍完我之后，还没等我开始说话，一个大概五岁的幼儿园男孩开口告诉我：“我认识那个射杀那匹著名狼的人！”06母狼被杀一事在当地仍是个大新闻，他一定是在说它。

我想不出合适的回应。据我们所知，那次射杀行为是合法的，因此作为一名身着制服的国家公园管理局工作人员，我不能在公园外就猎狼法规发表政治观点。我自己也曾是一个五岁的男孩，可以理解这个男孩是如何将射杀著名狼的人塑造成英雄的。

我想我可以开始讲述我在黄石国家公园认识的狼的故事了，希望这些故事能对这些孩子，尤其是那个男孩产生一些影响。但还没等我开始，他又开口了。他直视着我说：“我爸爸刚刚买了一张杀狼的许可证！”现在我真的被难住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不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只有一个可能的办法。我可以说“我要开始我的演讲了，所以先不进行提问或评论了”。就在我准备说出这句话时，男孩第三次开口了。他的前两个词是“我希望”，然后是短暂的停顿。我猜他可能要说“我希望他能打中一匹大的”，或者可能更糟糕，“我希望有一天我能杀死一匹狼”。

男孩最后说：“我希望他不会！”

据我所知，那个男孩是在周围大人对狼的负面评价中长大的。但是什么让他摒弃了这种看法，我想是06的故事。也许是因为老师给他上了一堂关于狼的课，也许是因为鲍勃·兰迪斯关于06的纪录片。这部影片在电视上经常播放，很受欢迎。他很可能看过这部电影，也许看过很多次。我觉得06的故事与这个男孩有关联，改变了他。他想告诉我，他希望他的父亲不要杀狼。

那一刻对我影响深远。它给了我崭新的希望，让我相信关于狼的故事能够影响人们，改变人们。它让我结束了在公园管理局的工作，从而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关于黄石狼的撰写中。多年来，它们允许我观察它们的生活，看它们的幼崽长大、寻找配偶、组建家庭，繁衍数代。我看到了它们的顺境和逆境。最重要的是，我了解了它们的故事。是时候把这些故事写下来，与每个人分享了。只要我们继续讲述它们的故事，它们就没有真正离开。

## 尾声<sub>7</sub>

月底的一天，我观察着拉玛尔谷的巢穴森林，看到五只幼崽在追赶一匹拉玛尔一岁母狼。母狼给幼崽们反刍了两次，然后躺下，看着幼崽们一起玩耍。它们互相追逐，还为一根棍子进行了三方拔河比赛。后来，一只幼崽从其他幼崽身边跑开，跑到一棵树后面，似乎在玩捉迷藏的游戏。它从树的一侧向其他幼崽张望，又躲回树干后面，又从另一侧张望。之后，926号和其他六匹成狼一起嚎叫，五只幼崽也加入其中。

看到926号和它的五只幼崽，说明了母狼具有强大的恢复能力。当754号和06被枪杀时，它经历了巨大的伤痛。但926号坚持不懈，勇往直前，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找到伴侣并生下幼崽。伴侣被其他狼群杀死了，但它很快又招募了四匹新的成年公狼加入它的家族，又生下了一窝幼崽。我觉得它从未放弃过对美好未来的憧憬。926号的生活是有目标的，这意味着它不计任何损失和悲剧，继续前进。

当我看着926号的幼崽时，我想到了06的女儿生下了多少幼崽。在它死后的三个春天里，胡都家族有十六只，拉玛尔谷家族有十四只，总共三十个外孙女和外孙。

约翰·波特在狼的祈福仪式上说，狼的灵魂一直住在山上。拉玛尔谷最突出的山峰是德鲁伊峰。它位于森林的正上方，42号、06和现在的926号在这里养育了它们的幼崽。

我愿意相信，两位早期母性力量象征的灵魂就长眠在德鲁伊峰上，在这里它们可以俯瞰926号和它的新一窝幼崽。这五只幼崽的身上都有点母头狼的影子，而这些母头狼在黄石国家公园蓬勃发展的狼群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作者说明

我会将“狼王四部曲”系列书籍的收益通过非营利组织“永远的黄石”（[www.yellowstone.org/wolf-project](http://www.yellowstone.org/wolf-project)）捐赠给黄石国家公园狼计划，以及其他有益于野生生物、儿童和医疗保健的组织，如许愿基金会、野生动物保护者组织、地球正义组织、落基山脉狼组织、国际狼中心、国际生态项目和美国红十字会。

## 致谢

多年来，许多人在我的黄石狼研究和著作项目中给予了帮助。以下是我特别要感谢的人：黄石狼计划工作人员科尔比·安东、夏安·伯内特、基拉·卡西迪、丽兹·卡托、凯和丽莎·科伊茨、汉斯·马丁、马特·梅兹、皮特·芒福德、丽贝卡·雷蒙德、道格·史密斯、丹·斯塔勒、艾琳·斯塔勒和杰里米·桑德拉吉。还要感谢黄石国家公园的熊类生物学家特拉维斯·怀曼和凯里·冈瑟。

研究人员：约翰和玛丽·泰伯格及罗伯特·韦恩。

摄影师：乔·艾伦、基拉·卡西迪、丹和辛迪·哈特曼、吉米·琼斯、金·凯泽、雷·莱伯、彼得·默里、埃利希·帕尔默、杰里米·桑德拉吉、朱莉·塔什和鲍勃·韦塞尔曼。

黄石观狼者社团成员包括：杰夫·亚当斯、斯泰西·艾伦、里克·班克罗夫特、肖娜·巴伦、吉姆和乔林·巴顿、罗恩·布兰查德、布拉德·布林、黛安·布施、贝基·考克斯、克洛伊·费斯勒、马琳·福德、吉姆·哈夫彭尼、拉里和琳达·汉密尔顿、比尔·哈姆林、卡尔文和琳内特·约翰斯通、西恩·琼斯、鲍勃·兰迪斯、劳瑞·莱曼、凯西·林奇、麦克尼尔·莱昂斯、史蒂夫和罗宾·马拉斯、道格·麦克劳林、宝琳·梅利斯、卡拉·门泽尔、柯斯蒂和艾伦·皮克、马克和卡罗尔·里克曼、卡尔·斯沃博达、琳达·瑟斯顿、内森·瓦利和斯托里·沃伦。

灰石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出版人罗伯·桑德斯、我的编辑简·比林赫斯特、市场总监梅根·琼斯、版权编辑布莱恩·林奇、校对员梅格·山本、设计师菲奥娜·萧和版权总监安德烈·达米亚尼。

## 参考文献

- Blakeslee, Nate. 2017. *American Wolf: A True Story of Survival and Obsession in the West*. New York: Crown.
- Buschman, Heather. 2020. “How Old Is Your Dog in Human Years?” Press release, UC San Diego News Center, July 2, 2020.
- Cross, P. C., E.S. Almberg, et al. 2016. “Energetic costs of mange in wolves estimated from infrared thermography.” *Ecology* 97 (8) : 1938—1948.
- Duffield, John W., Chris J. Neher, and David A. Patterson. 2008. “Wolf recovery in Yellowstone: Park visitor attitudes, expenditures, and economic impacts.” *The George Wright Forum* 25 (1) : 13—19.
- French, Brett. 2021. “Late Hunt Finds More Infected Deer in SW Montana.” *Billings Gazette*, February 23, 2021.
- Geremia, Chris, *et al.* 2019. “Migrating bison engineer the green wav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6 (51) : 25707—27713.
- Halfpenny, James C., Leo Leckie, and Shauna Baron. 2020. *Charting Yellowstone Wolves: 25th Anniversary Edition*. Gardiner, MT: A Naturalist’s World.
- Hebblewhite, Mark, as quoted by Patrick Reilly. 2019. “Study: Yellowstone Bison Nature’s Lawn Mowers.” *Billings Gazette*, November 20, 2019.
- Kraker, Dan. 2020. “New Research From Northern Minnesota Shows Wolves Feed Berries to Their Young.” *MPR News*, February 12, 2020.
- Landis, Bob. 2014. *She Wolf* (documentary by Bob Landis on the 06 Female). Trailwood Films and Media.
- Leonard, Jennifer A., Carles Vildà, and Robert K. Wayne. 2005. “Legacy lost: Genetic variability and population size of extirpated US grey

wolves (*Canis lupus*).” *Molecular Ecology* 14 (1) : 9—17.

Leopold, Aldo. 1949. *A Sand County Almana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cIntyre, Rick. 1986. *Denali National Park: An Island in Time*. Santa Barbara, CA: Sequoia Communications.

McIntyre, Rick. 1995. *War Against the Wolf: America’s Campaign to Exterminate the Wolf*. Stillwater, MN: Voyageur Press.

Schweber, Nate. 2012. “ ‘Famous’ Wolf Is Killed Outside Yellowston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8, 2012.

Schweizer, Rena M., et al. 2016. “Genetic subdivision and candidate genes under selection in North American grey wolves.” *Molecular Ecology* 25 (1) : 380—402.

Smith, Douglas W., Daniel R. Stahler, and Daniel R. MacNulty, eds. 2020. *Yellowstone Wolves: Science and Discovery in the World’s First National Pa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2007. “How Well Do Dogs See at Night?” *Science Daily*, November 9, 2007. [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07/11/071108140336.htm](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07/11/071108140336.htm).

Wang, Tina, *et al.* 2020. “Quantitative translation of dog-to-human aging by conserved remodeling of the DNA methylome.” *Cell Systems* 11 (2) : 176—185.

Wild, Margaret A., et al. 2011. “The role of predation in disease control: A comparison of selective and nonselective removal on prion disease dynamics in deer.” *Journal of Wildlife Diseases* 47 (1) : 78—93.

Wilkinson, Todd. 2019. “Wildlife Diseases: A Global Expert Takes Stock of Greater Yellowstone.” *Mountain Journal*, May 20, 2019.